



錢基博著

增訂新  
戰史例

# 孫子章句訓義

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470 6382 5

錢基博著

增訂新  
戰史例

孫子章句訓義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虛實篇第六

（解題）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虛爲實。善破敵者，以實爲虛。』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基博按計篇曰：『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勢篇曰：『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破投卵者，虛實是也。』虛實可以因利；奇正所以制權。而虛實篇者，所以盡勢篇之用；欲因利而制權，則不可不知敵之虛實；而欲知敵之虛實，故『形人而我無形。』張預言：『虛實由奇正而見；吾則謂奇正由虛實而見；虛實所以立勢之體；奇正所以妙勢之用。』兵之形，避實而擊虛，一語破的，可以揭近代戰術運動戰之要！運動戰之解釋不一；而法國陸軍總司令加曼林將軍乃爲明確之詮說，謂：『假定軍隊不足以控制戰略正面，則地域之空間自由必大；而一語自由之空間，斯可以明運動戰之定義。』篇中言：『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進而不可禦，』『退而不可』

追，』皆以明運動戰之必善用空間，而毋局於一隅以自坐困也！虛實篇爲運動戰之說明；而以下軍爭，九變，行軍，地形，九地五篇，則以明運動戰不能不受兵情地勢之制限！惟明乎運動戰之義，而後盡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訓義）張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人之來，則士馬閒逸而力有餘。』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訓義）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訓義）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人，恐我勞也。』王皙曰：『致人者，以逸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逸。』基博按孫子論兵，頗主主客之說，謂主致人，客致於人；客處勞而主處逸，守爲主而攻爲客，尤以攻爲大戒，曰：『攻城則力屈。』曰：『下政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其說與英法兵家之論同，而與德則異！德之兵略，原於菲烈德立大王，以謂：「勝利者，前進也；使強有力而不乘人不虞以攻其無備者，其人則愚人也；爲國則愚國也！」於是一脈相承，謂：「非攻不足以制勝！苟失時機以坐待敵攻，不啻自殺！」孫子言：「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德之兵家，則曰：『善戰者攻人而不攻於人也。』」自希特勒炫其閃電戰以來，環球耳目一新；進攻之勝利，昭然若揭！吾國談兵者，頗炫其說而論攻之爲利；然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德國克老山維茲論兵主攻，而讀其著書，第六卷論守，未嘗不言守之致人，攻之致於人，而足以發孫子之義；其持論以謂：「守之爲言拒敵之進攻也；而所以爲拒，在待敵之進攻耳！不明乎待，不足以言守；而守易於攻者，則以攻者所徒費之時間，無不資守者以便利也！抑攻之所以不如守者，尤在守者得地利以爲用也！夫戰之所以爲勝，不出三端：曰奇襲，曰地利，曰多面攻擊。攻者可以奇襲，亦可以多面攻擊，而地利，則爲守者所擅有！所謂地利者，非斷崖絕壁，廣谷大川，足以阻攻者前進，河山之險之謂；而用以隱蔽軍隊配備之土地，亦無不與焉！惟守者爲能利用土地以隱蔽軍隊配備，而攻者則不能！攻者之行軍也，不得不循測識，意擬之道路前進；而守者則以熟知當地之形勢，阨險阻，構陣地，不現其

姿勢以行配備，而待敵之進攻。攻者未至決戰之時，則不知守者之如何利用地形以爲配備焉！此地利之所以爲守者所擅有也！至奇襲之有利攻者，惟以全軍當敵之全軍而限於戰略之奇襲；如戰略之奇襲無成功，而戰術之奇襲，則守者因地制宜之所優爲也！多面攻擊，攻者亦僅能以全軍行之；而就各個部隊之襲擊言，則多面攻擊之利，不得不讓於守者；以軍之展開及配備，守者得預爲之地也。當三十年戰爭及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之時，軍之展開及配備，已爲會戰計劃之主題，而戰術之利，遂以屬於守者；蓋以守者得預先展開其兵力以配備之也。其後軍隊之機動能力增加，而攻者以佔優勢；於是守者據大河、深谷乃至山岳以爭優勢之轉歸。願攻者之運動益疾捷，而分割隊伍以行迂迴，則守者又失據矣！於是守者不得不伸張其戰線；而攻者則集中兵力，擇守線兵力稀薄之地，而攻其瑕以突破之；則守者不知所以爲守矣！於是守者集中兵力而不爲展開，以伺攻勢之開朗，然後揮兵應之，所謂內線作戰是也。於是守之遠心性，以與攻之集中性，相對相殺！夫守者以待敵之攻，止而不動；而運動之自由，不得不讓於攻者！攻者之包圍及迂迴，隨時隨地，可集中兵力以爲多面攻擊，由圓周向圓心集中，而兵力隨前進以漸結合，則爲力益厚；此攻者之

利也。然守者之結合兵力與運動而在內線行之，則所以強化兵力者，以視攻者之集中爲大！而攻者之數面進攻以向一部隊，大抵部隊愈小，則愈有效；而推極以施於一人，則無不效！假有一軍而受數方面之同時攻擊，亦得以抵抗之；一師，則抵抗力稍減；一營，則惟在集團時，聊可抵抗；至於個人，則無能爲力矣！然攻者集中之利，施之小部隊而有效；而守者內線之利，擴之大空間而增加！何以言之？蓋在數千步乃至半哩之內線而先敵所得之時間，未必較數日行程乃至二三十哩之內線上爲大！狹隘之內線，爲戰術之問題；廣大之內線，則戰略之問題；而完成戰略目的之時間，必較之達到戰術目的之時間爲大！抑又不僅此！戰術運用之空間較小，方其會戰，一方之派遣，無不在敵前行動；而立於外線者，無不即時警覺！若在戰略，則以關係之空間較大，而一方之運動，至少一日之間，不爲敵人所知；若以一部隊而被派遣於遠方，往往亘數日而敵人不知之；則以大地之隱蔽，而運用之有方，則內線之利守者，不待言矣！然則孫子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不以克氏之論，徵而可信乎！夫戰略戰術，須因時以制宜，審勢以求當。第一次歐洲大戰，法人以守爲戰，寓戰爲守，以制德軍之剽悍，而希特勒之閃電戰，亦未嘗不挫於攻蘇，而德速戰速決之計以墮！至



在吾國言吾國，蔡鍔將軍有言：「兵略之取攻勢，固也；必須兵力雄厚，士馬精練，軍資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勝算。普法戰役，法人國境之師，動員頗爲迅速，而以兵力未能集中，軍資亦虞缺乏，遂致著著落陷於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軍以交通線僅一單軌鐵道，運輸不繼，遂屢爲優勢之日軍所制，雖迭取攻勢，終歸無效。吾國兵力決難如列強兵力之雄厚，能否說到精練二字，此稍知軍事者能辨之；至於軍資交通兩端，更瞠乎人後；如此而曰吾將取戰略戰術上最有利益之攻勢，烏可得耶！若與他邦以兵戎相見，與其爲孤注一擲之舉，不如據險以守，節節爲防，以全軍而老敵師爲主；俟其深入無繼，乃一舉而殲除之。昔俄人之蹶拿皇於境外，可師也！誠哉是言，若爲今日之抗戰，燭照而數計也！日人之爲國也，固好大而喜功，善兼弱以攻昧，夷考其兵略，陸軍攻人而不攻於人；而海軍則致人而不致於人，往往以逸待勞，而邀擊敵艦於日本近海；觀於日俄之戰，不截擊俄大西洋艦隊於沿途，而伺之對馬海峽，可知也！及其有事太平洋以逞志於美，始爲勞師以襲遠；而以一九四三年大舉以進攻美之中途島而大敗！美國艦隊總司令金氏聲言：「此之大捷，中途島陸上基地之飛機，殲敵炸艦之功爲大！於是知敵國領海之有陸上飛機基地

者，我海軍亦不宜輕進以投死地！然美國一萬三千萬之業餘戰略家，持論以海軍直搗三島者，大有人在也！』既而日海軍避不交綏，而美人則欲求一戰而不得！美國海軍觀察家，則以謂：『日海軍非法也！將伺我海軍深入，以運用陸上強大空軍，而支援其艦隊以殲我於一擊也！』日人欲致美海軍深入以殲之於日本海，而美人則欲致日海軍出戰以殲之於太平洋。蓋致人，則勢險而節短，而力有餘；致於人，則長駕而遠馭，以勢處不足；孰爲得失，必有能辨之者矣！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訓義）曹操曰：『誘之以利也。』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人之來者，誘之以利耳。』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訓義）王皙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

故敵佚，能勞之。

（訓義）何氏曰：『春秋時，吳王闔閭問於伍員曰：『伐楚如何？』對曰：『楚執政衆，莫適任患。若爲

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弊。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張預曰：「爲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趨而與之戰；我既不往，彼必自來，卽是變佚爲勞也。』」

卽

飽，能飢之；

（訓義）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禾苗，絕其糧道，俱能飢之。」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飢之。如我爲客，敵爲主，則如之何？答曰：飢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但能飢之卽是。隋高潁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屋，有積蓄，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又曰：『江北寒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兵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旣聚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始病。」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爲客，彼爲主；爲客，則食不足；爲主，則飽有餘；若奪其蓄積，因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飢矣，則是變客爲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飢敵矣；或彼爲客，則絕其糧道。」

安，能動之。

〔訓義〕曹操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杜牧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文懿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爲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出。』

右第一節論致人而不致於人。

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

〔訓義〕基博按兩句承上開下。『出其所必趨』承上致人；『趨其所不意』開下擊虛。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訓義〕曹操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訓義）王皙曰：『攻其虛也。』張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使敵人莫之能備；莫之能備，則善之所攻，乃敵之所不守也。』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訓義）杜牧曰：『不攻尚守，何況其所攻乎！漢太尉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賊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其西北；俄而賊精銳攻西北，不得入，因遁走，追破之。』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張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測；莫之能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  
按我攻敵之所不守以乘其虛，亦必防敵之攻我所不守以乘我虛也；守其所不攻，則守固矣！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訓義）曹操曰：『情不泄也。』梅堯臣曰：『善攻者機密不泄；善守者周備不隙。』王皙曰：『云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訓義)王皙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成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爲虛；吾之虛，使敵視之爲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爲虛；敵之虛，吾能知其非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爲實，而所不守者爲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爲不急，而所不攻者爲要；吾將示敵之虛而鬪吾之實；彼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動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倏入間出，星耀鬼行，入於無間之域，旋乎九泉之淵。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行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闕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善用兵者，通於虛實之變，遂可以入於神微之奧。不善者，雖欲尋微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泯其形聲，而至於聞見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訓義）曹操曰：『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何氏曰：『兵進則衝虛，兵退則利速；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也。』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若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基博按：法人蒲哈德著德大將興登堡歐戰成敗鑑一書，以謂：「一九一四年，興登堡攻俄之役，而有成功者，皆魯登道夫之力；其不同於興登堡者，興登堡好攻堅，而魯登道夫勢取攻瑕而衝其虛，乘俄軍運輸應援之所不及而覆之；凡行軍之地，不惟無鐵道可通，亦無馬路足以並騎而進；以故俄軍不知其所守，而魯登道夫之出兵，往往在俄人所備之外！至於炮兵步兵爲梯隊之式，尤極精練，謂：『欲戰之勝，當先發制人，以輕騎疾進，繼之以短徑之炮，而後步兵大隊繼之，如是，必無不勝！而他人所以不能制勝，在不能輕騎突陣，出人意外，乃以炮步兼行，臃腫不靈，惡能不敗！然輕騎疾進而或有阻，即須疾退，萬勿攻堅以頓兵挫銳，不如退後分散其隊，疾繞出敵後，掩不備以攻不虞，最爲勝着！蓋輕騎一出，勢無反顧，不能待炮隊之援，祇有直突而前，死裏求生；若果止於半道，以待炮隊之援，而爲敵人所見，集

中炮火，無不聚殲！然魯登道夫知用輕騎之有資於炮隊，而輕騎時時後顧炮隊之來，以次且不前，亦往往爲敵所乘。魯登道夫漸悟其非，則布陣爲前稀後密，以輕疏列爲第一線，屯重兵於第二線，而力控其有餘，法人三爲所敗！既而法人知之，於是魯登道夫亦敗！然魯登道夫之所以進而不可禦者，固以『衝其虛』也！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訓義）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攻公孫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有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窟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訓義）曹操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梅堯臣曰：『畫地，喻易也；乖其道而示以



利，使其疑而不敢進也。」

故人形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訓義）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形人者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衆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共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

（訓義）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爲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卒爲十共擊一也。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爲一屯。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爲十處；是以我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故我不得不衆，敵不得不寡。』陳啓天曰：「共，如左傳『以什共車必克』之共，當也。『以十共其一』，謂以十當其一也。」

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訓義）杜牧曰：『約，猶少也。』張預曰：『夫勢聚則強，兵散則弱，以衆強之勢，擊寡弱之兵，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基博按孫子之所謂『專』者，近世戰術之所謂『集中』也。拿破崙大帝有言：

「歐洲名將儘有，然注意之端不一，而思慮以紛！我獨注意一事，曰敵人之集中。」苟敵人集中，而我不及集中，以爲所乘；則敵專而我分，敵衆而我寡，而我敗矣！倘我集中，而敵人未集中，則我專而敵分，以衆擊寡，而吾之所與戰者約矣！法國卓萊少校者，歐洲第一次大戰時霞飛大將之裨將也，以凡爾登之役，斷腿而退休焉；及大戰之終，而卓萊獨居深念，以爲法之勝，幸也！德法之世仇永不解，德法之惡戰必再見。於是博學審問，請益宿將，以著一書曰新軍論。中引名將葉福德之言以論拿破崙曰：「拿破崙之戰略戰術，常不爲守而爲攻；其爲攻也，必攻敵人之主力以擒賊擒王；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動，攻其不備。其行軍也，無論何時何地，必以迅速集合而集中。吾之兵力以施突擊。而所以善其運用者，則恃乎意志之自由，獨來獨往，不泥成例。菲烈德立大王，亦古之善用兵者，然其慣用迂迴側擊背擊之法，猶有一定之跡象可尋！若拿破崙者，變化不測，因敵制勝；其意志雖至剛，而戰略戰術則無伸縮不自如之硬性；而敵不知其所攻也！」然則拿破崙之用兵也，運用我之集中，而不忽人之集中；形人而我無形，所以我專而敵分也！一九〇四年，日俄之戰，日之所以勝，俄之所以敗，其因不一；而日海軍之集中，俄海軍之不集中，亦其一端！俄在東洋海軍之力，固

較日本爲薄；然合東西洋海軍力之全體，則較日本爲優。方其先之脅日本以還我遼東，日之所以懾俄而降心相從者，海軍也。日俄之將戰也，俄之兵家謂：『調陸軍於遠東，不如日本之易。如日軍不絕增援，俄軍卽不得不退；惟有增派東洋艦隊，阻日軍不得登岸，卽登岸，亦可絕其後援。』日人亦惴惴焉，使俄能集中全國之海軍，遊弋太平洋；日海軍寡不敵衆，殊無用武之地；縱出奇制勝，而俄海軍力雄，必不致一蹶不振；則日本陸軍必不能源源濟師以增援遼東，而運用不能自如，勝負未可知矣！乃計不出此；而日人得集中其海軍以對旅順，海參崴及波羅的海之俄艦隊，各個擊破；於是陸軍之勢遂破！日濟師，而俄不能繼師，再戰再北！苦魯伯堅嘗太息於海軍之敗績，以爲最痛心之舉也！今英美之於遼東，未易以陸師增援；亦如當年日俄戰爭之俄，未易以陸師增援遼東。而日本乘英美之不虞，先發制人，集中空軍海軍，以襲美之夏威夷羣島，英之馬來亞半島，殲滅英美海軍之一部，而握太平洋之制海權；然後從容濟師以攻馬來亞，圍香港，掠荷蘭東印度；亦如日俄戰爭之時，日本不待宣戰，而海軍司令東鄉平八郎卽集中艦隊，襲擊俄艦隊於旅順，於仁川，毀其海軍力，以握東洋之制海權；而後從容濟師以渡遼增援也。蓋其戰略之史例如此，無足怪也！如必

執狙詐無信以爲譴責，祇可以爲外交之詞令耳！倘實信其然，不幾於癡人說夢乎！然吾知其無能爲也！日本有數千哩之海岸，已虞備多力分；而陸地戰線之延長，三倍於蘇聯西境之戰線；而又威脅蘇聯以遠東赤軍不許西移，而牽制日軍數十萬人以與相持；樹敵愈衆，兵力愈分，無法集中，予敵人以各個擊破耳！今而後，莫余毒也已！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訓義）曹操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爲備。』王皙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知則並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敵疑。』基博按此近世戰術之所謂機動也。拿破崙之集中，無不以機動；而注意敵人之集中，卽虞敵人之機動。法國步兵操典曾有明析之指示曰：『機動者，蓋運用應有之方法，而出其不意以對敵人集中之謂也。』使集中而不出以機動，則我集中，敵亦集中，而爲主力之對抗，安能『吾所與戰者寡』乎！惟出其不意而爲機動之集中，然後『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敵所備者多』，而吾所與戰者寡耳！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訓義）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訓義）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彼分。」杜牧曰：「所戰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我形不可測，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人不知，亦不知我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徹衛，處處防備。形藏者衆，分多者寡，故衆者必勝，寡者必敗也。」張預曰：「左右前後，無處不備，則無處不兵寡也。所以寡者，爲分兵而廣備於人也；所以衆者，爲勢專而使人備己也。」基博按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反覆推勘，其神微在「形人而我無形」，而其機括在虛實。明於虛實，則我可以專而攻敵之分；不明虛實，則敵得以專而攻我之分。就近代戰術而論，試仍以一九一七年法國赴美軍事委員奧維埃所陳取守勢之作戰法爲證，其說以謂：「敵人狡詐異常，每於將進攻前出種種奸謀以愚吾軍，或則於前敵各處，悉立有取攻勢性質之建築工程以爲疑兵之計。或其可用之軍，本在後方休息，突運往某處前敵，顧非自其地進攻，特以處心積慮，欲愚其所佔地內法比居民及我軍

間諜。至其果自何處進攻，主力軍何在，實不易捉摹；若同時數處進攻，則必係疑兵之計，以分吾軍兵力。如敵人於攻擊凡爾登前，先攻其北諸地暨香檳業羅拉納二地；吾人雖明知其志在凡爾登，然軍隊不能集中。吾人又稔知敵人必先聲東擊西，多方以誤我；然又不敢斷其皆無重要關係。我以備多力分，敵遂搗虛而入。』則是攻者得以專而乘守者之分也。夫攻者易爲專，而守者難爲專；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我無形而以形人而已。形人，則我知所爲守而易專矣！形人則如何依取守勢之作戰法。『吾人如知敵人之將大舉進攻，參謀部中人聚而測以三事：（一）敵軍之真正意嚮。（二）敵軍將在哪處前敵之某段進攻。（三）敵軍人數。然推測，必以事實爲根據。我軍各軍各處間諜，奉命分道偵察；飛機亦出動伺察，攝影參考，以證敵軍屯紮地點之變遷；並命前敵各段步軍前進挑戰，以試其主力何在，某地駐某師。而以所俘德國俘虜，隔別研詰。綜合各方報告，從事推測；審知敵軍確在前敵之某段，集中兵力，後方復有大軍接近進攻地點，或有鐵路相通，雖遠，瞬息可至，將由之進攻，即命其地之防守軍官警備。於是防守軍官復聚而推測，敵人如由某段進攻，必先佔某地，而於某地設種種障礙物以阻大隊敵軍之全面攻擊；於是敵軍以障礙而不能用衆，不

能不化整爲零以分隊進攻；吾人又預築炮壘若干於其間，使分隊進攻之敵軍，不得互相顧助。我乃厚集兵力於後方，伺其深入無繼援，而突加反攻。」則守者又得以其專而反攻敵之分矣！方其未戰也，敵多爲形以亂我之耳目；我必形敵以窺敵之虛實。「形人而我無形」則我之虛實不見，而敵之虛實盡知；守則運實於虛以守所不攻，攻則避實擊虛以攻所不守。此曰「趨其所不意」又曰「攻其所不守」是卽計篇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倘敵已戒備於我，惟有形人而我無形，多方以誤，使敵不知所爲備，備多則力分，而後以我之專，乘彼之分。此則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德人之慣技，而法人之所虞者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訓義）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人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基博按「知戰之

地。『知戰之日』兩『知』字，承上文『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之『知』，乃指敵人知；謂未能『形人而我無形』也。正與下文『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兩『不知』語意反正相生。諸家註未能融貫上下文，殊穿鑿失其指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訓義）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勍敵，則倉遽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相接；又況首尾相去之遠乎！』基博按『不知』乃敵人不知，非張氏之謂也；說前見。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訓義）陳皞曰：『孫子爲吳王闔閭論兵，吳與越讎，故言越。』張預曰：『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但不知戰地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故曰勝可爲也。



(訓義)張預曰：「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爲；』今言『勝可爲』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爲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爲也。」基博

按戰略之勝不可爲；而戰術之勝可爲！形篇所謂勝，知之於未戰之先；知彼知己，敵未有隙，則不可勝；見可而進，知難則退，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也。此之曰勝，爲之於交戰之日；形人而我無形，虛虛實實，敵不知所爲備，而我得闕其隙，避實擊虛，則勝可爲矣！然則戰略之勝，可知而不可爲；戰術之勝，則可知而可爲也！

敵雖衆，可使無鬪。

(訓義)賈林曰：『敵雖衆多，不知己之兵情，常使急自備，不暇謀鬪。』張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我爭！』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訓義)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得失。』

候之而知動靜之理；

〔訓義〕陳啓天曰：「候，謂斥堠，偵察敵情也。或作作，則與下文『形之』或『角之』之義相近矣。通典御覽併作候，鄭友賢遺說亦作候。」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訓義〕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投之死地，必生；置之生地，必死。言我方誤撓敵人以觀其應我之形，然後隨而知之，則死生之地可知也。」張預曰：「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強，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據之地，死與生也。上文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地，謂便利之地。」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訓義〕梅堯臣曰：「彼有餘不足之處，我以角量而審。」王皙曰：「角，謂相角也；角彼我之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也。此而上亦所以爲量敵知戰。」張預曰：「有餘，強也；不足，弱也；角量敵形，知彼強弱之所。唐太宗曰：『凡臨陣，常以吾強對敵弱，常以吾弱對敵強。』苟非角量，安得知之！」基博按『策之』、『候之』、『形之』、『角之』四者，所以形人之法也。前引取守

勢之作戰法所稱：『吾人如知敵人大舉進攻，總司令參謀部中人聚而測以三事云云，『策之』之事也；『間諜分道偵察，飛機亦出動伺察，』『候之』之事也；『並命前敵各段步軍前進挑戰，以試其主力何在，某地駐某師，』則『形之』『角之』之事也。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知者不能謀！

（訓義）李筌曰：『形敵之妙，入於無形。』梅堯臣曰：『兵本有形，虛實不測，是以無形，此極致也；雖使間者以情偽，智者以謀料，可得乎！』張預曰：『始以虛實形敵，敵不能測，故其極致卒歸於無形；既無形可觀，無跡可求，則間者不能窺其隙，智者無以運其計。』基博按：『形兵』之『兵』指敵兵而言；上文所云『候之』『形之』『角之』而敵兵動靜之理，死生之地，有餘不足之處；此之謂『形兵』也。所謂『形兵之極，至於無形』是也。『無形，則深間不能窺，知者不能謀』謂敵之虛虛實實，不示我以形，而非間諜之所能闕，知者之所能謀；此『形兵』之『至於無形』而能以窺深間之所不窺，知知者之所不謀，所以爲『形兵之極』也。梅張二氏未能融貫上下文，殊爲失解。

因形而錯勝於衆，衆不能知。

（訓義）李筌曰：『錯，置也。』杜牧曰：『窺形可置勝，是非智者不能；固非衆人所能知也。』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訓義）張預曰：『立勝之跡，人皆知之；但莫測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基博按：『因形而錯勝於衆，』『莫知吾之所以制勝之形，』承上文『形人』、『形兵』，一意相生，『人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之所以制勝之形』者，以『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知者不能謀』也；而豈衆人之所能知耶！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訓義）李筌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

右第二節論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可以乘敵之虛，而敵不得窺我之間矣！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訓義)張預曰：『水趨下而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

(訓義)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

兵無常勢，

(訓義)梅堯臣曰：『應敵爲勢。』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

水無常形；

(訓義)梅堯臣曰：『因地爲形。』張預曰：『地有高下，故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訓義)杜牧曰：『兵之勢，因敵乃見，勢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而應，則可變化如神也。』王皙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尙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  
基博按此易『形』，『言』『勢』。

「勢」者，因利而制權，其制在我；「形」者，避實而擊虛，其虛在敵。敵之虛實，變化莫定其形，而「能因敵變化以取勝者，謂之神」。則以「形兵之極，至於無形」也。德國之陸軍，天下莫強焉！然而希特勒以一九四一年六月，殫銳竭力，大舉以侵蘇聯，再進攻，再挫敗，而究其所以，則由於德人工於設計以取勝，而不「能因敵變化而取勝」。史丹林以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大戒將士中謂：「希特勒之侵蘇聯也，方其初驅百戰百勝，能征慣戰之德軍，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而我紅軍未經戰陣，更事既少，戰術自疏，此所以敗也！然兩年以來，再接再厲，德軍之情偽，盡知之矣！校量彼我，孰爲短長，蹈瑕抵巇，以用吾長，始之以認識，而終之於實施，此現代軍事科學之第一義諦也。今我幾十百萬之紅軍，善用其械，不論其爲手槍，步槍，佩刀，機關槍，大炮，坦克，飛機，所憑藉者不同，而人自爲戰，以因利乘便，則一也；更戰既多，戰術自精，無不知昔日之直線形戰術爲愚不可及；而神明變化以從事機動戰術矣！顧德軍則何如？德人工於設計，事有定程；雖以行軍臨陣之隨地異勢，而預爲條規以事爲之制；苟其情勢無變，指揮若定，以德軍之有勇知方，各司其局，精密而正確，如山不搖，其孰能禦之！然或情隨事遷，出於度外，因應無方，祇有人自爲戰，則德軍束手無策，而爲

我制矣！然則紅軍之所以勝，抑卽德人之所爲敗；一能『因敵變化』以爲機動，一不『因敵變化』以拘常勢也。

故五行無常勝；

（訓義）杜佑曰：『五行更王。』

四時無常位。

（訓義）杜佑曰：『四時迭用。』

日有長短，月有死生。

（訓義）曹操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王皙曰：『皆喻兵之變化，非一道也。』張預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時之代謝，日月之盈昃，皆如兵勢之無定也。』基博按拿破崙大帝言：『無十年不變之戰術。』而福煦將軍則曰：『執舊有之智識，昧當前之事實，兵家之所大忌也！』昔日所以制勝，異日或以債軍，此『戰勝』之所以『不復』，而非『應形於無窮』，不能以『因敵變化而取勝』也。夫昔日之勝，不能演爲後日之勝者，以後日之敵，不復同於昔日之敵也。後日之敵，不復同於昔

日之敵者，其因不一；而兵器之演而日進，其大者也。所以因兵器變化而取勝者，亦爲『因敵變化而取勝』之一義。試思民生之初，徒手相搏，以人戰而不以器戰，人多爲王，力大者勝。旣而削木以刺，拾石以投，則有持者之寡，可以勝徒手者之衆，徒手者之強，或斃於有持者之弱；知用器之利矣，而尙不成其爲兵器也！又進而弓矢戈矛，長短雜用，而兵器具焉。然而可以刺擊，而不能不圖，所以防禦人之刺擊，於是乎披甲戴胄而乘車焉，其陳兵也，用一字式之橫隊，什伍俱前，以便於展布。然適於防禦，滯於活動，而不能利衝擊。降而中古，騎兵以興，縱橫馳驟，於是變橫隊而爲縱隊，以盡衝擊之用。近代火器倡而槍炮興，摧堅破銳；於是，由縱隊之戰術變而爲散開，爲縱深配備之戰術；第一次歐戰，其大成也！及飛機出而空軍興，遂成立體之戰；於是，由散開，由縱深配備之戰術，而變平面爲立體配備之戰術。然則戰術之變化，應於兵器演進之形，以遞嬗於無窮也。今日之兵器，方以演進；昔日之戰勝，惡可復乎！惟有『應形於無窮』以演進戰術。爾戰術之制勝有三：曰活動。曰衝擊。曰防禦。三者具，然後可以殺敵致果而無虞也！然兵器之爲用，則不能三者兼具；或有其二而無其一；甚且具其一而缺其二焉！方其初也，戈矛以刺擊，弓矢以射擊，徒恃人力以爲用者也；雖活動



而力有限，雖衝擊而用不猛；抑我擊人，而人亦擊我，不知所以自防禦。於是車戰興焉，可以防禦，亦可以衝突；而又滯於活動。春秋時，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謂步兵；蓋車之活動不如步，而懼爲侵軼也。及以騎兵代車戰，而運動加速，衝擊加猛。然制銳以堅，以守爲攻，未嘗無方。後漢護羌校尉段熲以兵萬人討東羌先零諸種，以羌騎馳突，漢兵披靡，而令軍士長鏃，利刀，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始制疊陣以禦突騎，俟敵馳突不入，而大呼馳騎突擊，遂大破之；在事靈帝建寧二年。至宋徽欽之世，金人起於東北，尤善用騎；而兀朮最稱驍將，以集團馳突之威猛遠勝於單騎也。又以騎兵之利衝擊而不利防禦也；於是披馬以甲，而兵皆重鎧，號鐵浮圖，戴鐵兜盔，周而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以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而寓堅重於輕銳，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破軍殺將，所向無前。於是宰相李綱奏教軍戰，謂：『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也。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

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既而高宗南渡以立國，東扼荆襄，西守岷蜀，江淮千里，地多沼澤，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生，此步兵之地，而車戰非所施也。於是吳璘變通車戰之意，以用步兵而爲壘陣，略如段熲之戰，先零而變通其意。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輕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而欲以靜制動，以堅制銳；其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壘陣。諸將疑焉，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曉之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大破金人於秦州。蓋以鐵騎之集團馳突，銳不可當，而非創壘陣以爲平面縱深之配備，不足以當其鋒也。然吳璘爲壘陣以用步兵而善於禦，元成吉思汗則又爲壘陣以用騎兵而猛於攻。其人其馬，亦披鐵甲以寓堅於銳，而運驥足以馳驟，揮矛劍以衝擊；以百二十五騎爲一中隊，三中隊爲一大隊，三大隊爲一縱隊；每戰，左右以數縱隊駢列，前後相重，縱橫馳突，如層波疊浪，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奮

猛陵厲，遇者死，當者壞，而歐亞兩洲，皆騁馬足焉！迨明中葉，而戚繼光稱名將，製鴛鴦陣，隊長執牌居前，軍士十人分翼於後，五兵長短相雜，略似吳璘疊陣之意，而變化之；璘則以守待攻，而繼光欲攻守兼施。既而總理薊昌保定練兵，更欲兼車步騎三者以疊相爲用，禦衝以車，衛車以步，車以步卒爲用，步卒以車而強；敵以數萬騎，勢如山崩河決，徑突我軍；我有車營，車有火器，發以擊敵，無不僵仆；其有不仆，冒死而前；然後步兵出戰以擊刺，依車爲衛，其遠者不離五步，倦則少休車內，而火器繼放，更番迭出，而騎爲奇兵，隨時策應，猶是吳璘疊陣之法，而少變焉！則是戰術之不能不「因敵變化而取勝」，自古而然也！近代兵器，演進而日新，然必相兼以爲用，不能獨用，則與古無異！如大炮之攻擊，猛烈無比；然滯於活動；及其短兵相接，又無以自防禦。坦克車之活動捷，防禦堅，非裝置大炮，則無以爲攻擊。又如步兵便於佔領，而活動不如騎兵，攻擊不如炮兵。騎兵敏於活動，而攻擊不如炮兵，佔領不如步兵。炮兵猛於攻擊，而佔領不如步兵，活動不如騎兵。兵器之爲用攸別，而不可不錯綜以相輔，兼資以爲用也。歐洲戰爭之用火槍，蓋在十七世紀之末。迄十八世紀之初，普魯士菲烈德立大王，作新戰術，略如吳璘疊陣之制；而以大炮代陣後之神臂弓。其法，橫列步兵

以置陣，憑險爲固；寓攻於防，而布精騎以張兩翼；步兵之後，則以大炮之炮兵，集團射擊，以爲猛烈之攻，無不摧破；戰勝攻取，莫之當也！降而十九世紀，法國拿破崙大帝出，則尤以攻爲戰，而不如菲烈德立之寓攻於防；以動爲進，而不如菲烈德立之以靜待動；其戰，以步騎炮並用，直搗中堅，以突破敵陣，而尤致力於炮火之猛烈運用；以炮六門乃至八門爲一中隊，而合數中隊之炮以成一大隊，而隸於師或軍團焉。又以百四十門乃至百八十門大炮隸所部爲預備隊；而集中炮火以猛攻敵陣，使不得立足；然後步騎並進，所向披靡。而與菲烈德立有異者，蓋由陣地戰之以靜待動，一變而爲非陣地戰之以動爲進也。以至第一次歐洲大戰，德人嗚呼咤，以攻爲戰，而承拿破崙之雄略；法人發強剛毅，寓攻於守，以衍菲烈德立之餘緒。及其曠日持久，德人攻堅之方屈，以陷於塹壕之陣地戰，頓兵挫銳，卒以不振！於是寓攻於守之戰術，極盛於英法兵家；而德人仍持其以攻爲戰，以動爲進，而專心致知以務爲可勝。一九一五年，范馬康參之突破俄國敦納河防線也，則用排炮連擊，以掩護步兵之進攻；厥爲大戰用排炮猛轟之權輿，而昔日拿破崙之所以摧堅破銳也！其後德軍攻俄之里卡防線，亦有成功；則不先以炮攻，而於步兵推進之時，炮兵作有力之支持；步兵之

推進也，不限以嚴格之時間，祇盡其所能，以可知之速率，疾馳而前；而炮兵則不可不嚴守時間，緊隨其後，以作掩護；火力尤不可不集中，以大量之重炮小炮，轟擊敵陣最厚最堅之處，使之駐足不得；而步兵則推鋒直入以抵其幟，貫陣而出，側面包抄，以截其後。既以收功於東線，乃更轉用之西線！魯登道夫一九一八年三四月之進攻英軍，五月之進攻法軍，皆用炮兵協進以作戰，如里卡之役而有成功。惟七月香賓之役，法人懲於前敗，僅置少兵前線以相持，而厚集步兵炮兵，深溝堅壘，以故控其力於陣後。德軍虛耗炮火而後以不繼，深入之步兵殲焉；遂以挫而不振！然而德人曰：『此非以攻爲戰之不可能，而以動爲進之未疾捷也！』蒐卒補乘，積二十年之征繕，而閃電戰以興！其器，則以汽車飛機之機動，助長槍炮攻擊之威力，配合爲用，突飛猛進；其法，發揮拿破崙炮火集中之雄略，融合成吉思汗騎兵攻勢之疊波，而以機械化部隊代騎兵之衝擊，以空軍爲機械化部隊之前茅。騎兵雖以馳突，然力有所限！而機械化部隊之一輛重型坦克軍，時速爲四十哩，重八十噸，厚裝鋼甲，而配以小口徑炮，重機關槍以及火焰噴射器，則嚮所謂活動，衝擊，防禦之三者無不畢具！二架重型機，可以戴數噸重之炸彈；而飛行時速爲四百五十哩，活動半徑爲二千哩；可以

戴小口徑炮及輕型坦克車而起飛；一旅步兵，祇用百二十架重型機，可以一次載運，而降落敵人之後以爲襲擊。一尊大炮，可以一次發射八百噸之彈丸；射程爲五十哩以至八十哩；而炮火之猛，尤非拿破崙時代可比！於是塞克特、白魯希茲兩將軍得所憑藉以作新戰術，而貫徹以攻爲戰，以動爲進之旨；先握制空權，以大隊飛機，集團轟炸敵人之交通要道及據點，阻敵軍以不得增援而集中；又轟炸敵軍之陣地，以摧毀其防禦工程；然後以輕坦克車任偵察，以大隊之重坦克車，推鋒而前，踏平敵軍之防禦陣地；而以大隊之中型戰車追隨掃蕩；以摩托化部隊之步兵，佔領陣地；如佐以降落傘部隊，襲敵陣之後，而佔其司令部，擒賊擒王，尤足以張軍威，喪敵膽；又次則以機械化部隊組成戰鬥縱隊；在第一線部隊佔領陣地之後，止不復進；而追奔逐北，則以委之第三線部隊；亦如層波疊浪，前後相纏，此涌彼伏，更休疊進，然後氣銳而勢猛，縱橫歐陸，所當者破！而法人寓攻於防，欲以堅制銳，而魏剛防線出焉，欲以陣厚而勢堅禦之，亦略如吳璘疊陣之意，而加厚，加深，陣地愈深入，兵力愈增強。不殫銳竭力以堅持前哨防線；而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故控其大軍主力於後衛，以伺敵軍深入，而欲乘之於再衰三竭之餘，聚而殲旃！其陣線分爲四層：第一線爲斥候，其地

勢，宜便瞭望，利聯絡，專任偵伺，而通訊聯絡以告警者也。第二線爲前茅，在斥候之後，十五哩以至二十哩，其間散布無數之地雷及陷阱；而廣築堡壘，置兵以守；如遇敵兵之選鋒，而立予以殲滅焉。第三線爲中堅，前置鹿角及鐵絲網，延深至二哩；稍後爲塹壕，廣八十呎以至百呎，深五呎以至八呎；而塹壕之後一哩，爲三角錐體之鋼骨水泥堡壘，高廣各一呎半，重重疊疊，前後相距各三呎，所以禦坦克車者也；其後又布電網；而後漸進以爲中堅陣地，乃以高十呎而深藏地下三層之多線式戰壕所構成。中堅陣地前之鋼骨水泥堡壘，星羅棋布，堡壘與堡壘之間，可以火力封鎖；而中堅陣地之後，則爲活動鋼塔，所以掩護野炮者也。凡一中堅陣地所控制之距離，爲十五哩以至二十哩，而有步兵一團，炮兵一團以上，工兵一營或一連以置守焉。第四線爲後勁，控制大隊之步兵及機械化部隊，以爲增援出擊及掩護退却之用，而亦構築堅強之後備陣地焉。凡中堅陣地與後備陣地之間，以及後方之交通壕，完全隱蔽，而不予敵人以可偵。自第一線陣地以迄第四線，深八十里以至百哩。德人布壘陣以攻，而法人置壘陣以守，宜若旗鼓可以相當！假如德人用機械化部隊以進攻，方及斥候，而司令部已得警信，發號施令以備預不虞矣！漸進而犯前茅，不投陷阱，卽觸地

雷，而種以大隊之重轟炸機出動，予以猛烈之炸擊，必無幸焉！萬一前茅不戒而爲所突破；而中堅陣地之塹壕，及三角錐體之鋼骨水泥堡壘，重門設險，必未易以超越；而予坦克車防禦炮以揚威轟擊之機；以堅制銳，以靜待動。不意陣地構制，雖隱蔽深固；而德軍用飛機偵察以得地雷之散布，雖廣雖多；而德軍用無線電以擊發於先而不爲患！堡壘雖堅；戰壕雖深；而德軍以飛機自空轟炸，以長射程炮自遠猛擊！塹壕雖廣，而德軍用八十噸之坦克車以超越！空軍雖可出動以轟炸坦克車；而制空權先爲德軍所握！炮塔雖鋼製；坦克車防禦炮雖多；而德軍用噴火器以高熱熔燬！於是寓攻於守之戰術以大敗；而德人之閃電戰，遂以震耀一世焉！或曰：『寓攻於防，非不可爲；然人工之設險，不如天險之足恃！』於是希臘之役，英希聯軍憑藉希臘北境之高山，以亘延中部之班都斯山，而加強縱深之配備，天人相與，宜若可以無虞於德矣！然而閃電戰之縱橫跳蕩如故也！英希聯軍之潰敗如故也！然而英之兵家，則曰：『此非寓攻於防，以靜待動之罪；蓋所以爲防者未極強，斯所以制銳者不堅也！苟防禦之力，能增強以臻最高，而配備，由多線以臻全面；未嘗不可以持久耗敵人之兵力，消敵人之士氣，而乘之於再衰三竭之後也！』然微大國有衆多精強之兵力，憑藉



深廣阻險之地勢，而用卓越之防禦武器，不足以語之；微蘇聯其誰與歸也！蘇聯睹閃電戰之縱橫馳突，而希特勒逞兵東南歐之咄咄逼人，大戒於國，虞德人也舊矣！而蘇聯兵家之所以論戰術者有二：一曰集中猛攻之殲滅戰。二曰民衆散戰之消耗戰。集中猛攻之殲滅戰，乃前紅軍領袖希諾瓦斯及空軍參謀克瓦特所主張；其意在以動制動，謂：『現代戰術，以坦克車裝甲代堅城，以機械化摩托化代駛馬，以飛機轟炸代遠射程之大炮，陵厲無前；雖以魏剛防線之深且固，而不足以當一擊，如中古時代，弓矢戈矛之步兵，不足以當蒙古之裝甲鐵騎；而欲求制勝之方，亦惟有如中古時代之練鐵騎以禦鐵騎，而以坦克車戰坦克車，以飛機戰飛機。』而其作戰之程序，亦先以空軍握制空權，轟炸敵之空軍根據地，轟炸敵軍，而掩護我軍之進展；次則以大隊炮兵殲滅敵之炮兵，而後集中炮火以猛烈射擊敵之前線部隊，然後驅坦克兵圍以疊波進展，第一波爲遠距離之搜索坦克隊，第二波爲遠距離之支援坦克隊，第三波爲直接支援坦克隊，番戰迭進，絡繹而前，追奔逐北，殲滅乃止；雖與德人閃電戰之程序，微有不同；而以攻爲戰，以動爲進，則一也！如德人閃電戰之來勢太猛，而集中猛攻之殲滅戰以敗；則繼之以民衆散戰，而蘇聯陸軍大學教官魯伊次之所

主張者也，以謂『武裝民衆，人自爲戰，先分散敵勢，而消耗其兵力，然後集中大軍，承其衰弊，而予以猛攻。』二者必有一當。究其極，情勢演變，而寓殲滅於防禦，以制希特勒之閃電戰而有成功！先是蘇聯之未爲希特勒所攻也，西歐則有史丹林防線以禦德，東亞則有遠東防線以禦日，亦如魏剛防線以複雜之兵器，布層疊之陣線；少者自第一線，第二線，以至預備線，三疊爲一陣線；多者自第一線，第二線，第三線，以至預備線，四疊爲一陣線；而第一陣線之後，又或有第二陣線，疊之外又有疊焉！法之未破也，希特勒亦於西境布齊格菲防線，自第一線，第二線，第三線以至最後一線，亦爲四疊。則知作戰謀攻之國，亦不能不經營設防以布陣線，而陣線必縱深。顧同一縱深也，而異於第一次歐戰者，則亦疊而成波，由定型以成不定型，由橫方而散亂，由整齊而參差。蓋橫方而整齊者，易示敵人以所攻；而參差而散亂者，則疑敵人以不知攻；僞裝以播疑，錯列以亂形。『因敵變化而取勝。』凡事有宜，不得逆料！以迄一九四二年，而德軍情見勢絀，以無法猛攻，蘇聯推陳出新以制勝防禦！其年七月，庫爾茲克之戰，德人頓兵挫銳，以撓敗！其明年十二月，德人捲土重來，重整旗鼓以反攻基輔。德軍司令曼因斯坦將十二坦克師團（每師有坦克二百輛），兩摩托步兵師，而

輔以強大之步兵；而蘇聯則應以步騎炮兵十七師團，而輔以兩坦克軍團。德人以攻爲戰；而蘇聯則寓攻於防。德人以坦克師團爲前鋒，以步兵爲後衛；而蘇聯則以步炮相間爲前衛，以坦克爲後勁。開戰之始，德人以坦克師團，方陣而進；而方陣之前衛及兩翼，則爲六十噸重之老虎坦克；方陣之中，則爲中型坦克，輕型坦克，及七門一組之自動推進炮，而佐之以八十耗之加農炮一門，雁行以前，德人之攻庫爾茲克以此，而德人之反攻基輔仍以此。方陣之後，步兵繼之，持來福槍，刺刀與榴彈，保持四百碼之距離，而衛坦克師團以前進。春秋之世，鄭莊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蓋車戰二十五乘爲偏，徒卒五人爲伍，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闕，而彌縫其不及也；正與德人之以坦克車爲前鋒，而以步兵爲後衛同。步兵之後，則爲後備隊，按而不動，而炮兵，步兵及坦克，無不配備，厚集其力，以承攻勢之竭，而爲防敵人反攻之用焉！此德人之所爲攻也；而蘇聯之禦則何如？蘇聯則布置深隱之防禦地帶，以爲壘障；其第一線爲步兵，伏匿於深而長之塹壕，以爲隱蔽。次則一五二耗口徑之大炮三門，必據高地以控制敵人前進；又必僞裝陣地以隱匿不使敵人見；而三門之中，以二門相距一百碼，而并力以對敵人之來路；其第三門，則置在二百碼之後；則三

炮之地點，延線相結以成一三角形；而三角形之內，可以交叉火力而直射；而散布步兵小隊，從距離不及一百碼之陣地，以衛大炮而爲縱深之排列；各隊之間，以相距百碼爲度。最後，則自動推進炮與坦克車列陣以待；其中有偽裝之後，而藏在地穴以迎敵作當頭之擊者；亦有隱匿以伺敵軍之突進而迂迴出擊者。及德軍之裝甲師團，如牆而進，炮聲隆隆，電擊震震以穿蘇軍第一線之塹壕；而蘇軍步兵，則堅伏不動，任德軍之坦克師團推鋒以前，而不之阻也。德軍之坦克師團前進之時，分成三列；而坦克之在兩翼者，則循曲線型以探防線之弱點而爲突破；自動推進炮，則隨坦克以爲後衛。於是蘇軍炮兵伺德軍坦克之相距五百碼也，乃描準老虎坦克裝甲脆薄之炮塔及側緣以射擊；而猛烈之炮戰以起。德軍之自動推進炮，則射擊蘇軍炮兵而欲殲滅之，以支持坦克之前進；蘇軍炮兵，原以毀滅坦克爲先務，而見德軍之自動推進炮一門兩側齊露時，則三角點之前二炮，齊嚮射擊；其後之一炮，則默不應以不予德炮射擊之目標，而伺德炮之轉身以回擊射擊之炮也，然後發炮射擊以攻其後也；而被回擊之前二炮，則停止射擊；及德炮又掉頭以描準後之一炮時，則後之一炮，停止射擊；而前之二炮，又齊射擊以攻其後。惟以德國自動推進炮護甲之厚，而

以能深入蘇軍之三角炮組；坦克則藉之爲衛以前進，兩步兵則保持四百碼之距離以循行而隨。坦克方陣之後。然蘇軍伏匿戰壕之步兵，可以任坦克之突馳而過，而決不許步兵之隨護以進；伺其趨近戰壕，虎躍而出，蓋擁以前，短兵相接，持步槍，刺刀及手榴彈而與之肉搏，勝負之分，將自此決！於是德軍步兵，不能循隨坦克以鞏固突進之陣地；而坦克方陣無步兵以爲後衛，雖突進而深入無援以陷蘇軍之重圍，欲退，則爲蘇軍之三角炮火所阻；而蘇軍最後防線之自動推進炮及坦克車，風起雲湧，乘之於再衰三竭而一舉殲之！於是德人以動爲進之閃電戰敗，而攻堅之力屈；大懼蘇與英美聯軍之反攻也，而寓攻於防之塹壕戰，又爲德人之所極深研幾！其守南意大利也。陣線亘九十哩，而凱塞林元帥以十六萬五千人守之；其陣線中堅，爲重疊而連綿之塹壕線；其塹壕以四枚鋸齒形爲一線，而由交通壕前後聯繫，如環之無端。塹壕之前，爲鐵絲網，而成千之地雷及陷阱，密布如織；大炮，則可以直射火力，交織於敵軍步兵必攻之處；而尤注重於鐵絲網之外緣，以控制敵人不得越雷池一步。塹壕之周圍，則爲鋼骨水泥之稜堡，而配備以各種自動之武器；每一稜堡，爲島嶼式之十座，可以炮火支援鄰近之稜堡。惟塹壕之陣地，不以連續不斷，而以錯落相間，

此所以與上次歐戰異；而控制塹壕及其要害，祇以小羣之戰鬥部隊；其他守兵，則散伏山洞及深蔽之塹壕內。縱英美聯軍以強大之炮隊及空軍，猛力攻擊，可以毀滅一塹壕，一稜堡；然死傷不多，而無當於勝負之數；於是聯軍頓兵久不進，而寓攻於防之塹壕戰，又以制勝勝負之異宜，攻守之異勢，而相應無窮，姑以覘後也！凡事有宜，難以逆料！然而兵器萬變，原則不變；兼資爲用，配合以戰。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長以衛，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古之所謂長兵，弓矢也；短兵，刀矛也。今之所謂長兵，空軍也；炮兵也；短兵，坦克車也；步兵也。觀之上古，驗之當世，不過由刀矛，弓矢之兼資，擴展而爲近代步兵，炮兵之兼資，又擴展而爲現代步兵，炮兵，坦克車及空軍之兼資。蘇聯紅星報以一九四〇年五月，載有協力之制勝一文，謂：『戰之勝，非一種軍隊所能爲力也；必步騎炮空軍各軍，同心協力以調和時空，而後能決勝！』然則『長以衛，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古今之兵器雖變，而所以用器，豈有異乎！不可不察也！

右第三節論因敵而制勝，然後能避實擊虛，以卒於篇。鄭友賢曰：『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

乎？曰：其義各主於題篇之名，未曾泛濫而爲言也。如虛實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文辭差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卽虛，非虛卽實；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不然，則虛實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爲虛，變虛而爲實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敵者勞」者，力虛也。「致人」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實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於虛也。「實之也」者，養我之實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佚」「飽」「安」「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能虛之也。「行於無入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實而備虛也。「敵不知所守」者，鬪敵之虛也。「敵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實也。「無形」「無聲」者，虛實之極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乘敵備之虛也。「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實也。「攻所必救」者，乘虛則實者虛也。「乖其所之」者，能實則虛者實也。「形人」而敵分者，見彼虛實之審也。「無形」而我專者，示吾虛實之妙也。「所與戰約」者，彼虛，無以當吾之實也。「寡而備人」者，不識虛實之形也。「衆而備己」者，能料虛實之情也。「千里會戰」者，預見虛實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

之虛實也。『越人無益於勝』者，越將不識吳之虛實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虛實之術也。『得也』、『動也』、『生也』、『有餘也』者，實也。『失也』、『靜也』、『死也』、『不足也』者，虛也。『不能窺』、『不能謀』者，外以虛實之變惑敵人也。『莫知吾制勝之形』者，內以虛實之法愚士衆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敵制勝』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虛實變化不常之神也。五行勝者，實也；尅者，虛也。四時來者，實也；往者，虛也。日長者，實也；短者，虛也。月生者，實也；死者，虛也。皆虛實之類，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餘十二篇之義，皆倣此；但說者不能詳之耳！





## 軍爭篇第七

（解題）曹操曰：『兩軍爭勝。』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張預曰：『以軍爭爲名者，謂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基博按形之而知虛實，則可舉軍可爭利，故以軍爭次虛實焉。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訓義）梅堯臣曰：『聚國之衆，合以爲軍。』張預曰：『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以爲陳。』  
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

（訓義）杜牧曰：『周禮以旌爲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敘和出入，明次第也。』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張預曰：『軍門爲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交相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爲營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陳皞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基

博按『軍爭』非難；『交和』而舍於軍爭之難故曰：『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諸家未爲得解也！下文言『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乃至云『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安有如所謂『敵人對壘，和門相交』之逼處者耶！或以『交相和睦』爲說，似矣，而未盡也！『交和』之謂協同。『舍』非營舍之舍；當讀如文選張衡西京賦『矢不虛舍』之舍，『謂棄也。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所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苟不圖其『交和』而協同作戰，未可以舍之於軍爭也！此進彼退，人自爲戰，不能不謂之『軍爭』；然而不能謂之『交和而舍』；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軍爭之難，莫難於此！孫子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齊勇若一，政之道也。』亦此之謂『交和』矣！下文言『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蓋籌可勝於軍爭之際，而此云『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則爲不可勝於軍爭之先。有一兵種之軍爭，有多兵種之軍爭，有一國一軍之軍爭，有聯盟國聯盟軍之軍爭，皆非『交和』而協同，不能軍爭以有功！今日之大戰，以空軍主宰戰場；然機之與機，『交和』爲難；而非『交和』必以僨事！何以言之？歐洲上次大戰之空戰，不過爲單機之個別作戰；及大隊之飛機相遇，則立分散以互追逐；及今之大

戰開始而有然！彼此機羣相遇，無不分散作戰；而各自爲謀，各逞其能。至一九四二年而戰術以革新；始有組織以計劃作戰而交相協力；不許任何之一機以單獨行動也！顧日人則不如此，依然故我，而以一九四三年，大創於太平洋之所羅門！日人燬飛機一百六十五架，而美則僅二十五架；美國空軍上尉多瑪斯實與於役，而申言所以謂：『日人零式機以一機一機自爲戰；而我美空軍則以一機一機協同作戰！如見我同隊之機爲敵機所攻；我之第一任務，在救同隊之機以突擊敵機！我救人，人亦救我！』力同仇，勿自逞能；不惟空軍之基本原則，抑亦飛行員之救命要訣！好大喜功之飛行員，而欲以自顯好身手者，無不自誤以陷死亡！』此『交和』之難，徵於一兵種之軍爭者也。方大戰之未起，空軍之獨立論，甚囂塵上；始倡於英國皇家空軍元帥託蘭查特；而義大利杜黑將軍，遂以制空權一論擅大名，使其說而信，則祇用空襲而無事乎海陸軍，可以潰人之國！然一九四〇年六月以後，英之所以未步法之後塵，而爲希特勒所潰者，則以希特勒之過信空中轟炸之足以潰英倫，而未以海陸軍協同進攻之故！軍事家有一格言，謂：『在嚴重之地，在嚴重之時，必集中全力！』以此空中轟炸，亦必得海陸軍協同。反之而海陸軍不得空軍協同，則以制空權之爲敵

有，鮮不摧破！觀於今日之大戰，而以徵空軍之不能獨立，惟與海陸軍協同，乃以制勝，徵之一九三九年，希特勒之摧破波蘭然；一九四〇年之摧荷蘭，摧比利時，以次摧法，無不然！於時德軍所到，戰勝攻取；世人每疑德軍之有神祕武器，而不知德軍陸海空三者驚人之協同，所難在各司其局，而不乖於『交和』以相爲用；則希特勒縱橫歐陸之唯一武器，其他如炮兵之必以步兵協同，步兵之必以炮兵掩護；坦克車亦以不得步兵協同，而爲敵人所俘，往往有之！此『交和』之難，見於多兵種之軍爭者也。抑吾人患日軍之空襲，而以無高射炮，無驅逐機之防空武器爲大恨！然蘇聯之禦德軍空襲也，有高射炮，有驅逐機，而苦於兩者之難以協同！蓋防空指揮部，分配空中區域，以各有責成；驅逐機利用其活動半徑，而阻敵機於向目標飛行之時；待敵機竄入高射炮之射程內，則由高射炮轟擊。亦或按高度以分區域；敵機在七千呎以上，責之驅逐機之攻襲；至七千呎以下，則以委高射炮之轟擊。惟驅逐機追蹤敵機以迫近高射炮之射程內，時與敵機同被擊落；而敵機則以竄入高射炮之射程內，而無虞驅逐機之追蹤，往往集中轟炸以毀高射炮陣地！於是防空指揮部，嚴令驅逐機應不恤冒高射炮火，追蹤敵機以協同攻襲；寧偕敵機以俱毀，勿縱敵機以遺患！猶

之步兵衝鋒時，應不恤冒自己炮火以勇往無前也！抑爲無辦法之辦法！此「交和」之難，見於防空之軍爭者也。至於歐洲上次大戰，英法俄協約，德奧同盟，角力爭雄以延五年，而苦戰久不解者，亦以英法俄聯軍之未能「交和而舍」也！大戰之起，英法俄聯軍作戰，而未有共同之作戰目標！德爲同盟之領袖，而協約國之敵對主體也；協約國不敗德國，不能以結束戰爭！法國最初之主力指向德國，而進攻亞爾薩斯，羅林兩州，勢所當然！然西線之法國，既以主力指向德國，而東線之俄國，胡爲不急起直追，而以主力相應耶？俄國之用兵，德奧兩軍同時進攻，而以主力七軍進攻奧國；進攻東普者，僅有那流，尼門兩軍；雖一戰而勝奧，顧無補於戰局；而東普之那流一軍先殲，尼門一軍亦敗，士氣以喪而影響甚大！假使俄人反其道而施之，以少兵支拒奧軍之進攻，而傾國殫銳，以主力指向德國，與登堡，魯登道夫，雖善用兵，而衆寡之殊過懸，又承喪敗之餘，抑亦何能爲役，亦有望風而靡已耳！俄軍以乘勝遠鬪，推鋒而前，直走柏林，潰其腹心，而與法軍之攻勢，東西相應；德人無所措手而一蹶不振矣！德敗而奧之勢孤，亦奚以爲！然則俄人何爲而不然乎？說者曰：「俄之敵，以奧爲主，以德爲次；政略使然，不得不爾；亦猶奧之敵，俄爲主，英法爲次；俄主力不出於東普，亦猶奧

主力不出於西線，揆情度勢，抑何足怪！』但就戰略而論：擒賊先擒王！對同盟軍作戰，必先擊破同盟國之主體；主體一破，而羣龍無首，其他自隨瓦解！當日之戰局，誰爲主體？而同盟爲德；協約則陸上爲法，海上爲英。陸上決戰，德法有一潰滅，而戰局結束矣！所以協同作戰，必先認識作戰之共同目標；而惜乎協約三國之昧於此也！擴日持久，而師以老，至一九一七年而協約聯軍勢不支！有人昌言：『聯軍作戰，非有統一之措置，無望於勝利也！』於是英國政府力圖『交和』，以英軍總司令海格爵士所部軍隊，交法國倪維爾將軍指揮以爲康邊之總攻擊；而兩國將士意見橫生，不相協力，以致大敗！英國將士則歸咎於倪將軍之指揮無方，而益以不『交和』。法軍創敗之餘，而叛變屢起；士無鬪志！貝當收拾殘局以圖再振，而虞德人之取亂侮亡以承其敝也。嗟英軍大舉進攻佛蘭德斯以分其勢，而亦大敗；死傷三十萬人！英軍總司令海格爵士言：『所部一年以內，不能再戰！』而貝當則以靜待美之援兵；俄國則革命起而皇室傾仆；克倫斯基臨時政府亦欲奮起以與英法攜手；願一出兵而大敗！然所以大敗，則由於俄之缺乏軍火與配備，而英法之接濟無路！嘗圖突破他達尼爾海峽以與俄通道，供應軍火；願無成功！又欲別出一道以通俄，屢爲之顛成以屢

敗；亦以英法政府及參謀部之築室道謀，不下決心，不派大兵，是用不規於成也！於是託洛斯基之軍事革命委員會，得彼得格勒防衛軍之擁護，以傾克倫斯基而與德奧媾和，德奧軍亦既東顧無虞，而轉兵西嚮以攻義大利；義幾不支！作戰不力，將士固不能辭其咎；而要由於無共同之作戰目標，以知所僂力！英國首相勞合喬治以徵詢英國東線指揮威爾生將軍，問：「協約國何以不競？」威爾生則以書告曰：「無他，無最高指揮也！吾協約國之總司令，參謀長，祇專心致知於各自之戰區；推而大之，亦祇專心致知於本國之得失，而忘其爲協約國之一國，遂以七零八落而爲局部之戰；所謂聯盟，其實不過各自爲戰，以對各自之敵人交綏而已！如英國戰場之戰，法國戰場之戰，義國戰場之戰，而非全局通籌之戰！其將帥愈有才，其作戰愈獨立，而愈不喜與聯軍協同；此實由於吾人不能高瞻遠矚，目光短淺之所致也！吾人之人員，軍火，大炮，飛機，糧食，金錢及海上運輸，無不超絕德奧以佔優勢；今日之難，乃在如何及何時集中協約國之所有，用之於當以通力合作；誠竊以爲非建立最高指揮，不能以通籌全局也！」勞合喬治大以爲然，乃以其年十月三十日，貽法國總理龐雷夫書曰：「三年以來，軍事成功之屬於德，無可疑者！吾協約國則敗不一敗，而究其所以，



則由於協約國之未能協同作戰也！吾協約國之所以爲德人所敗者，由於指揮作戰之無法統一！方戰之起也，德人於其盟邦，有絕對之統制權！德人不僅統治其盟邦之軍隊，有軍略上之指揮權；抑亦控制其盟邦之經濟與資源；所以德奧同盟之與土耳其，就其作戰之慘力同仇言，幾成整體之一軍事帝國；而諸盟邦之戰場如一戰場，諸盟邦之指揮爲一指揮！吾協約國則不然；作戰之指揮權，分掌於英法俄義四國政府，四國參謀機構之手；而四國政府，四國參謀機構之所知者，祇有其各自之戰場，個別之國力；於是作戰計劃之所匠心經營，不過一國一戰場之成功，而無與於大局！亦有人倡協約國國際會議以欲補救人自爲戰，力量分散之弊；然會議雖然多次，而全局仍未通籌；充其量，不過求四國不同戰略之互相呼應而已！吾協約國無一機構能周知所有協約國之整個實力，而有全局通籌之戰略，着眼吾敵人之政治、經濟以及其軍事之弱點，而集中力量以爲決勝之猛攻；此進彼退，各不相謀，所以無成也！吾人試觀每年冬季，敵人必厚集其力以猛攻吾協約國中最弱之一國，而予以擊潰，翦我羽翼！願吾協約國各不相顧以坐視德人之兼弱攻昧而不爲之所；抑亦不思厚集吾力以猛攻德奧同盟中較弱之一環，而翦其羽翼，長我聲勢，則是敵人處

心積慮以漸剝吾協約國人力物力之優勢；而吾協約國一任所爲以同歸於敗，其弊不過各自爲謀以不顧大局！吾人如欲轉敗爲勝，惟有協約國家懸一最高之目標，而集中所有之力量，爲此最高之目標而合作！誠竊以爲協約國不可不有參謀本部性質之聯合會議，視協約國爲一體，通籌全局；然後集中協約國最大之軍事、經濟及政治力量，以最有效之方法，猛攻敵人，乃克有濟！『龐雷夫極贊其議。及是年十二月四日，勞合喬治、龐雷夫與義大利首相，會於義國列維耶拉區之一小城曰拉普羅，檢討戰局。法義兩相，蹙額相對；獨勞合喬治把握戰勝之決心，而建議協約國之指揮統一！幾經商討，而以決定成立最高作戰會議；由英法義三國首相或國務總理及其他重要閣員各一人組織之；各國並派軍事代表一人，以提供專門軍事問題之意見。其後美國加入，而以霍斯上校代表威爾遜總統；以白立斯將軍爲美國軍事代表。然而最高指揮機構之成立，尙有待也！至一九一八年春，協約國在杜寧召開最高作戰會議，以成立盟軍最高統帥部，而勝負之機以轉！法國雷光將軍嘗以著論謂：『聯盟國之聯合作戰，有兩基本原則：（一）統一指揮，即聯盟國須有總司號令之人，而在戰略上及政治上，須有統一之措置。（二）聯盟國如何搏而爲一集中所

有之經濟資源，以發揮最高效率。」此「交和」之難，見於聯盟國聯盟軍之軍爭者也。故曰：「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昔胡林翼嘗論：「軍旅之事，以一成，以二三而敗！唐代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其時名將如郭子儀，李光弼，亦所不免！蓋謀議可資於衆人，而決斷須歸於一將，此又軍事之大較矣！古來將帥不和，事權不一，以衆致敗者，不僅九節度相州一役！是故軍中之事，不患兵力之不雄，而患兵心之不齊；不患軍勢之不盛，而患軍令之不一！」嗚呼！自古以來，未有「交和而舍」而以軍爭無功者也！及輓近世，戰局日以擴大，兵種日以複雜，益以徵「交和而舍」之莫難於軍爭矣！

軍爭之難，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訓義）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誑給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張預曰：「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訓義）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爲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

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之，闕與遂得解。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害之謀也。』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訓義〕曹操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杜牧曰：『善者，計度審也。』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爲利，庸人爭之則爲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鄭友賢曰：『或問『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軍之與衆也，利之與危也，義果異乎？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爭爲利』者，下所謂『軍爭之法』也。夫惟所爭而得此軍爭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

軍而爭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爭，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矣！蓋軍爭者，案法而爭也；衆爭者，舉軍而趨也。爲利者，後發而先至也；爲危者，擒三將軍也。」基博按「軍爭爲危」之「軍」，鄭友賢作「衆」。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訓義）曹操曰：「遲不及也。」賈林曰：「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基博按自此以下承上「軍爭爲危」而專論軍爭之危。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訓義）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訓義）杜佑曰：「強弱不復相持，率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若如此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

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巳午時至者，有未申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暉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十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者疲困，一則勁者也。」王皙曰：「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乏矣；即敵人以逸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驍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并氣積力，增壘遣間，示怯以驕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奢去闕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及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曷爲不勝哉！」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爲倍道；晝夜不息，爲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飢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

佚，以飢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帥，必皆爲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爲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基博按「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近代戰術之所謂強行軍也；孫子以「擒三將軍」明其爲軍爭之危；而近代則以強行軍爭戰術之機動，實自拿破崙創之；拿破崙之用兵也，編制之改革，軍隊之運動，無不創一新紀元；而多本於普魯士菲列德立大王；由軍至師以下逐次分爲小部隊以增縱隊之數，而四面八方，利用多數之道路以向戰場集中；欲增大軍隊之機動及行軍力，而以減少軍隊附屬之車輛；是卽孫子所謂「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而採用菲列德立編合戰術之大團隊，以及因糧於敵之法也。於時，英普奧諸大將頗以法軍之驅市人而戰，未經訓練，而致疑於其行軍力；不意一七九六年九月，芒德之役，法軍由德朗蒂以九月五日夜首途，行經叢山疊嶺，人馬不通之地，中途經勒里古及傑里梅落惱兩地，遇敵激戰；至八日午前，抵巴撒惱，午後大戰，至十日而敵潰；追擊，十一日，渡耶休河，直薄芒德要塞；凡六日而行軍一百八十里，且戰且前；敵人震驚；所以然

者，固由拿破崙之責成下級指揮官以人自爲戰；抑亦下級指揮官之信賴拿破崙而絕對服從也！一七九七年之義大利戰役，拿破崙未嘗責將士以強行軍；然麥色納將軍率所部追敵，以三月十日，至四月七日，四星期之間，而行軍五百公里；其一部竟超越積雪沒脛之阿爾卑斯山。至一八零五年，烏爾穆大戰，拿破崙以久練之師，而爲強行軍，歎曰：『吾未見行軍之銳有如此也！』蓋其一路，以四軍團及騎兵團，行五至六百公里以集中於萊因河畔，而爲日二十五乃至二十八，平均每日行程爲二十乃至二十五公里。又一路，以六軍團及騎兵團，行十三日而集中於多惱河畔；每日行程十六至二十公里。奧將麥克措手不及而被圍於烏爾穆，乃率六萬餘人以降；而法軍死傷數百人耳；則以拿破崙之能強行軍也！願拿破崙以爲未足；至一八零六年，普魯士之役，而以強行軍之失之過大，軍中謗譟煩興！及其大戰於耶拿也，自十月八日至十三日，而普軍大敗！方其時，拿破崙所將諸軍之強行軍，最大者近衛軍團，每日三十公里；最少者第一軍團，每日十六公里；其間第三軍團，每日二十二公里；第四軍團，二十三公里；第五軍團，第六軍團，每日皆平均二十四公里；而第七軍團，則每日二十五公里，次於近衛軍團。願拿破崙意猶未慊；而第六軍團長奈將軍乃選拔



銳卒以編特別師；而於通過山地之時，則控置步兵於後方，而騎兵師推鋒直前，以二十四小時行軍六十公里，而赴耶拿之會戰。及普軍大敗而法軍追擊，拿破崙之以垂訓於吾人者，則曰：『所謂追擊者，使敵無休息之暇，而陷之於潰亂！』益以發揮無上之強行軍力，追奔逐北，而普軍逃死不遑，全數乞降！於時，第一軍團及第五軍團士兵，落伍者五分之三；騎兵師之馬匹落伍者殆半！而第五軍團以三日行軍一百五十公里；米友拉騎兵團以四十二日行軍一千五百公里！第五軍團長蘭內司將軍歎曰：普人欲以一日行軍二十五公里至三十公里制我機先，而不能者；蓋我軍團一日行軍五十至五十五公里，殆倍於普軍矣！然『勁者先，罷者後』之兆已形！其後連兵不解，而精練之軍以耗，不能強行軍以逞拿破崙之大欲；拿破崙歎曰：『軍紀日弛，落伍者多，犯法擾民之事百出；而行軍之時，不得不集結大兵力於指揮官監視之下；故其行軍力，僅及一八零六年之半，而作戰不能應機以疾赴，可恨也！』然一八一三年八月中旬，拿破崙方追擊勃里慈爾將軍指揮之休勒金軍，而驟聞奧俄聯軍由白門以進逼薩克遜；乃以追擊委之大將，而親率近衛軍團及新編各軍團，向薩克遜之都城德勒斯登退却，以圖邀擊俄奧聯軍於德勒斯登之南；此日之強行軍，

實拿破崙最後之勇也！蓋洛溫伯耳以至司德盆，爲百五十三公里；而拿破崙將十萬衆以行三日；其尤出人意表者，司德盆之至德勒司登，爲二十六公里；又暴風烈雨，道路泥濘，而拿破崙行以半日；俄奧聯軍不虞其至，而以大敗；然輜重捐棄，給養困難；聯軍雖敗，而法亦疲於奔命矣！其裨將傑古寧著書稱之曰：『皇帝之戰勝在於脚；一日行軍三十六公里，不惟接戰，而且宿營！』可謂有味乎其言之！傑古寧者，有名之軍事著述家也，以一八六八年卒於巴黎；而生於一七七九年，歷任奈將軍之副官參謀；以一八一一年進級少將；及拿破崙之敗，而俄皇亞力山大一世聘任爲俄軍將軍，以參加一八二八年土耳其之役；後爲聖彼得堡陸軍大學之創設者；於拿破崙之戰略戰術，耳目濡染，洞明得失，而言：『用兵之法，何害於全戰役間實施強行軍；然強行軍而不審慎，無不陷於全軍覆滅；故戰之勝，不在脚，而在指揮脚之腦力也！』及上次歐戰之初，德人亦以擅強行軍而爲運動戰，法軍俄軍，屢爲所乘！如一九一四年八月，東戰場坦能堡之戰，其預備第一軍及第十七軍團，由盎格拉堡轉移奧倫斯登以攻擊俄軍，而四日之間，行二百餘公里；計一日平均行五十五公里也。其九月，駐巴黎北之德國第一軍，以法國第六軍之出擊，而轉用其兵力於巴黎東北；其第

九軍團以七日之晨至八日夜半而行百二十公里；則一日行六十公里也。亦爲軍事家所驚歎！所以歐陸各國步兵，無不訓練強行軍於平日；而新兵入伍，必先荷槍負囊以習跑步；然後作戰無誤於應機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

〔訓義〕曹操曰：『蹶，猶挫也。』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蹶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旣敗，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訓義〕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大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

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訓義）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基博按以上言軍爭之危；以下言軍爭之法；軍爭而有法，則「軍爭爲利」矣。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訓義）曹操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陳皞曰：「曹說以爲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卽不能豫結外援；二說並通。」基博按此論軍爭，上說軍爭之危，下言軍爭之法，何緣講到交鄰！當以杜說爲是。既知軍爭之危，何可不出以審慎；非知敵謀，不與交兵耳。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訓義）曹操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

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張預曰：『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訓義）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何氏曰：『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奸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宜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爲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室家，使之係心；卽爲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鄆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基博按：『地利』者，地之利於我行軍者也。上文所稱『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利於行軍而利於阻隘。或我之所必爭，而不必利我之行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之『知』，『知』之於行軍之前者也。『得地利』之『利』，『利』之於行軍之日者也。杜氏所謂『道路之便利』，而非『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也。夫知敵謀以備交兵，知險阻以審行軍，用鄉導以得『地理』，三者皆軍爭之必先有事，苟其不知不用，何能爲軍爭！故論軍爭之法以前，歷舉之以明先務之急云。

故兵以詐立；

〔訓義〕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王皙曰：『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以利動；

〔訓義〕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

〔訓義〕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爲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爲奇；兵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五合，復歸於正焉。」鄭友賢曰：「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立也，動也，變也，三者先後而用乎？曰：先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尚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義治之，孫武以利動；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爲變。蓋本仁者，治必爲義；立詐者，動必爲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以自

修；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可以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略同耳。」基博按「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三者，軍爭之原則也；以下論軍爭之動作。

故其疾如風，

（訓義）王皙曰：「速乘虛也。」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訓義）曹操曰：「不見利也。」杜佑曰：「不見利不前。」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爲敵人之掩襲也。」

侵掠如火，

（訓義）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

不動如山，

（訓義）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固不動，如山之安。」張預曰：「所以持重也。」

難知如陰，

〔訓義〕梅堯臣曰：「幽隱莫測。」王皙曰：「形藏也。」

動如雷霆；

〔訓義〕王皙曰：「不虞而至。」何氏曰：「藏謀以奮如此。」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

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瞬目。」

掠鄉分衆，

〔訓義〕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訓義〕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刑，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



之。』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訓義）曹操曰：『量敵而動也。』張預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訓義）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基博按：『先知迂直之計者勝，』自承上文『先知迂直之計者也』句來；明爲『計』而非『道路之迂直。』『迂直之計』卽『軍爭之法』；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後人發，先人至』；此之謂『迂直之計』也。

右第一節論軍爭之法。基博按孫子論軍爭之法，不外二端：敵疑以詐，我動以決。『以迂爲直，以患以利』，敵疑以詐也。『後人發，先人至』，我動以決也。『後人發』，所以『其徐如林』，『不動如

山。』『先人至，』所以『其疾如風，』『侵掠如火。』我動以決，所以『動如雷霆。』敵疑以詐，所以『難知如陰。』而卒之曰：『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蓋謂『軍爭之法，』不出『迂直之計；』曰『懸權而動，』曰『先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然孫子所謂『迂直之計』者，蓋『以迂爲直，』『迂』與『直』一氣貫注，計篇所謂『近而示之以遠，遠而示之以近』也。近代『軍爭之法，』亦不出『迂直之計；』特所謂『迂直之計』者，『迂』與『直』爲兩事；『迂迴包圍』之謂『迂』，『中央突破』之謂『直』。從前普魯士菲烈德立大王多用圍；而法國拿破崙大帝不廢直。迄於第一次歐洲大戰，與登堡與麥耿生，皆德名將；而爲『迂』爲『直』，輜略不同。與登堡取勝多用圍，而張兩翼以困敵人於核心者也。麥耿生則以精兵猛將，厚集其力，推鋒而入以直搗中堅，橫截敵軍爲兩，首尾不相顧，而後席捲左右嚮以包圍之；論者咸謂其奇變駕輿登堡之上焉！特是摧其中堅，雖亦可以席捲包圍兩翼，而未易合圍，特如圍棋之角與邊；不如包圍之可以聚而殲旃也！法國兵家，亦主用圍。一九三七年，法參謀次長羅亞楚，刊布所著戰略之成功與戰術之成功一書，其大指以謂：『用兵之道，在於可戰之時，選決戰之地，因利制權，以分散

敵人兵力，而集中我優勢之軍隊以爲攻擊；或用中央突破，或爲包翼戰鬪；而歷史所啓示，包翼戰鬪，勝利爲多；或側翼以作戰，或兩翼以並進，運用之妙，成功一也！側翼之戰，創於拿破崙；而施之今日，亦操勝算；所當注意者，今日武器之發展與猛烈耳！然法人所以爲包圍者，與德不同。德人之爲包圍也，以中堅與敵軍相持，而張左右翼，迂迴敵後，前後合圍以相夾擊；此攻勢之包圍，而日人亦倣之者也。法人之爲包圍也，中路退却以消殺敵勢；而左右兩翼，則力固防地，扼敵軍左右兩翼，使不得展；而我中路乃突反攻，與左右翼相應，以圍深入之敵軍，而聚殲之；此守勢之包圍，而蘇聯亦以之者也。顧蘇聯兵家普力特孟，則頗致疑於包圍之已成過去戰術，以謂：「包圍者，謂向敵軍一翼或兩翼之側面攻擊也；必始之以行軍之祕密，繼之以襲擊之神速，而後能有功！然以敵人之空軍偵索，而我行軍之祕密不易保；以敵人之交通機關發達，而我神速之急襲，亦不能制機先！百萬軍與百萬軍之戰，包圍行軍，最易暴露，而爲敵人所制止！如敵人用疾捷之交通機關，而運大兵以輸於我軍包圍之地；於是乎包圍攻擊，一變而爲正面攻擊，勢成相持，而我軍且殆！如一九一四年，德法大戰於馬蘭；而德軍爲包圍，徒以忽於機械力，遂以僨事焉！是故百萬大軍之作戰，包圍戰

術，殆成過去之歷史；而正面攻擊之中央突破，乃爲新戰場之戰術爾！『閃電戰興，而疾於用直；苟平原大野，地勢便利；而空軍之翱翔，機械化部隊之衝擊，縱橫馳驟，得以極度發展，縱貫敵陣，不難包圍，何須汲汲求翼側也！於是中央突破之法，隨閃電戰以盛行！孫子之意，以『迂』爲『直』；而閃電之戰，先『直』後『迂』。』其法，先以縱隊直貫敵陣而突破一孔，然後以雷霆萬鈞之勢，推鋒而進，以急佔敵後之交通輻輳點；由交通輻輳點之佔據，而縱橫馳突，以延伸各交通線；由各交通線之縱橫馳突，而六通四關，以擴展成面。約而言之：由據點而延線。由延線而擴面。而詳論之，其程序亦有可得而言者四焉：（一）曰錐形突擊；由縱隊之錐形，突破敵陣，而以進佔敵後之交通輻輳點；如希特勒以一九四〇年四月進攻荷比，引英法聯軍以北向，而集中兵力以突破法比防禦陣線；一九四一年四月進兵南希，而由保加利亞分兵兩路，一路突破希臘之塞羅尼加，一路突破南斯拉夫之交通輻輳點斯科普里，是也。（二）曰縱截敵陣；由錐形突擊之部隊，縱截敵陣，斷其連絡，彼此不得相援應，而迫之瓦解；如希特勒突破法比之防禦陣線，失其連絡，而比卽降服；由佔領塞羅尼加，而截斷希臘軍西色雷斯軍之連絡及希土兩國之連絡；由佔領斯科普里，截斷南斯

拉夫軍南北之連絡及南土希三國之連絡是也。(三)曰旋迴橫掃；既截敵陣爲二，而向右迴旋，或向左迴旋以橫掃敵軍；如法比陣線之連絡既斷，而德軍右旋，橫掃法國之北境，以直趨海岸，於是英法比三國聯軍百餘萬人，如鼠入囊，局天踏地而不得脫，卒之比軍告降，英軍登艦，而法一蹶不振是也。(四)曰鉗形夾攻；由兩路之錐形部隊，突破敵陣以會師，而如兩翼之合以成鉗形，如斯科普里之德軍，與塞羅尼加之德軍，相合以爲夾攻是也。其戰術，不外錐形之一點突破，扇形之橫拓展開，不求前進步武之一致，祇求展開陣線之延張，而要基於歐洲第一次大戰之經驗，有以得之！先是一九一四年，馬蘭之役，德軍既挫，轉攻爲守。兩軍相持，而進攻反攻，不過步兵出入轉戰於兩陣之間，一彼一此，疊進互退；而以機關槍之日以多，大炮火力之日以烈，於是守者前敵僅置少兵以禦進攻，而常集中主力於大炮射程以外，俟其深入，然後一鼓而擒之。攻者以一字長蛇陣，橫隊并進，而守者以一字長蛇陣，橫隊相抵；然守者之前線，置兵不厚；何難蹈瑕抵巇，推鋒直入以突破一二處；而攻者懼陣線之突出，所以衝鋒前進之隊伍，常被主將制止，以待全線抵抗之擊潰；然而全線抵抗之被擊破以盡潰，乃事實之所罕見；此所以連兵不解，而成西線相持之局也！迄於

一九一八年，德軍參謀格耶爾大尉建議以謂：『攻敵之法，不可用一字長蛇陣之橫隊以并進，而當用挺進軍。苟得突破敵陣之一處，當即不顧其他各線之抵抗，而推鋒直入，然後橫掃側擊，以旁延其他各線，豈有敵陣不搖動者乎！所以搜索之先鋒隊伍，苟以探攻而得敵陣之弱點所在，當即導進攻之主力以前進，而并力以貫之，由點以延展成線。』魯登道夫用其議以發動春季攻勢，而法軍果大潰不支，德人追奔逐北，距巴黎祇五十五哩，而不遽進者，非法軍之有力抵抗，而德人之無力再進也！今之閃電戰者，蓋依據格耶爾之挺進論，而推行盡利以運用機械化部隊，縱貫敵陣，翼以空軍，縱橫軼蕩，先直後迂，雖所謂『迂直之計』，若與孫子異，而『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則殊無二致也！兩言以蔽之曰：敵疑以詐，我動以決而已。

軍政曰：

（訓義）梅堯臣曰：『軍之舊典。』

『言不相聞，故爲鼓鐸。』

（訓義）杜佑曰：『鐸，金鉦也；聽其音聲，以爲耳候。』王皙曰：『鼓鞞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

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爲旌旗。」

（訓義）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爲目候。」王皙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其博按：「言不相聞」至「故爲旌旗」乃引軍政語。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

（訓義）張預曰：「夫用兵旣衆，占地必廣，首尾相遠，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

民旣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訓義）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鄭友賢曰：「或問武所論舉軍動衆，皆法也，獨稱『此用衆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權變兩用而無窮；旣以正兵節制

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也；以奇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軍之衆而已；其法也，固未及於勝人之奇也。談法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則不然，曰：「此用吾衆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之心氣，是權謀勝敵之奇法也。」

右第二節引軍政而論用衆之法。基博按「用衆之法」，自立於不敗之地也。「軍爭」者，不失敵之敗也。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必先有用衆之法，而後可與言軍爭。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訓義）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之耳目。」王皙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熱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鼓鈞聲，以夜軍之。」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



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爲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 故三軍可奪氣；

（訓義）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晉，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王皙曰：『震懣衰惰，則軍氣奪矣！』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含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鬪，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曰：『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

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  
基博按杜牧何氏張預三家之說，可謂闡兵家權謀形勢之奧；而多引曹劌再衰三竭之說，則徒以俟敵人之氣衰耳；何得謂『三軍可奪氣』也？如就上下文融貫而言，當以王皙順理成章爲得解。

### 將軍可奪心。

（訓義）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王皙曰：『紛亂誼譁，則將心奪矣！』何氏曰：『先須己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鄭友賢曰：『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也？』曰：三軍主於鬪，將軍主於謀；鬪者乘於氣，謀者運於心。夫鼓作鬪爭，不顧萬死者，氣使

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生之也。氣奪，則怯於鬪；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鬪，上者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鬪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奪謀心也。三軍將軍之事異矣。基博按鄭氏辨三軍將軍之異，是矣。至於奪氣奪心，梅堯臣王皙兩家，於上下文語氣爲融貫。而何氏張預之說，於兵家別是一義。然『奪氣』『奪心』亦有多術：有乘人於猝，出其不意，而『三軍奪氣』、『將軍奪心』者。三國時，魏新城太守孟達圖叛魏，而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一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而司馬懿乃潛軍進討，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神速也！』慌不知所措，遂爲懿誅。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顧亦有延之以緩，消其鬪志，而『三軍奪氣』、『將軍奪心』者。希特勒先人奪人，用兵如神，人知之矣。顧一九三九年九月，一舉而滅波蘭，不轉兵西向以亟攻法。而法國達拉第得情報機關之報告，深信希特勒之無意攻法，而欲先有事於英。迨一九四〇年五月，希特勒乃移兵攻法。蓋距波蘭之亡，半年有餘矣。嗚呼！此希特勒用兵之妙也。於時，法國里昂及勒哈佛爾所駐之英

軍間居苦悶，而英之將校，乃至演影戲，購留聲機，娛悅其意，以慰羈旅。一軍官歎曰：『力戰不怕，待戰難耐！』英兵又以買肉不得，時與法國市民齟齬。而一法兵語英兵曰：『此次戰爭之禍，惟倫敦之銀行界實尸之！』英兵不服，遂以大鬪勒哈佛爾之英軍，駐於倉庫，而前駐法軍，中有通道，以兩國士兵之不免於鬪也！遂堵以牆，而於是英法同仇之志荒矣！軍情日渙，士無鬪志，一法軍官歎曰：『今日之役，我不攻希特勒，希特勒亦不攻我，果何爲者？吾儕不如回家以事所事，任外交家折衝尊俎，可耳！』乃至一九四〇年四五月之間，有法軍數十萬，暫遣歸農。然後希特勒大舉而乘之，人徒見其閃電戰之先人奪人，爲功烈耳！孰知次且半年，延不進兵，亦以消英法聯軍之鬪志，而『奪氣』、『奪心』也！嗚呼！此千古罕之史例也！然後知士之所以爲厲，心之所以不奪，豈惟亟戰之難，抑亦不戰之難，李牧備匈奴，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士卒皆願一戰；王翦伐楚，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拊循，士卒方投石超距，此中大有事也！用兵者可深思其故矣！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訓義)杜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也；曹劌之說是也。』杜牧曰：『武德中，

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泥水東，建德列陣，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轟，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辛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飢倦，悉列坐石，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張預曰：「朝喻始，晝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爲辭也。凡人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惰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基博按：一九一七年，歐洲大戰，法人所倡取守勢之作戰法，每厚集兵力於後方，而第一道防線之戰壕內，則置兵不多；蓋德軍以劇烈炮火，猛攻法軍陣地，第一道防線之前線所有一切建築，勢必盡被炸毀，而多置兵多犧牲，不如聚大軍以屯第二防線之後，而伏居掩蔽完固之壕溝內；德軍炮火雖極猛烈，以盡毀第一道防線，而法軍之損折不多，代價懸殊；及炮火漸稀，德之步兵邁進，法軍乃從容出自後方，悉力蓄銳以與交戰，堅持第一道防線之最後一線及緊要炮壘，力阻其染指第二道防線。依法人經驗所得，俟德軍佔第一道防線，而後反攻以逐之；較之堅守第一道防線以損兵挫銳者

爲事半功倍；亦以避敵之銳，蓄我之力。及一九三九年，歐洲第二次大戰起，希特勒創閃電戰，不恤殫銳竭力，以用坦克車隊，縱橫歐陸，潰法敗英，摧南斯拉夫，希臘；轉鋒而嚮蘇聯，乘勢遠鬪，其勢不可當也！然一九四二年五月，蘇聯大敗德人於卡爾科夫。德人之坦克車隊，風馳而前；而蘇聯，則集中平射炮及坦克步槍之火，力以擊之；俟其坦克車摧毀之垂盡，而後蘇聯之坦克車，雷轟霆逐，以殲其步兵，薄其陣地。德人大敗。是年十一月，英蒙哥馬利將軍之大敗德隆美爾將軍於北非也，亦先以猛烈炮火摧德之坦克車隊，而後出坦克車隊以追奔逐北，隆美爾之軍幾殲焉！同一坦克車隊也，而德人悉銳以制先；蘇英蓄力以承敵。然英法得治氣之要也。

以治代亂，以靜代譁，此治心者也。

（訓義）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之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亞夫之遇寇也，堅臥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

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基博按此德國兵家克老山維茲氏論將之所以稱「識力之培養」也。其論以爲：「戰之爲道，至無定也。凡兵家之言，極深研幾；及其臨陣，學說原理，杳無徵驗，何所用之！而紛紜之變，擾我靈臺，死喪之哀，淒人心脾，茫茫前途，惟有猜想。是故戰之爲事，至變且亂也；非戰之難，變而能持其常，亂而不失其定則難。此則識力之培養，必有以裕之於平日，而後臨戰之時，指揮若定，堅持我初衷，勿失其自信。」亦既說計篇備引之矣；克氏所謂「識力之培養」，孫子謂之「治心」也。遵義黎庶昌撰曾文正公年譜，稱：「公在軍終日凝然，奏牘書札，躬親經理，不假手於人，益治書史，不廢吟誦；嘗謂：『軍事變幻無常，每當危疑震撼之際，愈當激心定慮，不可發之太驟。』蓋其數年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從容補救，辦危爲安也。」合肥李瀚章稱：「曾國藩初入翰林，講明程朱之學，克己省身，得力有自。遭值時艱，毅然以天下爲己任，忘身忘家，置死生禍福於度外；其過人之識力，在能堅持定見，不爲浮議所搖。」德國大將興登堡嘗言：「臨戰尤當鎮定；縱使敵情之未諳，而鎮靜則立時生其趨吉避凶之術；果臨戰而意，不如不戰，見危而退，不惟自

墮其氣，抑必爲敵所乘，此之謂避危而自卽於危！然此次大戰，英國主持太平洋戰局之獨眼將軍魏菲爾，嘗於一九三四年，在劍橋大學演講，論爲將之道，以爲幽默亦大將之所必不可缺者！蓋幽默，則動心忍性，而以諧謔出之，如不經意；不幽默，則張脈憤興，此心欲靜而不得！然而幽默，則德人之所最缺也；以故一九一八年上次大戰之終，雖以興登堡之強毅，而不免倉皇失措，法人蒲哈德著與登堡歐戰成敗鑑一書備論之！蓋亂與譁，有不僅在敵，而出於國是之未定，士心之惶擾者；是在大將之善治其心而鎮以靜，待以治耳！特余觀歐洲戰術，拿破崙之排炮集中猛轟，山動地搖；希特勒之坦克車集團猛衝，風馳雨驟；豈誠有摧堅破銳之功，抑先振「奪氣」「奪心」之威；其法遠原於蒙古，而神明其用！歐洲古史，載蒙古之西侵也，以游牧之族，擅騎射之精，每臨陣，未及交綏，而蒙古甲士馳大馬，張強弓，疾騁而前，排牆以進，箭如雨集，騎如蜂擁；基督軍猝不知措，陣腳搖動；遂爲所乘以潰不能軍，則以基督軍之「奪心」以「奪氣」也！蒙古所以敗基督軍者如此；所以摧女真，破南宋者，無不如此；抑亦拿破崙，希特勒之所以戰必勝，攻必取者也！特拿破崙以排炮猛轟，蒙古以萬弩齊發；希特勒以坦克猛衝，蒙古以甲騎馳突；爲資不同，而勝則一，豈有他謬巧，不



過「奪心」以「奪氣」而已！然則「以治待亂」「以靜待譁」之「心」豈特將軍之宜亟治，抑亦三軍之所當同！新兵初臨陣，驟聞大炮隆隆，飛機軋軋，神智已昏；而坦克車疾馳以來，更無所措手足！願久經戰陣之老兵，經驗已慣，沈著接戰，不震不難；亦以心不奪，氣不懾也！一九四一年九月，蘇聯之驟爲希特勒所襲也，勢幾不支，願非無大隊之坦克車以與希特勒相持也！歐美軍事家聲言：「現代化之坦克車，疾於攻而不利於守；炮兵之射擊，既以緩不濟急；而守勢之坦克車，亦難阻敵前進，觀於蘇德之戰而可知也！惟有一高速度之飛機而裝置三十七耗以上口徑之速射炮，乃可禦坦克車之進攻耳！然而生產不易，美國製造亦少也！」然則蘇聯將任德坦克之縱橫跳盪而坐以待斃歟？是不然！一九四二年五月，希特勒悉力殫銳以攻卡爾科夫也，而蘇聯以抵禦坦克車戰術試驗成功聞！是役也，德軍損坦克車二百五十輛。問其術，則集中炮火以協同配備完整之步兵，而殲滅德軍坦克車隊也。方德軍坦克車隊以步兵及空軍掩護，捲土而來之際，紅軍嚴陣以待，寂不之應，伺德軍疾入二百五十碼地帶，馳以益速，與其後之步兵失其連絡，而達紅軍炮火射程以內；然後集中平射炮與平射來福槍之火力，發無不中，所當者摧。步兵則徐起而斷其後，以遮德

之步兵，不得支援；然後紅軍坦克，亦出應戰，相摩相盪，主客不分；而德之空軍，恐轟炸之中本國坦克，將斃將翔，徒喚奈何！蘇聯隨軍記者言：『未有如寂靜之足以使納粹坦克駕駛員傷心奪氣者！方其風馳而前，以突破我之防線，以期待我恐慌騷亂，無紀律之射擊；然而不然！紅軍之步兵，不射擊，亦不逃跑，祇沈默以坐於戰壕內；以未有射擊之命令也！於是德軍坦克車不得不繼續深入；及其入之深也，以爲必遭紅軍炮火之射擊矣！然而紅軍之炮火受命，則『縱戰車之深入，然後切離其主力，以爲殲滅！』亦不射擊也！而德人失措矣，心口相問，若曰：『異哉！何以紅軍不射擊也，何以若是之寂靜也！』紅軍則處以鎮靜，持以忍耐，默觀德坦克車之如潮而過，而無一人懼後路之斷，以欲歸不得者；祇自計曰：『吾人此時留在德軍坦克車隊之後方，將截之以毋使隻輪返也！』德軍坦克車隊不能長此寂靜，以忍與終古，不欲紅軍之截其後，以欲歸不得，於是疾變方向，減低速度，然而其進也銳，爲計已遲！紅軍之步兵，炮兵及坦克，紛紛而出，相與僂力，以聚而殲旃！不過臨陣之寂靜，以成空前之勝利！德之攻蘇也，不惟增進紅軍戰時之資源，抑亦磨鍊我同仇敵愾之精神，而予以『鎮靜，勇敢，堅韌！』嗚呼！此則『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治心』之成功，而『避其

銳氣擊其惰歸」者也！豈必高速度之飛機，裝置三十七糎之速射炮，而後可以抵坦克車之進攻耶！魯登道夫言：「武器不能造成勝利，而惟一造成勝利之條件，祇有精神而已！」觀於蘇聯，豈不然乎！「治心」者，所以造成勝利之精神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訓義）李筌曰：「客主之勢。」杜牧曰：「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

無要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訓義）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基博按：「無要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何張兩氏，以「強而避之」爲解，是已。然我避敵之強，敵乘我之弱，有時正正之旗，不能無要；堂堂之陣，不能勿擊，則如何？曰：兵法「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而所以「治變」，有化會戰爲襲擊，化大兵爲小隊之法。用以突擊而進攻，謂之滲透戰。用以捍禦而自衛，謂之游擊戰。游擊戰者，始西班牙。一八〇七年，法皇拿

破崙以大兵擁其弟若瑟夫入西班牙稱帝；而西班牙人叛者四起，此勦彼竄；而拿破崙之兵力，遂爲所牽制，頓兵挫銳，久而消耗；此游擊戰之所防也。然而中國自古有之！會國藩言：『小隊出奇之師，貴少不貴多，貴變不貴常；古人謂之狙擊，明人謂之鷓鴣。鷓鴣者，如鷺鳥之擊物，破空而來，倏忽而去，無論有獲無獲，皆立即颺去。用兵者師其意，探明賊之所在，前往狙擊，無論或勝或否，皆立即退歸；總以出其不意四字爲主。兵法最忌情見勢絀四字，常宜隱隱約約，虛虛實實，使賊不能闕我之底蘊；若人數單薄，尤宜知此訣。若常紮一處，人力太單，日久，則形見矣！我之形既盡被賊黨覷破，則勢絀矣！此大忌也；必須變動不測，時進時退，時虛時實，時示怯弱，時示強壯，有神龍矯變之狀。老湘營昔日之妙，全在乎此！』則是今之所謂游擊，疑若古之所謂鷓鴣也。然而有不同。鷓鴣之戰，盛於有明。鳥之鷺者曰鷓鴣，鷓鴣云者，喻其爲勦之猛且速也。兵無選鋒，不能鷓鴣；明代邊將，多養親丁。趙翼爲二十二史劄記，曾盛稱之，以謂：『兩軍相接，全恃將勇；將勇，則兵亦作氣隨之。然將亦非恃一人之勇也，必有左右心膂之驍悍者，協心并力，始氣壯而敢進；將旣進，則兵亦鼓勇爭先；此將帥所貴有家丁親兵也。前代如韓岳之背嵬軍，固有明效。卽明史所載，如成化中，王越多盪跳士爲腹

心，與寇搏戰，數有功。馬永爲將，蓄家丁百餘，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帝問將於李時，時以永對，且曰：「其家衆可用也。」馬芳蓄健兒，嘗令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萬歷中，李成梁帥遼東，收四方健兒，給以厚餼，用爲軍鋒，所至有功。此將帥親丁之成效也。將帥親丁，多選驍銳，旣用，鵬勦，亦備緩急。然戚繼光練兵實紀，又極論其害，以謂：「宣大山陝，地平無險可據，敵馬入犯無時，數千亦入，數百亦入，甚至數十亦入。將官隨有警報，便就出去追勦，緩急之際，迅雷不及掩耳，那得齊兵，那得齊衆；故特有家丁之設，所謂在精不在多，與將官廝守一處，人不離營，馬不離鞍，一聲炮響，早已出門，方才追得賊及；又有偷馬打帳房之類，平日邊徼得此功勞，以爲根基；及遇大敵，卻稱衆寡不敵，厚顏無恥！今諸將每人統兵一枝，二三千不等，原要各將將此二三千衆，教練精強；又召家丁二三百厚養，以充先鋒；今卻顧此遺彼，愛小失大，就以軍士之馬供家丁騎乘，以軍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軍士之糧作家丁養贍；是得二三百人之心，盡失部下二三千軍士之心；以有用之糧，置之不用之地，是費朝廷二三千軍士之糧餉，而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本爲求精，適致冗費；本爲求多，反以致寡；旣視二三千人爲冗數，又視之爲必不可練用；如是而廝役益多，益快其欲；諸將又且利於

此習於此，偷馬打帳房得功，視此爲制敵之長策；及至大舉而入，便謂敵必不可交鋒，必不可堂堂相對；凡能神出鬼沒，偷竊零騎，挑壕自固，便是好漢；此牢不可破之習也！『蓋敵以鷓鴣來，而將帥有家丁以赴急；我以鷓鴣去，而將帥藉家丁以邀功。特是家丁耗兵力，無補兵威；鷓鴣倖小勝，不可大勝；此威繼光之所爲譏切也！而今之所謂游擊戰者，則欲積小勝以爲大勝，耗敵力以老敵師；其故由於我軍集中之兵力，不足以當敵人集中之兵力；小敵之堅，大敵之擒，惟有化整爲零，斯可以弱制強；敵集團以爲強，我分兵以出奇；敵專爲一，我分爲十；會戰之所以勝，在『我專而敵分』。游擊之所謂戰，則敵專而我分；其戰略，爲不成軍之散開戰略；其戰術，爲無定型之流動戰術；出入無時，莫知所向；不擊則游，不游則擊。敵挾大炮坦克車以縱橫馳突於平原大野；而我以短槍白刃，迫之於山林沼澤，大炮坦克無所用之地。敵據雄都大邑以控制要害；而我以風晨月夕，乘之於不及防之時。猛之攻擊，而繼以速之退却；速之集中，而輔以隱之分散；聲東擊西，此出彼沒，不嫌鬼鬼祟祟，以擊堂堂正正；有襲擊，無會戰；有隱避，無防禦；敵欲戰則避，敵欲休則擾，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敵之兵力，積小耗以致大耗；我之兵略，先小戰而後大戰；俟敵之兵力，耗而以竭；敵之士氣，沮而

以喪；然後以大軍繼之，蔑不克矣！滲透戰之化整爲零，以分出奇，與游擊戰同；特是用之猛攻，而不許以退却！一九一五年，法國步兵上尉拉法爾格始倡滲透戰，以謂：『當進攻敵陣之時，如堅不可破，與其頓兵而挫銳，不如抵巇以蹈瑕，如怒潮之決隄然，苟有纖介之孔，無不滲透以入，漸擴而大，以成決口，狂瀾澎湃，莫之能挽矣！』此滲透戰之所由名也。顧莫之省而德國與登堡用之以有成功！方一九一八年之初，英法之聯軍日增，而德之兵源漸竭；然英法報紙，僉謂：『德軍將以大隊密集衝鋒，而快心於一決以挽頹勢也。』與登堡見之，蹙額曰：『吾德何來如許兵衆以行此密集之戰術，而容我如許密集犧牲乎！然我有以處之矣！』於是申儆於軍，頒之教範，乃變密集隊之衝鋒，而爲散兵線之衝鋒；選銳卒，組小隊，各攜輕便臼炮與機關槍，臼炮用以擊毀壕塹，機關槍用以突陣，數十百隊，如蜂之擁，推鋒而前，得間以入，以三月二十一日，進攻英軍，幾不支；因名其戰術曰滲透，意謂無孔不入也！及一九四〇年，希特勒之攻法也，則以無堅不摧之閃電戰，爲之後勁；而以無孔不入之滲透戰，任其前哨。然而耳食者，徒知閃電戰之有堅必摧，而不知滲透戰之無孔不入也！滲透戰，常在閃電戰之前夜；先之以空軍之地面偵察，而偵察所用之新武器，則爲大胆果敢之聽

音哨，竊聽法軍之電話，得以審知敵陣防禦配備之疏密，而求可以滲透之間道；其次則搜索以斥候兵，每三人爲一組，攜輕機關槍，而循所知之間道，乘夜以穿過法軍之步哨，拂曉乃開始射擊，數小時續續不已，予以猛烈之破壞；然後數千隊之滲透戰士，蹈瑕抵隙以人自爲戰，如水銀瀉地之無孔不入，深入敵陣而縱貫之，斷其後方聯絡之電話，佔其後方防禦之支點，而用機關槍以猛烈射擊側近之法方守軍；於是守軍見四面八方，槍彈橫飛，以爲左右前後皆敵，惟懼不得突圍，而迅速退却；追奔逐北，必盡殲之，毋俾殘喘苟延，以與我再接再厲也！倘守軍堅持不退，以與我相抗；而我之滲透戰士，晝以白炬，夜縱烽火，用信號以呼應我之炮兵及機械化部隊，告以所在，眎之標識，而後雷擊震震之閃電戰繼之推鋒而前，使敵人不及彌縫其闕，匡救其失。游擊戰不佔據支點，而滲透戰必堅據支點。游擊戰有進有退，而滲透戰有進無退。游擊戰爲消耗戰之支隊，而滲透戰爲殲滅戰之前鋒。兩者攸異；而其化整爲零，以分出奇，不嫌鬼鬼祟祟，以擊堂堂正正，則又無乎不同。特游擊戰，我國人耳熟能詳，而滲透戰，則罕有及者；余故連類而及之，以俟考論焉。夫戰之爲術，不外四端：一曰『虛實之形』。二曰『迂直之計』。三曰『奇正相生』。四曰『分合爲變』。正正之



旗，堂堂之陣，我專而敵分，合以集中我之兵力也。游擊之戰，滲透之戰，敵專而我分，分以耗散敵之兵勢也。凡事有宜，知彼知己，因利制權，不得盡言。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訓義）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丘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王皙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陣以待變也。』張預曰：『敵處高爲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訓義）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卻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爲變也。』』

銳卒勿攻。

〔訓義〕張預曰：「敵若乘銳而來，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晉楚相持，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杲，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果然。」

餌兵勿食；

〔訓義〕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衆討之；王乃多爲毒酒，賊旣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輕騎縱擊，俘獲萬計。」陳皞曰：「此之獲勝，蓋出偶然，固非爲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卽知餌兵非止謂置毒也。食字，疑或貪字也。」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爲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置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

歸師勿遏，

（訓義）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

圍師必闕

（訓義）曹操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杜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欲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強救在表，當堅固守之，非必闕也。此用兵之法。」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拔也。」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雋討賊帥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

窮寇勿迫

（訓義）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闔閭復將擊之。夫概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睹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

則走不願，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基博按近代戰術，務於殲滅；圍師不闕，窮寇必迫；稍縱卽逝，未可拘虛也！

此用兵之法妙也。

（訓義）鄭友賢曰：「或問自計及間，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爲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爲智。用兵之法，出於衆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於猶豫者，其所得固過於衆人，而通於法之至妙也。所謂『高陵勿向，背丘勿逆』，蓋亦有可向可逆之機；『佯北勿從，銳卒勿攻』，亦有可從可攻之利；『餌兵勿食，歸師勿遏』，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亦有不闕可追之勝。此兵家常法之外，尙有反覆微妙之術，智者不疑而能決，所謂『用兵之法妙』也。」

右第三節論軍爭，宜爲不可勝而無犯用兵之所忌。基博按『奪氣』、『奪心』、『治氣』、『治心』、『治力』、『治變』，所以爲軍爭而不失敵之敗；『勿向』、『勿逆』、『勿從』、『勿攻』、『勿食』、『勿遏』、『必闕』、『勿迫』，所以慎軍爭而自立於不敗也。孫子十三篇，形篇，勢篇，虛

實篇，皆言因敵而制勝，而計篇以挈其綱。蓋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爲軍爭之所有事也。行軍、地形、九地三篇，皆言因地而制宜，而九變篇以發其凡。蓋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雜於害而危可解，此慎軍爭之所有事也。因敵乃能不失敵之敗，因地而後自立於不敗；然因敵必用五間，而莫重於反間，故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而卒要其成於反間，因地必辨九地，而藉資於鄉導，故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而先著其義於此篇。至此篇所論軍爭，不過作戰之術，而以補作戰篇之所未逮。謀攻不如作戰，作戰又不如不戰，不得已而戰，則貴勝不貴久，故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伐兵者，軍爭之事也，作戰之事也。作戰篇言伐兵之貴勝不貴久，軍爭篇言伐兵之爲利毋爲危，然不如伐謀伐交之爲不戰而屈人之兵。而伐謀、伐交，則皆計之事也，故以計冠於篇云。

## 九變篇第八

(解題)王皙曰：「皙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基博按世之爲軍爭者，往往知進而不知退，見可而不見不可，勇於敢而不勇於不敢；此軍爭所以爲危，而覆軍殺將之必以「必死」「必生」「忿速」「廉潔」「愛民」五危也！如審知其不可，而變通以盡利，圯地無舍，衢地無閉，絕地無留，圍地無守，死地無困，塗有不由，軍有不擊，城有不攻，地有不爭，則通於九變之利，而軍爭爲利矣。故以九變次軍爭，變者，謂雜於利害，而無意必固我，審知其不可以爲變通盡利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舍。

(訓義)李筌曰：「地下曰圯，行必水淹也。」陳皞曰：「圯，低下也；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何氏曰：「下篇言『圯地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

衢地合交。

(訓義)李筌曰：『四通曰衢。』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基博按交鄰結援，當講之於平日，豈暇合之於臨敵。『合交』二字，或係合兵交戰之謂；蓋衢地，四戰之地，宜於合兵交戰也。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結』者，或指結陣而言；蓋四戰之地，防敵人四方而至，將結陣以自固耳。

絕地無留。

(訓義)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鄭友賢曰：「『絕』當作『輕』；蓋輕有無止之辭。」

圍地則謀。

(訓義)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

死地則戰

（訓義）梅堯臣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死何待也。』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圯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所敍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敍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爲言之。』鄭友賢曰：『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何也？』曰：『九變者，九地之變也。』『散』、『輕』、『爭』、『交』、『衢』、『重』、『圯』、『圍』、『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固其結』、『繼其食』、『進其塗』、『塞其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五者，闕而失次也。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利，不』



可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乎？曰：武所論「將不通九變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蓋九地者，陳變之利；故曰：「不知變，不得地之利。」九變者，言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冥冥；知名而不知變，驅衆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皆論地利，而爲篇異也。李筌以「塗有所不由」而下五利，兼之爲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爲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塗有所不由。」

（訓義）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爲變也；道雖近而中不利，則不從也。」王皙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殺黽阨陝之間，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

軍有所不擊。

（訓義）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強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爲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卽須不擊，益爲

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強，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訓義）杜牧曰：「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浚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弼計以滅齊。」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士會請伐偃陽，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

弗勝爲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訓義）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

君命有所不受。

（訓義）曹操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故曰：『不從中御。』」張預曰：「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爲五利。或曰：自『圯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訓義）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爲利也。』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圯地無舍』而下至『君

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熟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耳，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訓義）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訓義）曹操曰：『謂下五事也。』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爲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基博按上云『九變之利』者，謂相地而通變也；此云『九變之術』者，言因利而制權也。『利』者，地之自然；『術』者，人之權謀。上下文遞承而下，若曰：『通於九變之利而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而不能通變以盡利者，』

人謀之不臧也。』張預曰：『知利而不識變，』未是；宜曰『通變而不知術。』

右第一節，論九變之利。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訓義〕王皙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訓義〕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訓義〕曹操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王皙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訓義〕曹操曰：『害，其所惡也。』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間之使君臣相疑，勞

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

役諸侯者以業，

〔訓義〕曹操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壓之以富強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強，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訓義〕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趨我也，墮吾畫中。」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訓義〕曹操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張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右第二節，承上九變之利，而論慮之離於利害以思患預防。

故將有五危：

〔訓義〕李筌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訓義〕杜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基博按：一九〇四年，日俄之戰，俄國遠東之陸軍，兵力不厚。苦魯伯堅以滿洲軍總指揮，訓令東路司令官，謂：『敵衆我寡，不可當也！不如集中兵力，且戰且退，既以阻日軍之猛進，而以漸與在後之大軍會合，毋陷於孤危以逞敵志！』顧司令查蘇立聲言：『嘗受聖喬治勳章之武士，祇知殺敵致果爾！不慣作逃將軍也！』苦魯伯堅亦無如何；遂爲日軍所殲，而陷於大敗！此『必死可殺』之適例也。必生，可虜也。

〔訓義〕孟氏曰：「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爲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基博按：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之進攻波蘭也，德軍之在西境齊格菲防線者，僅三師以至十一師耳；而法軍總司令甘末林以三

十五師之兵力，不能疾搗其虛，而頓兵猶豫；以謂：『法爲人口生殖低落之國，而第一次歐戰之犧牲尤鉅；吾法人寧堪如此流血之戰爭乎！我不能於大戰之方始，而遽用凡爾登決戰之戰略也！』英倫太晤士報著論譽之曰：『法國之軍事思想，在以攻爲守；而甘氏則守而不攻，似相刺謬！願有其不可及者，待機而動；慎重民命；自開戰以迄於今，曾無有一卒焉而作無爲之犧牲者！如甘氏爲將，必堅持此重民命，節流血之策略，以待可勝，而保持法國之國力以不墮矣！』然失利後時，卒爲德乘，而馬奇諾防線以潰！法軍之爲希特勒所俘者一百九十萬人；而所繳之軍械，可以裝備八十二師。嗚呼！甘末林以國家久經訓練，歷年儲備之精兵利器，身爲統帥，成師以出，不用以殺敵致果，爭機先而制勝；而節流血，慎民命，俾之束手就縛，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豈非『必生可虜』之大戒乎！拿破崙大帝言：『我之戰術，所以無不勝者有三：一集中兵力，二活潑，三活潑之中，持以堅定，紮硬寨，打死仗，死而英雄，何惜一死！生而戰敗，不如無生！』嗚呼！甘末林獨不聞之乎！  
忿速，可悔也。

（訓義）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



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苻生遣苻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

廉潔，可辱也。

（訓義）梅堯臣曰：「徇名不顧。」

愛民，可煩也。

（訓義）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訓義）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爲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

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  
獲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訓義）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右第三節，論將有五危；而究其所以爲危，以執一而不通變也。



## 行軍篇第九

（解題）張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基博按孫子以爲通於九變之利者，乃可以擇利而行軍，故以行軍次九變。然行軍而不知處軍，則何以自立於不敗而爲不可勝；不能相敵，則何以不失敵之敗；故以『處軍相敵』立論。得地利之以『處軍』，審敵情之謂『相敵』。起總冒一句以下『處軍』凡有四，『相敵』三十有一。惟今古異宜，其所列舉『處軍相敵』之條件，於現今多不適用；而行軍之必以『處軍相敵』爲先務之急，其意固不可廢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訓義）李筌曰：『軍，我敵；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王皙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

絕山依谷，

〔訓義〕李筌曰：『絕山，守險也；谷近水草。』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竈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賈林曰：『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梅堯臣曰：『前爲山所隔，則依谷以爲固。』張預曰：『絕，猶越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羌爲寇，馬援討之，羌在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基博按張預謂『羌不知依谷之利；』然亦有我依谷而敵絕山，遂以挫敗者，勝負亦何常之有！甲午之戰，我之以兵援朝鮮也，聶士成駐成歡，扼兩山間之大道，豈非所謂依谷乎？戰方酣，而不虞日人之以炮兵繞登東山，乘高以射我也，勢不支，遂敗，則是我依谷而敵絕山，遂以挫敗也。『絕山』當以李筌『守險』賈林『跨山無後患』之說爲是。

視生處高，

〔訓義〕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陳皞曰：『若地有東西，其法如何？答曰：然則面東也。』基博按現代戰術，以飛機大炮爲利器，而處軍以得掩護爲有利；

「視生處高」則予敵人以攻擊之目標，未爲有利也！

戰降無登，

（訓義）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下也。」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可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

（訓義）張預曰：「凡高而崇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爲法。」基博按克老山維茲亦論山地之處軍相敵，與平地全異；其書第五卷論戰鬥力，中有地形一章；第六卷論守，中有山嶽之守三章；第七卷論攻，中有山嶽之攻一章；皆論『處山之軍』而詳哉言之，有足以補孫子所未逮者；其持論以謂：『處山之軍，運動障害，利守不利攻，大抵強者攻而弱者守；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如處平原而爲守，祇以相當強力之若干支隊進攻，即不得不委而去之，衆寡之勢異也；若以處之山，則以寡弱之兵力，保廣大之地域，而爲堅強持久之抵抗者，往往有之！然未必其力與兵數之增加成爲

正比例；此山嶽之在弱者，所以爲避難所也！然可以用寡而不可以用衆；可用小部隊以爲受動之抵抗，而不能用主力以爲主動之反攻！山嶽者，與大河相同，可視之爲不易通過之柵牆，以障害敵軍之進攻，而制止之於僅有之通道；然後守者在山嶽之後方，以集中配備之兵力，襲擊敵軍之各個部隊，而斷其交通線，阻其歸路。當攻者之由山中前進也，所尤患者，不能維持其縱隊，若欲強維持之，僅有一條退路，而不無後顧之虞！然在山嶽，亦有在其他地形所無之一特性，卽能由一地點，瞰制他地點，是也。倘守者依谷以爲阻，而攻者絕山以處高，則守者爲所俯瞰，而曝露以受監視矣！則是利於守而不必利於守！山嶽之不利攻，以運動障害；而山嶽之不利守，亦以運動障害！設守山嶽者，以堅固不可攻之排哨，配置於各地，而全軍散布，如鐵釘之屹不動，則因之而反予攻者以大膽迂迴之餘地；蓋以其時攻者已不必懸念自軍之兩翼也！於是守者以制止攻者之迂迴，而陣地之線益伸張；以陣地之線益伸張，而正面薄弱；攻者乃集中兵力以突擊正面，而不向守者之兩翼迂迴；於時，守者若非以迅速之運動力，轉移兵力於正面以爲抵抗，則不能以救敗！然運動力之與山嶽不相容，則兵力之轉移不易，而鮮不爲攻者所突破！所以運動爲攻者之事，則山嶽爲守者之

利苟守者而亦有事於運動，則山嶽之爲不利亦同。所以山嶽可用小部隊以爲受動之抵抗，而不能用主力以爲主動之決勝也。夫守者之所以爲守而決勝者，非惟正面爲受動之抵抗，亦必同時在後方爲強有力之能動抵抗。然後方之能動抵抗，爲山嶽之所不許。第一，由後方以向前方，無可迅速行軍之道路；而戰術之奇襲，亦以土地不平坦而有妨。第二，以地形之障害，而成視線之障害，山地若由其緣端以望平原，則可俯瞰甚廣大之地域；而山地自身，則常如被蔽於黑暗之帳中，對地勢及敵人運動之展望不自由。第三，亦不無切斷退路之虞。雖在正面對敵之全壓力，由山地之遮蔽，而頗有可爲退路之保護者；又敵欲迂迴之時，亦以運動之障害，而多予以時間之損失。然守者在山中爲集中配備之時，則迂迴爲攻者之唯一法何也？蓋攻正面，則必與守者最堅強之主力相衝突也。然迂迴，亦非攻守者之側及背，而以切斷退路爲尤有效。蓋足有守兵之山中陣地，則背後之抵抗力更大也。使守兵有退路喪失之虞，則易以迅速收功；而退路喪失，乃山中守兵之所大懼。蓋一喪失而地阻隘，不能以兵力開拓血路而突圍也。然則山地，旣以妨害守者之俯瞰敵人，又以運動障害而不能應敵以轉移兵力，不得不爲受動之抵抗；抑亦以不得不阻扼所有之道路，而



不能無單線式戰爭之傾嚮；縱攻者無力包圍以切斷守者之退路；抑亦可集中兵力以突擊，而破碎守者之防禦線也！然守山者，不能不傾嚮單線配備！所謂單線配備者，蓋由互相依賴之一系列哨兵，而以掩護某地帶之謂也。欲直接掩護廣大之地帶，則其防禦線必無限延長以成一系列；而一系列之無後繼以不能持久抵抗，則其為攻者之易集中突破，可知也！特守山者，能以全軍配備於山背廣大高原之時，則可以消滅此等不利之大半而瞰制敵軍；正面既頗堅固，兩翼又難接近，而陣地之內部及背面，可保有運動之自由；此可謂理想之最堅強陣地也；抑亦不過理想而已！大抵山嶽，自中腹傾斜地以至山頂，必有數處以易接近者；而山頂之高原，往往狹小不足以配備大兵！觀奧國帝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革命戰爭，處山之軍，其配備未有包括全山脈體系！當時之軍隊，未有位置於山之背者，常沿斜面或高或低以為位置，而方向亦不一，或彼或此，或直角，或平行，或斜出，或順沿水流，或橫斷水流。至於一七九九年及一八〇〇年之諸役，法軍及奧軍，皆以其主要哨兵配備於溪谷，有遮斷溪谷以與為直谷配備者；亦有順溪谷之勢以為配備者；而山背不配備兵力，不過置少數之孤立哨兵而占領之以為覘望耳！蓋阿爾卑斯山脈之山背，無法以配備兵。

力，而舍溪谷配備以外無他道！或有疑而言者曰：『山背之高地瞰制溪谷也！』然而不然！蓋山背之小徑僅有，而得攀緣以上者，惟步兵；至於車騎之通路，無不沿溪谷以行也！所可慮者，或敵之步兵，出沒山背以射擊溪谷耳！特以阿爾卑斯山脈之大，則山背與溪谷之距離過遠，而欲憑山背以爲有效之射擊，雖在溪谷，亦不如想像之可虞！然此非謂溪谷之守，可以一無所虞也；乃別有虞，卽虞退路之切斷，是也！然攻者之切斷退路，亦劇不易；僅能以步兵由數處無連絡之地點，徐徐而下溪谷耳！凡守者之配備，可於敵之所易接近，而擇全線中央之陣地以置主軍；然後派遣部隊以佔領溪谷之出口，而置三人，四人，五，六人乃至以上之哨兵，略成一線；此線之延長，以一兩日間行程，卽六德里至八德里之距離爲普通；然因地制宜，亦有延長至二三十德里者。惟在相隔一二小時間行程距離之大哨間，往往有可通之出口，而於軍隊配備以後，始發見之者；亦有發見可置一二營之哨所，而不得不彌縫其闕，以與大哨連繫作配備者；當是時，支隊之佔領兵力，其區分有小至一步兵連乃至一騎兵連者；但在溪谷之陣地，曾無有能盡杜僻路仄徑以一一阻扼不得入者；而敵蹈瑕抵巇，漸以優勢之兵力下降而展開之，則守軍勢力衰弱，分布稀薄之哨兵線，無不突

破矣！然退卻而不得，山地向平原之出口，則各支隊不得不循溪谷以走，而在哨兵較多之支隊，往往不能以自脫；此奧軍之在瑞士作戰，所爲不得不以其軍三分之一乃至半被捕虜也！夫山嶽之守，以局部觀，似堅；而以全體衡，則弱。何者？山嶽愈高，愈不易接近，而兵力之分散愈大，且不得不愈大；蓋不能以運動爲作戰計畫，而有直接掩護之必要也！大哨僅第一線有步兵，第二線有數連之騎兵；惟中央所配備之主力，在第二線有二三營耳！然欲增援被攻擊之哨所，而置後方之戰略預備軍，罕有能維持以至最後者！蓋以正面延長之加大，而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若哨所一度爲攻者所佔有，縱以幾多之援兵，而未如之何矣！苟非細籀克氏之論，則不知孫子『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諸語之作何解！蓋『依谷』而『絕山』，以『視生處高』者，以爭地形之瞰制也。『戰隆無登』者，以避地形之瞰制也。至於攻守之宜，利鈍之勢，往復深切，克氏之論盡矣！

絕水，必遠水；

（訓義）曹操曰：『引敵使渡。』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

（訓義）梅堯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王皙曰：「內當作汭，迎於水汭，則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擊之。夫概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訓義）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

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泝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使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訓義）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何氏曰：「視生，向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不意也。」

無迎水流，

（訓義）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也，恐敵人開隄灌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恐敵人得以乘流而薄我也。」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漑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灌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

（訓義）張預曰：『凡近水爲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爲法。』基博按：水之爲流，有與行軍爲同嚮者，有與行軍爲直角者。與行軍爲直角者，所謂「絕水必遠水」也；「客絕水而來，則利於主，依水爲阻，而以禦敵之進攻，德之攻蘇聯也，爲由西向東，而蘇聯之河流，則由北向南，德軍每過一河，無不受阻，士兵耗喪，則以河流與爲直角也。與行軍爲同嚮者，處上流，勿處下流，所謂「視生處高，無迎水流」也。克老山維茲著書，第六卷論守，中有大小河川之守兩章；第七卷論攻，中有渡河一章，皆論處水之軍，其說以謂：「大河爲戰略之柵牆，可資以守，與山嶽同。惟山嶽節節可守，一處突破，未必全體崩潰；而大河處處可渡，一處強渡，遂以全河放棄，此則異也。凡處水上之軍，而圖所以爲守者，不出三途：第一，扼河爲守，而以阻敵不得渡者，其河必爲水量豐富之廣河大川，而其兵力必集中配備以在水之近傍也。何爲而在河之近傍也？蓋置兵在河之後方，徒以延長赴敵渡河點之路程耳！且沿河之路，以較路之由後方而嚮河畔者，必多平直而易通行，所以兵力之運動，與河成直角者難，而與河爲平行者易；此兵力配備，所以在河之近傍也。何以不置豫備隊於後方，而必集於沿河以爲守也？當知守河者，猝不易測，攻者之果從何處渡，不得不沿河流以無

限延長防禦線而傾向於單線式戰爭；何能再餘大兵團以配備河之後方！抑軍之集合，必費不少之時間；而守軍之強有力以阻攻者，無不在集中之配備也！倘配備哨兵線以守河，而置若干哨兵於各處；則攻者以優勢之火力，擊退此哨兵而事強渡，一處得渡，則三軍奪氣矣！惟守河者，無絕對之據點，無不虞攻之迂迴；而攻之迂迴，則攻者之兵力愈大，愈易；不可不察也！凡攻者，無不強渡一處以吸集守軍之抵抗；而別出兵迂迴他處以得渡，此誠數見不鮮之例？然攻者之大忌，在數地分渡；而分渡之數地，又勢懸絕而不呼應；則攻者以兵分力薄而爲守者所乘；蓋守者沿河行軍，而兵力易運動以集中；而攻者隔河行軍，則兵力難運動以集中也！惟沿河而以大軍分成數部隊以置守者，則不能無各部隊各個擊破之危險耳！其次，遠河岸以置兵而予敵渡河者，則以小河爲限。於時，守者必在遠河相當之距離內，佔領陣地；而其距離不得過遠！如攻者分數處渡河，而我軍之距河，必得乘敵軍之渡河而未及集合，可迎擊之！倘攻者渡河祇一處；則伺其行軍之爲一橋，一路所限制而不得展布；而我得及時以迎擊之於河畔。以此爲衡，而距離之如何爲相當，可知已！然攻者亦或以數處或一處渡河，故布疑陣以吸集我兵力；而實則別出兵迂迴以擬我後。苟守者反兵以

擊迂迴軍，則爲當面渡河之敵軍所乘！然則如何而可？曰：當乘迂迴軍未及薄我之時，而以迅速之強力，迎頭痛擊當面之敵軍；如當面渡河之敵軍摧破，而迂迴我後之敵軍，深入而援不接，抑亦何能爲役也！惟守者之陣地，不宜分散，宜厚集其力以圖決勝；而尤宜有最高度之猛烈！凡戰爭，不能以猛烈之意志，而爲堅確之企圖者，無不歸於失敗也！如在平原，無戰鬥之勇氣，而欲憑廣河深谷，阻敵以自全，亦幾見能倖全乎！蓋以其於自己之陣地，不必有真實之信賴，而將帥以下，皆充滿不安之意念；夫有此不安之意念者，往往震眩於當前之情實，而不知所以爲計焉！然則守者，若不知利用守勢之憑藉，迅速之行進，地理之通曉，以及運動之自由，而相機應變；雖憑有利之河川，而以資敵，未見其爲利也！其三，進佔河之對岸以爲守者，其陣地必非常堅固；否則守者背水而陣，予敵以可乘！若陣地堅固而敵不敢犯，則敵以此不得渡河而爲我緊縛！使敵不相攻而逕渡河，則其交通線，必被守軍遮斷；然當知此時守軍之交通線，亦被威脅；於是兩軍一彼一此，往往互爲迂迴，而處水上之軍，實則用此法者甚少，不過姑備一說，而爲以前兩法之補助耳！凡河，無不爲天然之障害，而有利於守。然言守者，不可不辨河流之與國境，將平行而流乎？抑與之爲直角乎？使其平行而



流，將在守軍之後乎？抑在敵軍之後乎？方敵軍前進，而有大河橫亘在其後，則行軍不能無後顧之虞；蓋以其交通線僅限於數處之渡河點，而有退路被斷之虞也。若河流在守軍之後，相距一日之程，而佔有多數安全之渡河點，以在國境，而易掩護以維交通線之安全；彼此相形，利可知矣！倘河流而爲直角，亦多有利於守；第一，守者以河爲據點，而得利用河流直角注入之溪谷，以佔領許多良好之陣地。其次，攻者不得不放置兩岸之一而前進；或以兵分爲二以前進。然敵分兵爲二之時，其利無不歸於守者之主，以其較有多數安全之渡河點，而兵力之運動爲易也！使攻者放置兩岸之一而前進，則守者得以兵瞰制其側面；此所以亦利於守也！惟直角之河流而作爲輸送路時，則又利屬於攻；蓋攻者之交通線，必比之守者爲長大而困於輸送；今得直角之河流，而泛舟以順流上下，不亦大利乎！今按孫子曰：『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則克氏所論之第一法，扼河爲守而阻敵以不得渡，乃孫子之所不欲也！孫子曰：『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則克氏之第二法，所謂『遠河岸以置兵而予敵渡河』也；特克氏以小河爲限耳！凡事有宜，不得盡言！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訓義）陳皞曰：『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張預曰：『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也；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訓義）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山背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溺也。』

此處斥澤之軍也。

（訓義）張預曰：『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爲法。』其博按『斥澤』之『斥』，不必作『鹹鹵之地』；解當依梅堯臣訓『遠』。蓋鹹鹵之地，中國惟西北山陝一帶有之；而孫子生長於齊，用事於吳，沼澤固所在多有；何來鹹鹵之地也！所謂『斥澤』者，自係沼澤之廣者耳！克老山維茲著書，第六卷論守，中有沼澤一章；第七卷論攻，中有沼澤、汜濫、森林之攻一章；皆論處斥澤之軍，其說以謂『沼澤之形成切斷地部，而利於守，頗與河相似，而有不同。蓋守河者，憑河以爲守；而守沼澤者，扼堤以爲守。一線長堤，四望沼澤，而攻者之渡沼澤，不如渡河之易，則以造堤不如造橋之易，蓋渡河，

則先用舟船以渡前衛於對岸，然後從事於造橋；而沼澤，則以一片漸洳，步兵拔涉，常以板渡；願沼澤之幅員，視河爲廣；而以板渡沼澤，比之以舟渡對河者，勞費與時間什伯之也！如沼澤之中，有非橋不渡之河，則先頭部隊之渡對岸更難；蓋單板可以渡個人，而不任運載架橋所須之重材料；此攻者之所以力避沼澤而必出以迂迴也！如攻者徑犯守軍所扼之堤，則以堤道之細而長，而守軍之射擊倍準，火力倍猛！夫冒守軍之火力，而以渡全長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德哩之堤道，其死傷之烈，豈渡河以涉一橋者所可比喻乎！是故守者祇堅扼所佔之堤道，卽可以火力控制敵人而不得進矣！惟堤道以外，無絕對不能迂迴之理；如有可以迂迴而通過之一處，斯可以破壞其防禦線矣！然有舉國氾濫，以可成一大沼澤，而不予攻之迂迴者，則惟一國家之荷蘭，是也。蓋荷蘭國土，爲乾燥之牧場或耕地，而有深廣無定之千溝萬澮，縱橫野畫，轉相灌注，以匯流入航行之大運河。大運河之流行，亦四面八方；而大運河之兩岸，設堤爲防，非有橋，不能以渡，蓋全國之地面，不惟低於海面，而亦低於運河之水面，故非夾岸爲堤，不足以防水之氾濫也！如決堤放閘，則全國氾濫；而僅有高堤以出水面，通行道；雖氾濫之深，不過三四英尺，而四望汪洋；亦有可以徒涉之處，然有千溝

萬澮之深沒水底，苟一涉足其中，無不滅頂有凶！其國每當寇深國危之日，其人卽爲決開放水之策，則攻者前進之路無幾，而行軍必循狹堤，堤之兩側，無不有溝，而兵力之運用不自由；守者祇集中兵力，扼僅有之高堤以拒敵；敵軍所在之處，無不爲氾濫所障害以妨其展開；其利於守，爲何如乎！特以氾濫爲設險，不能不受冬季之時制，一七九四年及一七九五年，法軍進攻之有成功者以此；然亦以嚴寒之冬季爲限耳！則沼澤之不利於攻可知；而孫子言「絕斥澤，惟亟去無留」者，倘爲攻之力避沼澤以必出於迂迴者言之，而不必如梅堯臣所云「曠蕩難守，故不可留」也！

平陸處易；

（訓義）張預曰：「平陸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於馳突也。」而右背高，前死後生；

（訓義）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丘。』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故戰便於車馬也。」賈林曰：「岡阜曰生，戰生曰死。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後在右，回轉順也。」梅堯臣曰：「擇其坦易，車騎便利。右背丘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所便。」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

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爲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訓義）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凡此四軍之利，

（訓義）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訓義）曹操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梅堯臣曰：「四帝當爲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張預曰：「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凡軍，喜高而惡下；

（訓義）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基博按：克老山維茲著書，第五卷論戰鬪力，中有瞰制一章，申論軍之所以「喜高而惡下」，其說以謂：「兵學瞰制之

一語，有獨特之魔力；而土地之影響於兵力，無不以此語之想像；例如瞰制陣地，鎖鑰陣地，及戰略之機動等，亦源於瞰制之想像而生魔力也！凡力之運用，由下向上難；由上向下易；物理如此，兵法亦然！蓋行軍之自下而上，則以高地之難接近，而運動障礙；一也。射擊之自上而下，以視自下而上，射擊之距離相同，而自上而下之命中率大二也。至於展望，則以俯瞰而所見者遠，歷歷在目；三也。是故置陣山嶽之緣，俯瞰敵軍而泰然自得；以視敵軍之處下者，仰瞻我軍而愀然有失；其士氣之沮喪，較諸地形之劣弱爲尤甚！此軍之所以喜高而惡下也。顧究其實，瞰制亦不能不受地形之制限！設我置陣於山嶽，而山嶽之下，森林繁茂，岡嶺起伏，則展望卽以障礙，而不能俯視一切以盡覽無餘；一也。凡軍之處下者，固以高地之難接近而運動障礙；然亦僅以自下而上之前進時爲限；若自上而下之前進，亦未見運動之易！倘兩軍爲大溪谷所隔截時，幾見居高而臨下者，遽能接近以相薄耶！若處下者欲致高地軍於平地以爲戰時，則接近之難，在山地軍；而運動之易，則爲處下者所擅有矣！二也。至射擊之瞰制，獨爲居高而臨下者所擅有；然接近之不易，與射擊之瞰制，皆僅資居高而臨下者以利於爲守；蓋在陣地靜止者之得資以爲用；而在運動者，則不能資以爲用；三也。

所以瞰制利於守，而可發生之瞰制，僅限於山嶽陣地之能堅持；而山嶽陣地之不易堅持，已具論之！然行軍者未佔領溪谷相接之山嶽，要不可駐軍溪谷而爲敵人所瞰制耳！則克氏之論瞰制，亦不如想像之有利，故稱之曰「魔力」；要不過魔力之想像而已！願孫子以「視生處高」致傲於處山處水之軍，以「處易而右背高」致傲於處平陸之軍；不過見軍之「喜高而惡下」而以擅瞰制之利耳！

貴陽而賤陰；

（訓義）王皙曰：「久處陰濕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張預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養生而處實；

（訓義）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王皙曰：「養生，謂水草糧糈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訓義）張預曰：「居高而陽，養生處高，可以必勝；地氣乾燥，故疾癘不作。」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訓義〕杜佑曰：「隄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陽而右背之，戰之便也。」王皙曰：「處陽則入舒以和，器健以利也。」張預曰：「背高所以爲險固也。」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訓義〕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訓義〕曹操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杜佑曰：「上雨，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遏水之占也。」王皙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張預曰：「沫，謂水土泡漚。」陳啓天曰：「此句亦言處水上軍之法，想係錯簡在此；宜移於上文『令半濟而擊之利』句下。」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

〔訓義〕王皙曰：「『絕澗』當作『絕天澗』，『脫天字耳。』張預曰：「谿谷深峻，莫可過者，爲絕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爲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爲天牢。林木縱橫，葭葦隱蔽者，爲天羅。陂池泥



灣，漸車凝騎者，爲天陷。道路迫隘，地多坑坎者，爲天隙。凡遇此地，宜遠避，不可近之！」基博按張預曰：「林木縱橫，葭葦隱蔽者，爲天羅。」則「天羅」者，森林之地也。森林，亦利於守而不利於攻；則「亟去之，勿近」者，當爲客而不爲主。克老山維茲著書，第六卷論守，中有森林之守一章；第六卷論攻，亦有章涉及森林；皆論處森林之軍，其說以謂：「林，有茂密深阻之森林；有面積廣闊之植林；兩者之資以爲守不同。蓋植林者，樹木稀，不如森林之茂密；通路多，不如森林之深阻；而守者得之，不可不置之障地之後！蓋守者眼前之展望，不可不視攻者爲廣大！何者？則以守者之兵力，自視攻者爲寡弱；而憑阻恃深，不得不視攻者以遲緩展開作戰計畫爲有利；若有林在前以布置防禦正面；則瞻望弗及，而以運用兵力，如盲者之與行人相撞矣！倘置於後以布防禦線，則防禦線內之所得爲者，不獨以遮蔽敵眼；抑亦可掩護退卻；此之爲利，不亦大乎！惟植林多限於平地；而茂密深阻之森林，則有山嶽之特質；倘守者於森林後方，爲可多可少之集中以待敵軍，而由森林之隘路，猝出以襲擊之；則攻者之前進受阻可知！倘攻者猛進而守軍後退，則以森林之通路，無不長大而深阻，羊腸縈曲，足以掩護退卻；其爲守者之利又可知！惟森林雖以深阻，無不有若干間道以利小支

隊之侵入；而小支隊之侵入，亦如滴水之滲浸大堤，而千里之堤，無不潰於蟻穴之微，以擴大成氾濫也！抑亦有其例外；如俄國與波蘭之廣大帶，幾爲森林所蔽；而攻者如無足以突破之力，迷路以不知所出，而在森林之黑暗中，敵人變幻出沒，左右前後，不知襲擊之自何來，旁皇無主，危莫大焉！豈非孫子之所謂『天羅』乎！至於『絕澗』、『天牢』、『天隙』，殆不離乎所謂『谿谷』也。『天井』、『天陷』，則不外乎所謂『沼澤』也。特多爲之辭，以見地形之複雜，而不可以一概論耳！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訓義）李筌曰：『善用兵者，致敵至受害之地也。』杜牧曰：『迎，向也。背，倚也。』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我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

軍旁有險阻，蔣，濱，井生葭葦，山林蘄蒼，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

（訓義）杜佑曰：『此言伏姦之地，當覆索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地也。蔣者，水草之叢生也。濱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山林者，衆木所居也。蘄蒼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

相地形也；此以下，察敵情也。』張預曰：『險阻，丘阜之地，多生山林；潢井，卑下之處，多產葭葦；可以蒙蔽，必降索之；恐兵伏其中；又慮姦細潛隱，覘我虛實，聽我號令。伏，姦當爲兩事。』陳啓天曰：『井字當爲并字，因形近而誤；并生，猶言叢生也。』

右第一節，論處軍。基博按孫子以兵之利爲得地之助；是以處軍，必相地形。而克老山維茲著書，第六卷論戰鬪力，中有地形一章，亦論相地以處軍，其說以謂：『完全之平原，不過以展開兵數甚少之部隊，而戰鬪於一定之時間耳！若用兵數較多之部隊，而爲時間較長之戰鬪，則戰鬪不限於平原；而山地之戰鬪，與平原絕異！夫平原，無障礙，無掩護；然離平原以言地形，則不能無障礙與掩護！而所謂障礙與掩護者：運動之障礙，一也。俯瞰之障礙，二也。炮火槍火之掩護，三也。及進而究其所以成障礙與掩護者：或以土地起伏之勢。或依森林，沼澤及湖沼等之自然狀態。或則依耕耘而地面之變態。皆不得以平原爲衡者也。是故平原以外之地形有三：其一爲山地。其二爲耕耘不得施，而爲森林與沼澤之地。其三則耕耘之地，是也。然地之耕耘，亦隨地隨國而淺深異施，不能一律；獨佛蘭特，好斯敦及其他地方之耕耘，則大有資於障礙與掩護；蓋以其地爲無數之壕溝，牆垣，生

籬及堤所切斷；而有孤立之村莊與小叢林，星羅棋布以點綴其間也。然則地形之利於戰爭者，惟平坦而耕耘不盛之土地耳！特守者不得不資土地之障礙以爲用時，則非所論！森林以障礙俯瞰山地以障礙運動而耕耘盛之地，則可以障礙俯瞰，而不如森林之甚，亦以障礙運動而不如山地之甚！山地固以運動障礙爲主，然非不能運動，不過在山地，不過不能隨地以自由前進行動，縱其能之，而不能不須多數之時間與勞力也！至於森林，則不惟俯瞰展望之難，而運動亦難，蓋以展望之難，不知何途之從而進出也！然運動愈障礙，俯瞰愈障礙，地形愈複雜，則總司令官之展望愈小，指揮愈失，而將校之名級愈低，指揮愈有效，士兵之部隊愈小，威力愈發揚，於此時也，惟有人自爲戰之膽勇，技能與睿智以決定一切耳，而總司令官之權威無與也！縱以國民戰爭之民衆叛亂，雖各人之技能與睿智無可稱，特以各人意氣之激昂，一往無前，而運動兵力之分散，因地形之複雜，以寡擊衆，而成卓越之戰功者，豈無其人其事乎！特不能離障礙多，掩護多之山地，森林地以從事耳！山地，森林地以及耕耘盛之地，凡運動障礙之地，騎兵之不能用，已無待言，而在森林繁茂之地，則炮兵亦不能用，蓋無有效使用之展望，與可以運搬之道路也！然在山地以及耕耘盛之地，則炮

火之掩護物多有，而炮兵之不利不甚大！抑敵人亦以掩護多而襲擊易，往往出步兵以猝襲我炮兵陣地；則以火炮之運搬笨重，而炮兵驚擾，往往委而去之，以爲敵有特山地，則以敵人之運動障礙而接近不易，可以增加炮兵之效力焉！然凡困難險阻之地形，他種兵之運動障礙者，惟步兵有決定之卓越耳！今以克氏之說，而證諸孫子所論處山，處水，處斥澤以及絕澗，天牢，天陷，天隙，皆運動之障礙也；天井，天羅以及險阻，蔣橫，井生葭葦，山林鬱蒼，皆俯瞰之障礙也；卽如九變篇所言『圯地無舍』、『絕地無留』、『圍地則謀』，亦皆運動有障礙也。至云『衢地合交』，則以運動無障礙也。可以處平陸之軍處之！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訓義〕陳縡曰：『敵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若遠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

其所居易者，利也。

〔訓義〕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

也。」賈林曰：「敵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從之也。」張預曰：「敵人捨險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於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基博按賈林註所據本，作「其所居者易利也。」與杜牧張預不同。衆樹動者，來也。

（訓義）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若見林木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爲兵器；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訓義）曹操曰：「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爲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爲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屯，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爲疑也。」鳥起者，伏也。

（訓義）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藏，觸鳥而驚起也。」李筌曰：「藏兵曰伏。」張預曰：「鳥適平飛，至

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訓義）陳皞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訓義）張預曰：『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訓義）王皙曰：『車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也。』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疎遠，故塵低而廣。』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

(訓義)李筌曰：「煙塵之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夜遁。薪採，卽其義也。」  
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達。」王皙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  
基博按筌以「樵採」字爲「薪採」。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訓義)杜牧曰：「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故塵少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訓義)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堅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聞來，必善食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閼與非趙所有矣！」奢旣遣秦閒，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

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

(訓義)杜佑曰：「詭，詐也；驅，馳也。示無所畏，是知欲退也。」王皙曰：「辭強，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愬也，



來日，請相見。」晉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訓義）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陣疆界也。」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車其旁，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陣，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訓義）陳皞曰：「言無約而請和，蓋總論兩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無故請好和者，此必敵人國內有憂危之事，欲爲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爲和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訓義）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

半進半退者，誘也。

（訓義）杜牧曰：『僞爲雜亂不整之狀。』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倚仗而立者，飢也。

（訓義）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渴也。

（訓義）杜牧曰：『命之汲水，未汲而先飲者，渴也；視一人，三軍可知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訓義）杜佑曰：『士疲勞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進擊者，疲勞也。』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

鳥集者，虛也。

（訓義）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止其上者，其中虛也。』張預曰：『凡敵潛退，必棄營。』

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也。」

夜呼者，恐也。

（訓義）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張預曰：「三軍以將爲主，將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軍擾者，將無不重也。

（訓義）陳皞曰：「將法令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中陳而立，有頃卽定。此則能持重也。」

旌旗動者，亂也。

（訓義）張預曰：「旌旗，所以齊衆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  
吏怒者，倦也。

〔訓義〕杜牧曰：「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賈林曰：「人困則多怒。」粟馬肉食，軍無懸餼，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訓義〕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棄餼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爲力且久也；軍所餼，不復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

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

〔訓義〕李筌曰：「諄諄，翕翕，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也。」賈林曰：「諄諄，竊語貌；翕翕，不安貌；徐與人言，遞相問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張預曰：「諄諄，語也；翕翕，聚也；徐，緩也；言士卒相聚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數賞者，窘也。

〔訓義〕杜牧曰：「勢窮力窘，恐衆爲叛，數賞以悅之。」

數罰者，困也。

(訓義)杜牧曰：「人力困弊，不畏刑罰，故數罰以懼之。」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訓義)曹操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張預曰：「先輕敵，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衆叛，是用畏行愛，不精之甚；故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訓義)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梅堯臣曰：「方屈欲休兵，委質以來謝。」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訓義)張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訓義)王皙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訓義)王皙曰：「惟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爲敵所擒，明患不在於不多也。」  
甚博按：「足以併」

力』承『兵非益多，』言兵不以多爲益，而以併力爲足。『料敵取人』承『惟無武進，』言兵不徒以進爲武，而以料敵能取人。卒乃重言以申之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所以深致戒於武進也。

右第二節，論相敵。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訓義）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訓義）曹操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惰難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訓義）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張預曰：『文恩以悅之，武威以肅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

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訓義）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

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訓義）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王皙曰：『知此者，始可言其併力勝敵矣。』基博按此曰：『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所以明令行之不徒恃威立，而尤貴親附也；乃與上文『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句，反正相映，非威令之謂也。

右第三節，論得衆，蓋承上併力而申論之也。欲求併力，必先得衆；卒親附，令素行，而後可以言得衆。處軍相敵，而終之以得衆，此行軍之本也。卒不親附，令不素行，則何以併力而收料敵取人之功哉！

## 地形篇第十

(解題)王皙曰：「地利，嘗周知險隘，支持之形也。」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基博按行軍必明地形，故次行軍。惟行軍篇所論處軍，亦屬地形，與此少異者，蓋行軍篇之論，所以自處，而此所論，則旨在應敵也。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險者，有險者，有遠者。

(訓義)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訓義)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也。」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阨，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賈林曰：「處高，易於望候，向陽，視生，通糧道，便易轉運。」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高居



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絕，然後爲利。」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訓義）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爲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陳皞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爲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訓義）賈林曰：「支者，隔險阻，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愛，僞去引敵，半出而擊。」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去，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爲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訓義)曹操曰：「隘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逕，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張預曰：「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滿齊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吳起曰：「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訓義)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崢澠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梅堯臣曰：「先得險固，居高就陽，待敵則強；敵苟先之，就戰則殆，引去勿疑。」基博按此卽行軍篇論處山之軍之

所謂『絕山依谷』而克老山維茲著書論山嶽之攻與守孰能配備全軍於山背之廣大高原者，孰則瞰制敵軍以有利；此所爲『必居高陽以待敵』也！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訓義〕曹操曰：『挑戰者，延敵也。』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十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延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也。』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待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訓義〕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基博按：『通形』謂運動之無障礙者也。其他『挂形』、『支形』、『隘形』、『險形』、『遠形』皆運動之有障礙者也。至於『遠形』則運動之無障礙，而處戰地以待敵，斬致人而致於人也。六地之外，有突形者，可以攻，難於守。希特勒以一九三九年九月進攻波蘭也，波蘭之波森突入德境，北有東普魯士，南有斯洛伐克，三面爲德所圍，以成一突角；如

不以攻，則形勢孤懸而無法守。希特勒以南北兩集團軍，各自爲鉗，而後合兩集團軍南北夾擊，以成一大鉗形。波蘭倉皇應戰，而欲以波森軍反攻，挽此頽勢；不意反攻以深入，能進而不能退；遂爲德軍殲焉！此突形之危也。今日日本狡焉啓疆，以勞師襲遠，不期而成突形者三：深入危地以不得自拔矣！歐美兵家亦有論者，以謂：『日人開疆拓土，分兵四出，而在中國東北以及中國與泰越，成突出之三楔形，而可以利敵人之鉗形夾擊者也！北部楔形，在中國之東北，其東北兩面，爲蘇聯所包圍；而西北則受蒙古之包圍，其勢如波蘭西部之凸角。中部楔形，爲中國淪陷各省，則北受蒙古之威脅，而西有中國之大軍，南則中英荷奧同盟之聯軍。南部楔形爲泰越，與日本三島，攘土相隔，祇一孤島而已；而中國緬甸所包圍者也。此三突角者，殆日人歷年戰勝攻取之所獲；然壤土遼闊，聲勢不接，而隔離之三大戰場，連兵久不解，當得幾許兵力以能維持耶！如敵人分道以進，如以海上而論：日本全部島嶼，無不在敵人控制之下！而委任統治羣島，則分布於美國所控制之太平洋上。如美國海軍得利用英荷及蘇聯在遠東之海軍根據地，豈惟可以控制東京之外圍各小島，抑亦以控制日本本部！日本本部之外圍小島，雖亦足資擁衛；然星羅棋布，兵勢亦分！以十軍艦佔十島，

不如五島而有十五軍艦者之力爲雄，進攻退守，此理易明！所以海軍國日本之弱點，卽在海上，而日本海軍之所欲敵者有三：以海參崴爲根據地之蘇聯潛水艇及軍艦，一也。太平洋上之美國海軍，二也。南太平洋之英美荷聯盟軍艦，三也。然則戰場之成三楔形，豈惟陸上，抑亦海戰！日本海軍之於三者，不論其在任何之一海上集中，必以成其他海上之空虛，而予敵以進攻之機矣！日本海軍，豈特無勝利之望；抑欲以斷敵人海上之交通，而亦不能也！日本有驅逐艦百艘，倘以集中於面積有限之一海上，而攻擊一敵人，威力自不可侮！今則以百艘驅逐艦，零星分散，從庫頁島以至西貢，又自泰國以至甲盧特島，汪洋浩渺，亦何能爲！反軸心之英美荷澳諸國，可以其軍艦與商船，駛行於幾多不同之航線，而以接濟其攻擊各楔形之軍隊；每一艦船，護以巨型巡邏轟炸機；如此，則日本有八十艘之潛水艇，而出沒於大海之汪洋；何足算也！安能以阻絕海上之交通耶！然日軍之在陸地，亦不能以阻絕交通，而撓敵人之進攻也！日軍之前進，不過以迫反軸心國之軍隊，退駐便利之地，而得源源之接濟。中國陸軍，以重慶爲根據地，比在武漢更堅強。英美聯軍在印度澳洲作戰，比之泰國華南，更易增援！然反軸心國之軍隊，可以後退部署進攻，於軍心士氣無傷也！日軍則

可進而不可退；一退，則人民失其勝利之信心，士兵喪其戰鬪之勇氣，國勢瓦解，不僅敵軍之進迫東京而已！日本既不能退出任何戰場之一楔形，以沮士氣，墮民志；則亦不能在任何之一凸角，集中兵力！今日軍之在海陸各戰場，戰勝攻取，無不佔優勢；一至兵力分散，優勢亦何能保！然日本欲以保戰勝攻取之所獲，而持守於勿失，兵力不得不分散於時，反軸心國之軍隊，倘海陸並進，一時并力，如德軍之於波蘭，每一楔形，各施以鉗形之夾擊，日其殆哉！

### 右第一節，論地形。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訓義）張預曰：『凡此六敗，皆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訓義）曹操曰：『不料力。』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不可輕戰；況奮寡以擊衆，能無走乎！』

卒強吏弱，曰弛。

〔訓義〕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吏強卒弱，曰陷。

〔訓義〕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強獨戰，徒陷其身也。」梅堯臣曰：「吏雖強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卒素乏訓練，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訓義〕曹操曰：「大吏，小將也。」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遇敵怨懟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訓義〕梅堯臣曰：「儒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張預曰：「將

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爲將若此，自亂之道。」基博按軍隊之不可以平等，軍人之不可以自由，不輪專制與共和，民治與君主，一也。然軍紀之弛，必由革命；革命之後，又振軍紀；而軍紀之弛，由於「將弱不嚴」。由於無賞罰法之革命也，拿破崙爲將，以告於執政曰：「吾法之人，幾會知所謂自由平等；而惟一之情操，在尊榮！自古迄今，幾會有共和國，而廢止榮譽徽章之頒獎者乎？我未之見也！諸君以爲理論之分析，可以鼓士氣，而使之奮勇打仗乎？諸君過矣！諸君理論之分析，祇可以資科學家用於書齋；而軍人之所欲者，榮譽也，顯耀也，重賞也！」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之日，布爾什維克嘗以革命之精神，措而施之治軍；卽軍人互稱同志，上下平等，而廢止上官之敬禮，是也。軍隊平等，軍人自由，而司令官及各級指揮官，失其權威。上官有命，亦不能責以服從；而士兵肆言以譏評上官，無所忌憚；人雜言靡，而士兵之權力，乃陵駕司令官及各級指揮官而出其上焉；此孫子所謂「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者也。雖革命可以成功，而禦外亟待整軍；迄一九三九年蘇芬之戰，而益以徵紅軍之必革新！先是提摩盛科以一九三九年五月，受命爲國防委員長，



所以革新紅軍軍紀者有六：（一）制定紅軍高級指揮官之稱號。（二）訂紅軍懲罰令。（三）廢止紅軍之政治部員制。（四）實施青年之軍事訓練。（五）制定下級士官及兵卒之稱號。（六）對上官之敬禮。質言之，卽規復軍隊階級，力矯平等自由，是也。上官有命，絕對服從；如或抗違，必加嚴刑；雖用暴力，亦所不禁。倘上官而煦煦爲仁，以寬貸不從命者，則軍法會議必予上官以懲戒之裁判；蓋以裒『將弱不嚴，教道不明』之失也！其宗旨，在提高上官之權威，而其樞機，則在勵行紅軍之禮儀。自司令官以迄下級士官，相呼以官。士官之於上官，兵卒之於士官，無論軍中，或道旁，相遇必致敬；否則罰無貸！所以然者，亦以軍隊平等，軍人自由，而不免於『陳兵縱橫』以『致亂』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訓義）李筌曰：『軍敗曰北。』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強，皆奔北之理也。』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

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趨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爲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千人，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之也。」張預曰：「設若奮寡以擊衆，驅弱以敵強，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爲先鋒，兵必敗北也。凡戰必尸精銳爲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強。』」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訓義）張預曰：『以上六事，必敗之道。』基博按『將之至任』凡兩見：一曰相地之道以料敵制勝，『將之至任』一也；一曰審敗之道以整軍經武，『將之至任』二也。善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自立於不敗而不失敵之敗，是故審敗之道以整軍經武，視相地之道以料敵制勝，尤爲先務之急。故下曰『地形者兵之助也』以見兵之先務，不在地形而別有在也。

右第二節，論六敗。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訓義）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此，地形可以爲兵之助。』張預曰：『能審地形

者，兵之助耳，乃末也；料敵制勝者，兵之本也。」基博按此語爲一篇之眼，而以承上起下。所謂「兵之助」者，有二義：一曰知地而不知敗，雖知地而不免於敗，此承上文言之也；一曰知地而不知彼知己，雖知地而未能制勝，此炤下文言之也。諸家註於上下文義未融貫。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訓義）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末皆知，爲將之道畢矣！」基博按「料敵制勝」者，下文知彼知己之事；「計險阨遠近」者，上文地形之事；上將之道，必兼二者。而「計險阨遠近」不過其一端，總以見地形者，不過兵之助耳。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訓義）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基博按「此」字義不兼指，蓋謂「地形者兵之助」之一義爾。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訓義)杜牧曰：「主者，君也。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尊，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跪而推轂曰：『闔外之事，將軍裁之。』」張預曰：「與其從令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訓義)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蹙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訓義)張預曰：「進退違命，非爲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國家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訓義)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挾纊；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

重也。」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訓義）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爲己害！」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訓義）陳皞曰：「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張預曰：「或知己而不知彼，或知彼而不知己，則有勝有負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訓義）張預曰：「既知己，而又知彼，但不得地形之助，亦不可全勝。」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訓義）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困；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利，而後戰也。」基博按：「知吾卒之可以擊，」「知敵之可擊，」「知地形之可以戰，」三者具而後爲「知

兵！然所以「動而不迷，舉而不窮」者，豈惟學理之深知，抑亦有藉於經歷！美國出征總司令潘興以一九一七年出兵援英法協約，既抵巴黎，而所以詔部屬者則曰：「凡司令官之指揮作戰，及處理運輸給養，其成功端賴實際之研究！所謂軍事學者，原不外應用常識於軍事行動而已！深奧之名詞，理論之探討，雖能使戰術神祕化；實則軍事天才，終不外根據經驗及理解，以求簡易原則之實施而已！」誠哉是言！今觀十三篇書，孰非根據經驗之理解，以求簡易原則之實施乎！苟騁玄談，必入歧途！欲知兵者，不可不先知乎此！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地知天，勝乃可全。」

（訓義）李筌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孫星衍曰：「上文云：『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故此云『知彼知己』也。上文又云『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故此云『知地，』蓋地形者，兵之助，故孫子重言之也。上文諸言『勝之半也，』故此云『可全』以足其義，所謂全勝。」

右第三節，論地形者兵之助。鄭友賢曰：「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也？曰：懼後世學

兵法者泥勝負之理於地形也，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將之道也。太公論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亂，曰北，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勝敗之理，不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九地亦然，曰：『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驅三軍之衆，如羣羊往來，不知其所之者，將軍之事也。』特垂誠於六地九地者，孫武之深旨也。

# 九地篇第十一

(解題)張預曰：『用兵之地，其勢有九；此論地勢，故次地形。』  
基博按此篇勘地形篇未發之蘊而補其義。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

(訓義)曹操曰：『此九地之名也。』

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

(訓義)杜牧曰：『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何氏曰：散地，士卒恃土，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爲散地。』張預曰：『戰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鄭人將伐楚師，楚鬬廉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恃近其城，莫有鬪志。』果爲楚所敗，是也。』  
基博按孫子之說，可以備一義，而未闕其全！人君自私其國，人民不愛其國，而大敵猝至，誰則肯冒九死以爲獨夫保私產者！故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也。然國者，民之所託命也；廬墓之所在，財產之所寄，生於斯，長於斯，聚骨



肉於斯，一旦強敵憑陵，國破，則家亦亡。『自戰其地』，則人懷必死，守望相助，何『散地』之有！春秋之世，管仲相齊桓公，而作內政，以寄軍令，制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一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伍之人，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驩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則是因百姓愛鄉之心，作三軍同仇之氣，而搏壹其志。『自戰其地』，何『散』之有！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歐戰開始，俄遣大將勒嫩坎夫與三索諾夫以陸軍八十萬人，大礮一千七百尊，分兩路侵入東普魯士，銳不可當，於是威廉二世起興登堡爲東方第八路軍總指揮，而興登堡以第二十軍團爲中堅，當三索諾夫曰：『以寡敵衆，兵力已薄，然薄則有之，弱則未也！其士兵皆籍東普魯士，不力戰，無以保其鄉里；父母兄弟，妻子姊妹，無不爲俄俘！我知同仇敵愾，必能僂力禦侮，如鋼之堅，不可撓也！』果以大挫俄軍，此非『自戰其地』乎？然而僂力禦侮，衆志成城，何『散』之有焉！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訓義）王皙曰：「初涉敵境，勢輕，未有鬪志也。」何氏曰：「輕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輕返易。」張預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是輕返之地也。」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訓義）杜牧曰：「必爭之地，乃險要也。」張預曰：「險固之利，彼我得之，皆可以少勝衆，弱勝強者，是必爭之地也。唐太宗以三千人守成臯之險，坐困竇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訓義）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交戰對壘。」陳皞曰：「言其道路交橫，彼我可以來往。」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

諸侯之地參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訓義）何氏曰：「衢地者，地要衝，控帶數道。」張預曰：「衢者，四通之地。」基博按衢地者，道路四通，不可不先據之，以控制要害，示天下形勢，而莫敢不服，此所謂「先至而得天下之衆。」如春秋

時，晉楚之爭鄭；秦漢之際，劉項之爭滎陽成臯；是也。諸家以先遣使至其地，約和旁國，交親結恩爲說，未免迂曲失解。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訓義）曹操曰：『難返之地。』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還返師旆，不可得也。』張預曰：『深入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此難退之地也。』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

（訓義）張預曰：『險阻沮洳之地，進退艱難而無所依。』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

（訓義）杜佑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爲圍地也。』梅堯臣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也。』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訓義）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絕澗，外來則易，內出則難，誤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

挫，糧儲又無，而持久，不死何待！』張預曰：『山川險隘，進退不能，糧絕於中，敵臨於外，當此之際，勵士激戰而不可緩也。』

是故散地則無戰，

（訓義）梅堯臣曰：『我兵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鬪則不勝，是不可以戰。』王皙曰：『決於戰，則懼散。』

輕地則無止。

（訓義）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背險阻，士心不專，無以戰爲？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爲利。』  
爭地則無攻。

（訓義）曹操曰：『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也。』杜牧曰：『無攻者，謂敵人若已先得其地，則不可攻。』  
王皙曰：『敵居形勝之地，先據乎利，而我不得其處，則不可攻。』

交地則無絕，

（訓義）杜牧曰：『川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使斷絕，恐敵人因而乘我。』

衢地則合交。

(訓義)曹操曰：「結諸侯也。」張預曰：「四通之地，先結交旁國。」基博按「合交」者，謂合兵交戰也。諸家解未的，詳見九變篇。

重地則掠。

(訓義)孟氏曰：「因糧於敵也。」梅堯臣曰：「去國既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絕，則掠畜積以繼食。」圯地則行。

(訓義)曹操曰：「無稽留也。」梅堯臣曰：「當速行。」

圍地則謀。

(訓義)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道又迂，則發謀慮以取勝。」

死地則戰。

(訓義)陳皞曰：「陷在死地，則軍中人人自戰，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也。」賈林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梅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也。」

右第一節論九地之變，屈伸之利。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訓義）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僞形，或張奇勢，或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意懼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慮，應左則右隙，使倉皇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訓義）張預曰：『彼雖驚擾，亦當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訓義）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敵人甚衆，將又嚴整，我何以待之耶？』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訓義〕曹操曰：『奪其所恃之利。』李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爲祕要也。所謂愛，謂敵所便愛也。』陳皞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願之事，皆可奪也。』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訓義〕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梅堯臣曰：『兵機貴速，當乘人之不備！乘人之不備者，行不虞之道，攻不戒之所也。』何氏曰：『如蜀將孟達之降魏，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給達以安之。達得書，猶豫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以救達，宣王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一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下爲木柵以自固。宣王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

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陷，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尙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降蕭銑。衛公兵法曰：兵用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誡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塹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則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耶？答曰：『若此，則當卷跡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張預曰：『用兵之理，惟尙神速；所貴乎速者，乘人之倉猝，使不及爲備也。出兵於不虞之徑，以掩其不戒，故敵驚擾散亂，而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也。』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訓義）杜牧曰：『言大凡爲攻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我也。克者，勝也。』張預曰：『深入敵境，士卒專心，則爲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故趙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是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訓義）杜牧曰：『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守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陳皞曰：『所處之野，須水草便近，積蓄不乏，謹其來往，善撫士卒。王翦伐楚，楚人挑戰，翦不出，勤於撫御，并兵一力，聞士卒投石爲戲，知其養勇思戰，然後用之；一舉遂滅楚。但深入敵境，未見可勝之利，則須爲此計。』張預曰：『兵在重地，須掠糧於富饒之野，以豐吾食，乃堅壁自守，勤撫士卒，勿任以勞苦，令氣盛而力全，常爲不可測度之計，伺敵可擊，則一舉而克。王翦伐荆，嘗用此術。』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訓義)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

死，焉不得士人盡力！

(訓義)王哲曰：『人在死地，焉不盡力！』鄭友賢曰：『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爲二句者，何也？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吝其至微。死難於生也，甘其萬死之難，而況出於生之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身之大，而況用於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爲三軍之士，投之無所往，則白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況於生乎！身猶不慮，況於力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難者，安得不人人用力乎！『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斷爲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兵士，甚陷則不懼，

(訓義)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訓義〕李筌曰：「固，堅也。」杜牧曰：「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張預曰：「動無所之，人心堅固；兵在重地，走無所適，則如拘係也。」

不得已則鬪。

〔訓義〕曹操曰：「人窮則死戰也。」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鬪也。」尉繚子曰：「一賊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侔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訓義〕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收索而自得心，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訓義〕杜牧曰：「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旣去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張預曰：「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吏不得用妖祥之事，恐惑衆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滅厲祥，」此之謂也。倘士卒未有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

以使衆者，田單守卽墨，命一卒爲神，每出入約束，必稱神，遂破燕，是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訓義）張預曰：「貨與壽，人之所愛也，所以燒擲財寶，割棄性命者，非憎惡之也，不得已也。」  
合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

（訓義）李峯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感而流涕也。」  
投之無所往者，諸劔之勇也。

（訓義）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劔之勇也。專諸，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僚者。劔，嘗爲沫；曹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匕首劫齊桓公。」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訓義）梅堯臣曰：「蛇之爲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應。」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陳法也。八陳圖曰：『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博按張預之說，似乎確有證佐；然武之意，非喻陳法也；自係指患難共處之相救應如一體耳，細玩

其上下文可見。

敢問兵可使不率然乎？

（訓義）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訓義）張預曰：『吳越，仇讎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況非讎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訓義）曹操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杜牧曰：『縛馬埋輪，使爲方陳，使爲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爲專固而足爲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爲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足爲恃也。』陳皞曰：『人之相惡，莫甚吳越，同舟遇風而猶相救，何則？勢使之然也。夫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戰之地，使懷俱死之憂，則首尾前後，不得不相救也。有吳越之惡，猶如兩手相救；況無吳越之惡乎！蓋言貴於設變使之，則勇怯之心一也。』鄭友賢曰：『或曰：『方馬埋輪，』諸家釋爲方縛；或謂縛馬爲方陳者，何也？曰：解方爲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辭。蓋『方』當爲

「放」字，武之說，本乎人心離散，則雖強爲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柅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爲不散也。噫！車中之士，轅不得馬而駕，輪不得轍而馳，尙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以政而齊其心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訓義）陳皞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訓義）曹操曰：「強弱一勢也。」王皙曰：「剛柔，猶強弱也；言三軍之士，強弱皆得其用者，地利使之然也。」張預曰：「得地利，則柔弱之卒亦可以克敵；況剛強之兵乎！剛柔俱獲其用者，地勢使之然也。」基博按：「剛柔」者，兵之用。九地者，「地之理」。「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圯地則行」，「圍地則謀」，六者，「柔」以得「地之理」也。「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死地則戰」，三者，「剛」以得「地之利」也。故曰：「剛柔皆

得，地之理也。」諸家解似欠晰。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訓義〕梅堯臣曰：「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訓義〕梅堯臣曰：「靜以幽邃，人不能測；正以自治，人不能撓。」王皙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亂。」張預曰：「其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訓義〕曹操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訓義〕王皙曰：「已行之事，已施之謀，當革易之，不可再也。」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爲奇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訓義）梅堯臣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得慮也。」王皙曰：「處易者，將致敵以  
求戰也；迂途者，示遠而密襲也。」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人初不曉其  
旨，及取勝乃服。太白山人曰：『兵貴詭道者，非止詭敵也；抑詭我士卒，使由而不使知之也。』」基  
博按：「易其居，」梅堯臣作「更易」之「易」解，承上「易其事」讀入聲。而王皙張預似並作  
「險易」之「易」解，讀去聲。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訓義）王皙曰：「皆勵決戰之志也。」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  
羽濟河沈舟之類，是也。」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訓義）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訓義）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爲將之所務也。』

右第二節論將軍之事，在察人情之理，而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險者，卽指九地而言。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訓義）杜牧曰：『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之變化。今欲下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王皙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屈伸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者，深專淺散圍禦之謂也。』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訓義）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訓義）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張預曰：『去己國，越人境而用師者，危絕之地也。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言之者，戰國時，間有之也。』鄭友賞曰：『或』

問九地之中，復有絕地者，何也？曰：與師動衆，去吾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疆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畢書絕者，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還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絕，是爲絕顧益慮。』尉繚子踵軍令曰：『遇有還者誅之。』此絕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而絕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變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越境爲越人之國，如秦越晉伐鄭者，鑿也。一基博按武之意，自承上文而言，去國越境而師以致之絕地者，所以爲深則專耳，非云九地之外，別有絕地。鄭友賢之說，尙明而未融也。

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訓義）杜牧曰：『守則志一，戰則易散。』梅堯臣曰：『保城備險，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出而襲之。』輕地，吾將使之屬；

（訓義）曹操曰：『使相及屬。』杜牧曰：『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者備其逃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梅堯臣曰：『行則隊校相繼，止則營壘聯屬，脫有敵至，不有散逸也。』王皙

曰：「絕則人不相恃。」

爭地，吾將趨其後；

（訓義）杜牧曰：「必爭之地，我若已後，當疾趨而爭；況其不後哉！」張預曰：「爭地貴速，若前驅至

而後不及，則未可；故當疾進其後，使首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發先至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

（訓義）梅堯臣曰：「謹守壁壘，斷其通道。」張預曰：「不當阻絕其路，但嚴壁固守，候其來，則設伏

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

（訓義）杜牧曰：「結交諸侯，使之牢固。」基博按「固其結」為結陣以自固；非固結諸侯之謂也，

詳見九變篇。

重地，吾將繼其食；

（訓義）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絕也。」梅堯臣曰：「道既遐絕，不可歸國取糧，當掠彼以食軍。」

圯地，吾將進其塗；

（訓義）杜佑曰：『疾行，無舍此地。』李筌曰：『不可留也。』

圍地，吾將塞其闕；

（訓義）杜牧曰：『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反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魏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會於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訓義）杜牧曰：『示之必死，令其自奮以求生也。』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盡力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訓義）杜牧曰：『言兵在圍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  
不得已則鬪，

〔訓義〕梅堯臣曰：「勢無所往，必鬪。」王皙曰：「脫死者，唯鬪而已。」  
過則從。

〔訓義〕曹操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陳啓天曰：「按過字爲禍之借字。俞樾荀子平議云：『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過與禍通。漢書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  
「過則從，」謂軍在危禍之地，則易於服從命令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訓義〕梅堯臣曰：「已解軍爭篇中。」王皙曰：「再陳者，勤戒之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訓義〕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陳啓天曰：「按四五兩字，爲此三兩字之詛。十家註以四合五爲九，指九地誤。」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訓義〕王皙曰：「能知敵謀，能得地利，又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持，則雖大國，豈能聚衆而拒我。」

哉！威之所加者大，則敵交不得合。」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墮。

（訓義）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鄰援，不蓄養機權之計，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拔，其國可墮。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勾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爲越所滅。」張預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陳啓天曰：「此三十一字，當作一句讀。『信』音伸，猶逞也。『敵』謂彼此勢均力敵之國。『故其城』之『故』字，猶則也。『其』指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但求逞一己之私欲，而以武力威脅勢均力敵之國者，非謂敵也。此句猶謂不講求外交戰，以多爭與國，多養威重，但知以武力威脅敵國，求逞一己之欲者，則其城與國有反爲敵國攻破之虞也。以近事證之，日德義欲以武力橫行世界，結局必遭失敗，以其正犯孫子之戒也。」基博按『其城可拔，其得可墮』之兩『其』字，謂『霸王之兵』與上文『其衆不得聚』、『其交不得合』之兩『其』字，謂『大國』之『敵』者不

同說詳見序。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訓義）梅堯臣曰：「瞻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懸。」張預曰：「法不先施，政不預告，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陳啓天曰：「自『施無法之賞』至『然後能爲勝敗』四十九字，與上下文意均不連，疑爲上文『過則從』句下之脫簡。」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訓義）梅堯臣曰：「犯，用也；賞罰嚴明，用多若用寡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訓義）王皙曰：「情泄則謀乖。」張預曰：「任用之於戰鬥，勿諭之以權謀；人知謀則疑也。」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訓義）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訓義〕張預曰：「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爲戰，乃可存活也。項羽救趙，破釜焚廬，示以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虜秦將，是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訓義〕梅堯臣曰：「未陷危難，則士卒心不專；既陷危難，然後勝；勝敗在人爲之耳。」基博按「能爲勝敗」者，衆陷於害而人懷必死，則能爲勝；衆陷於害而人欲偷生，亦能爲敗。而所以能爲勝，無不由於洞察人情。法國拿破崙大帝之所以戰勝攻取者，亦以能洞察人情也。嘗造一炮台以當敵衝，其地孤危而無掩蔽，其大將慮無人敢守，於是拿破崙手書以揭其上曰：「大無畏者之炮台！」而所部人人效命以爭大無畏者矣！

故爲兵之事，在於順伴敵之意，

〔訓義〕曹操曰：「佯，愚也。」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迹，敵人之所爲，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強，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鬪志，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



彼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以取之。或曰：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爲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千里馬。』冒頓與之；復遣使來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又與之。及其驕怠而擊之，遂滅東胡，是也。」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訓義）杜牧曰：『上文言爲兵之事，在順敵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張預曰：『敵旣驕惰，則并兵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如冒頓滅東胡之事，是也。』

此乃巧能成事者也。

（訓義）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事之巧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訓義）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張預曰：『廟算已定，軍謀已成，則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

勵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訓義〕曹操曰：「誅，治也。」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勵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訓義〕張預曰：「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則宜急乘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

〔訓義〕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爲期，將欲謀敵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訓義〕杜牧曰：「墨，規矩也；言我常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出而決戰。」陳皞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競擾亂也。」梅堯臣曰：「舉動必踐法度，而隨敵屈伸，因利以決戰也。」陳啓天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

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此數句，古今註家均誤。「開闔」，謂國境關門之開閉；當兩國將作戰時，我軍已迫近敵境，而敵國猶和戰不定，或開關門，或闔關門。其主和者，如開關門來我軍前議講，須立即延入，以使用敵制敵；此之謂「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入」，謂延入敵國和使；非謂我軍進入敵境也。十家註多以先奪其所愛，釋「先其所愛」大誤！「其」，指敵使；敵使所愛者爲何，須酌如其意而先施之，以結其歡心；此之謂「先其所愛。」「之」，亦指敵使；「期」，謂要約；非謂軍期；敵使既已傾心於我，則當密與要約條件，令其回國進行；此之謂「微與之期。」「墨」字，十家註均以繩墨，規矩，法度釋之，亦誤。按「墨」當讀「默」，二字音同義通；漢書竇嬰傳「嬰墨墨不得志」，借「墨」爲「默」可證。「踐」，猶持也，守也。「隨」，猶因也，應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者，謂當我與敵伴爲講和之際，我宜保持沈默，因應敵情，以求突然決戰，一舉而勝也。」基博按此所謂「順伴敵之意」，陳氏之說是也。惟「開闔」，不必指關門啓閉；「入」者，我之入；「敵人開闔，必亟入之」者，謂敵人和戰之計未定而不我虞，有隙可乘，我先發制人而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四句，乃所以申上文「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之意，而明其所以；如和平者，英美之所愛也；而日人則先之以虛與委蛇，若卽若離；野村來栖，和平之使者，連翩；近衛東條，手書之殷勤不已；而英美亦不利太平洋之有戰事，未欲遽決裂也；平地一聲雷，而日本攻其無備，以先發制人，英美太平洋上之珍珠港，菲律賓，馬來亞半島，卒被空襲；英美人瞠目相視，猝不知措手，而軍艦燬，香港陷矣！此之謂「敵人開闔，必亟入之」；此之謂「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此所以「敵人開闔」；而「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所以爲「亟入」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訓義）曹操曰：「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杜牧曰：「言敵人初時，謂我無所能爲，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疾迅速，如兔之脫走，不可捍拒也。」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啓隙；攻則猶脫兔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

右第三節，論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交錯而綜言之。基博按：「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一事，「人情之理」又一事。就全篇言：第一節論「九地之變，屈伸之利」；第二節論「人情之理」；而

此節則錯綜以爲說；而以『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起句，關鎖上文，筭領下文，九形之變在地，屈伸之利在我；九地之變有定，屈伸之利何常。第一節稱『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此云『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塗，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皆隨九地之變，而爲屈伸者也。而總言以發凡曰：『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承上『爲客之道，深入則專』，而重言以聲明之。所謂『深則專』者，不僅指重地；凡絕地，圍地，死地，皆所謂『深則專』也。所謂『淺則散』者，不僅指輕地；凡散地，交地，衢地，皆『淺則散』也。惟不察『人情之理』，則雖明乎九變之地，而無由屈伸以盡利。所謂『人情之理』者有二：一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此『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之在於敵者也。一曰『兵之情，圍則禦』。『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此『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之在於我者也。在

於我者，當知『示之以不活；』在於敵者，尤貴『攻其所不戒。』而『人情之理，』所以神明『九地之變，屈伸之利，』而以盡其用者也。然孫子究極『九地之變，屈伸之利，』爲當日戰術言之也。而今地理政治學者力闡『海陸之權，屈伸之利，』爲現代戰略言之也。地理之知識，以用之政治及戰略，是爲地理政治學。從前社會學，有地理學派；而此派之在德國，影響政治最大者，有臘德爾，其分析英帝國地理精義，妙詁紛紜。威廉二世讀之而大感奮！至瑞典學者克傑倫，乃以爲一學科，而有地理政治之名。二十年來，歐洲第一次大戰以後，德陸軍少將霍斯浩佛博士，遂爲德國地理政治學之一代大師，組織地理政治學院於慕尼黑，羅致專家三千餘人，根據世界地理以研究世界政治，出版地理政治刊物；而德國之國是定，希特勒遂據以決策世界第二次之戰略戰略矣！希特勒之得政也，無日不討國人而申傲之，明恥教戰，整齊其民人，部勒以兵法，而以爲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工具。戰略之製定，則一以地理政治學之綜合判斷爲衡；而以爲『此一役也，將爲陸權與海權勝負之所由分；而德則陸權之國也。海權陵駕陸權之時期已逝，而馬亨海軍大將之理論，將不適於現代戰爭之技術。』而究其實，則何如耶？世界文化之地理進展，由草原之遊牧，而河流

之農耕，而內海之商業劫掠，而大洋之工業殖民。英國則承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之海洋霸權，而與之代興。納爾遜、威靈頓、拿破崙破崙之海軍，而海權以鞏固；迄於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前夕，英國爲海王之國，爲海權國之標準代表！英帝國之版圖，大於不列顛一百倍，而以不列顛爲首腦，以印度爲心臟，右擁加拿大，左抵澳大利，而以直布羅陀、馬爾他、埃及、蘇彝士、亞丁、南波斯、錫蘭、新加坡、香港諸據點，爲經絡之連結；而其毗鄰據點之內地，一以爲保護據點之用，一以接受據點商品之輸入，臥榻之下，亦或容他人酣睡，而不能不隸英帝國之勢力範圍，巨艦炮壘，控險以守；良將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此海權國之輪廓也。夫海權國之所以維護其帝國者，在控制海洋；而所以控之制海洋者，在控制海洋之據點。據點者，僅弱小國之突出點耳；豈敢有貳心於英！其他列強，如有異圖，祇能從海上來；而海上，則海權國之所控制；於是海權國之帝國，安於磐石！試觀英國之海軍建軍及其各據點設防，豈不然乎！蓋不列顛以叢爾島國，而締造龐大之帝國以維護之，不得不用最經濟之方法也！然則德之陸權國，將何道以操勝算乎？德之地理學者喬黑爾，厥爲大空間國之先知！其說以爲資源，原料，可以求之於人；技術，機械，可以求之於人；惟民族之生存空間，不能求之於人；佔領別人之

土地，豈即自己之生存空間！此爲最固定之一因素。社會現象中最固定之因素，最足以發揮力量也！假如設想德國在冰島之上，則德國雖有八千萬人口，苟非向海發展，抑亦何路可走！然而不然！德國在中歐，德國在地理上爲中間國。以俾斯麥與威廉二世比，則俾斯麥爲知政治地理者也；然所知者德國地理；僅締造德意志帝國，而大業以終！彼意念中無日耳曼帝國，抑亦不能想像世界新秩序之可以日耳曼帝國爲東半球盟主也！威廉二世眼光四射，矚全世界，但無深沈之思，而以中間國之德國人，欣慕海王之國；此所爲大惑不解也！然德國第一次歐戰之敗，由於參謀長小毛奇，迂謹無大略，不知以世界地理，而策世界政治；習故蹈常以運用地方性之戰略；而地方性之史梯芬計畫，又不能行之以果！此固霍斯浩佛博士之所太息也！希特勒懲於前敗而回顧俾斯麥。俾斯麥言：『我何須海軍！如英國人欲登陸，我則以陸軍聚而殲之耳！』希特勒之敦刻爾克一役，抑或憶俾斯麥之說也？戈林之所欲者，坦克，飛機，大炮。國社黨之自覺而以成爲陸權國；而希特勒爲陸權國之元首。希特勒亦回顧威廉二世，而方法則與威廉二世異。彼不欣慕海王之國以擴建海軍，而緣陸路以陸空大軍攻襲海權國，連結經絡之據點，而掩有之；則海權之帝國雖龐大乎；而以



神經失其連繫，痿痺不能動矣！此日本之所以攻佔新加坡；德國陷蘇聯之塞港，諾港，而以企圖佔領亞力山大港也。使海權國海上之據點，而爲軸心所掩有；斯可以封鎖地中海與印度洋，而逼英國以入大西洋，遯荒加拿大以苟延殘喘！而於是海王國之英，扼守海上據點，維護帝國之經濟辦法，遂爲帝國之弱點，而予軸心以攻瑕；據點毗鄰之弱小國土，雖無虞於侵襲，而不足爲掩護；以希特勒之自陸攻而不爲海戰也。然則希特勒者，蓋兼綜威廉二世之世界眼光，俾斯麥之地理認識，而自出心裁，以制陸權國之戰略者也！然德國之所以張陸權者，抑亦堅持其不可拔之海權。不列顛三島以封塞德國出海飄洋之門戶，而爲稱雄海上之理想國。威廉二世嘗欲以問英國之鼎，而希特勒則直以爲不可能，張陸權以消海權，從陸上進攻以制英帝國之死命，而截取蘇彝士運河，攻佔近東及中東。一標準之陸權國，必併吞八荒以奄有大陸，打成一片；而舊式之海權，祇以控制海洋，扼要害之處，置兵以守，星羅碁布以維護帝國。海權勢分而力散；陸權力聚而勢雄。陸權國則厚集其力以攻海權國之備多而力分。近東如爲希特勒所有；則英帝國之腰脊斷，而不能以自舉，三島局促，無能爲也已！信如希特勒所言，『海權陵駕陸權之時代已逝；』而在今日，建立堅強之

陸上陣地，掌握深廣之後方陸地，又爲決勝之條件。日本登陸戰術之成功，曾不足以難其說；蓋以日本之登陸成功，實因希特勒之陸權大張；海王之國，有事於西，奔命不遑，而無力分兵以東顧也！日本之田中奏章，抑亦陸權之戰略。而或者以爲日本海權國；其實不然！日本之地理，雖如亞洲之英國；然日本則爲陸權國！日本海軍瞠乎英美之後；不過以爲陸軍之輔，而爲之前哨，爲之護航，開路登陸而已；其作用在大陸。田中之中心政策，爲大陸政策；此日本之國策也。日本之戰略，爲陸權國之戰略；而不藉海軍以締造帝國，維護帝國。日本之登陸於朝鮮也，蓋欲蠶食中國，延伸以至新加坡也。泱泱大陸，取之而置兵以守焉，自古以爲難！然而以攻取論，海權國在海洋上，登陸不易；而陸權國壤土相接，祇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可以推鋒而前。而以置守論，則有大空軍與機械化之快速部隊，可據點緣線以控制面；而大空軍與機械化部隊之建設，以比大海軍爲費省而力猛，進攻退守，事半功倍。現代化之軍備，厥爲海權陸權勢力消長之區。昔日廣袤之大陸，不易統治；而海洋則易於征服。今日則控制大陸，易於征服海洋；軍事技術之改進，利於陸權；譚地理政治者，不可不察也！於是陸權國內線作戰以佔優勢；而歐洲第二戰場開闢之不易，不惟海權國虞外線作戰之

不利，而海軍一旦失其所據，抑亦無用武之地！海權國外線作戰，增援難而聲勢不接；內線作戰則反是，聲勢接而供應不難；此陸權所以驟勝，一也。海權國備多而力分；陸權國節短而勢險，以衆擊寡，實以我專敵分；二也。然則海權國將何道而以轉敗爲勝耶？曰：海權國欲轉敗爲勝，其戰略必以海用陸，而其道有二：第一得陸權國以爲內線作戰，而海權國自以外線供應。陸權國遇陸權國，而後勢足以相持。蘇聯覓海口而不得；中國雖有海口，而海權國之勢力倒灌，門戶洞開；中蘇之爲陸權國，抑亦不得不然；而克以建立堅強之陸上陣地，掌握深廣之後方陸地，豈不決決乎大空間國也哉！所以持久之大戰日酣，在中蘇兩戰場也！日頓兵於中國，德挫銳於蘇聯，欲罷不能，情見勢絀；世界大勢，決於中蘇；中蘇再接再厲，以與德日肉搏，亘月歷歲，而勢未墮。欲敗德日，惟有陸戰；海權國雖勞師以襲遠，而攻之不得！欲敗德，莫如增援蘇聯。欲攻日，必先增援中國。而海權國之戰略，莫如外線供應，內線作戰。海權國悉力以保持海上供應線，綽有餘裕；而外線作戰，聲援不接，徒以墮軍實而長寇仇；莫如供應陸權國以使之內線作戰，分工合作，不勞事集。海權國一心并力以事製造運輸，而不爲外線作戰之無謂消耗。陸權國得豐厚之軍需供應，而運用大空間，動員大人口，反

守爲攻，以承德日之再衰三竭。德日師老於中蘇，而財殫於英美，曠日持久，何以濟乎？其次海權國如欲作戰，必厚集其力，單刀直入以擣陸權國之心腹，而攻其本土，毋再分兵以株守一隅。在今日海權國要塞盡失，尙有何地必置兵以守而失地之規復，在以陸地爲根據之同盟大戰略中，視各地之人自爲戰爲易，苟能敗德日以一蹶不振，則失地不收而自復。如欲敗德日，莫如集中兵力，反守爲攻以直擣其國。希特勒嚮不虞人之攻，亦以自號於國人，而分兵四出，以爲人爲我攻，而後不暇以攻我。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引兵長驅以入其國，則希特勒必倉皇引兵以自返救。安暇佔人之土地，而亦以失信於其國，人心惶擾，而希特勒亦必無措。則是以陸權國之戰略，而海權國反用之！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無戰不勝，亦攻人而不虞人攻，窮兵黷武以求所大欲，勞師以襲遠，一旦兵臨三島，而承師老財匱之餘，亦必無以善後。此則海陸之權，屈伸之利，孫子之所未言，而地理政治學者之所欲究明也，用爲補義以殿於篇云。



## 火攻篇第十二

〔解題〕曹操曰：『以火攻人。』王皙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基博按此篇歷舉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以火攻佐戰勝攻取。今之交戰國，有以空軍大舉轟炸，而毀敵人之人民財產，物資軍需者，不必古今異宜也。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

〔訓義〕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之咸丘，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

二曰火積，

〔訓義〕杜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皐，爲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潁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

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無委積則亡。』」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訓義）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窘財貨。焚其庫室，以空蓄聚。」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亡。』焚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五曰火隊。

（訓義）李筌曰：「焚其隊仗兵器。」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行火必有因，

（訓義）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陳皞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張預曰：「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烟火必素具。

(訓義)曹操曰：「烟火，燒具也。」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有便也；秉秆持燧，必先備也。」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訓義)梅堯臣曰：「不妄發也。」張預曰：「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訓義)梅堯臣曰：「旱燥易燎。」

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訓義)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常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宿在於此也。』」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訓義)張預曰：『因火爲變，以兵應之。五火卽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訓義)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間者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卽攻之；若火闌衆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

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

(訓義)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其變者也。』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訓義)曹操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張預曰：『盡其火勢，亂則攻，安靜則退。』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訓義)杜牧曰：『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卽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爲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

亦先放火燒斷蒹葭，用絕火勢。」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訓義）杜牧曰：「若風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之以攻其東。若火發東而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但舉東，可知其他也。」

晝風久，夜風止。

（訓義）張預曰：「晝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訓義）張預曰：「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數，知風起之日，則嚴備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

（訓義）杜佑曰：「取勝明也。」

以水佐攻者強；

（訓義）梅堯臣曰：「勢之強也。」王皙曰：「強者，取其決注之暴。」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訓義)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不若火能焚奪其積聚，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

右第一節論火攻。基博按孫子之所謂「火攻」，近世則謂之「技術之破壞」。『技術之破壞』，蓋作戰方法之一；所以毀損敵人之物資，擾亂敵軍之行動，而殺其戰鬥力者也。德國陸軍參謀本部人員，合著世界大戰間諜史例一書，其中於「技術之破壞」，嘗詳論之，以謂：「今有敵之一軍，被攻而退，將過一橋，設埋地雷，伺其過而炸之，則一舉而敵軍殲焉，大炮之威力，飛機之轟炸，無如是之烈也；爲之者，或爲我混入敵後之間諜，或爲我之當地居民。今有敵軍輜重之所集，設我間諜能抵巇而炸焉，則敵人何所資以作戰！又如鐵路者，敵人軍隊及輜重之所以運輸者也；設能抵巇而炸焉，則敵人何所資以行軍破壞之事，隨時隨地，舉凡車站，航空站，軍營，官署，馬廐，堆棧，倉庫，凡敵人之所資以戰爭者，莫非我之所欲破壞，而執行者之混入敵後，或取道中立國，或自佔領區域，或則藉被俘之士兵，上次大戰，英法聯軍間諜，卽由瑞士，荷蘭，丹麥，瑞典等中立國以潛入德境，或

則假中立國以爲活動之根據地。法國情報局，駐瑞士京城伯爾尼，發蹤指示以設計德國工廠之破壞；而德國萊茵費爾登之龍嘉工廠，幾遭不測焉！又在瑞士謀用病菌以傳染運往德國之牲畜，或注射以馬疫菌，或散播毒藥於運輸車；於是德國之軍用馬匹，無不病死；而人傳染，亦鮮倖免者！至其特務人員之自德國北境潛入者，則圖炸毀威廉帝軍港，橋樑，鐵路及旁海之船塢；如假道中立國而不得入德境，則有乘飛機以降落山村荒野者！破壞之技術，以今日科學之進步，凡聲光化電之類，可資爲工具者，無不應用，或以本人之夾帶，或假禮物之餽遺。中立國人士或俘虜戚友所餽之物，如牙膏，香皂，可可糖，糕餅，香腸，自來水鋼筆，鉛筆之類，驟視之，零用什物，不厝意也；而孰知其可資以爲『火積』、『火輜』、『火庫』、『火隊』之具！設有一自來水鋼筆，所鐫商標，金碧輝煌，名廠出品，形狀顏色，無可疑者；然若拆視之，則爲一猛烈之延期性引火機器也！方間諜混入兵工廠，或俘虜作業農場之際，試思有較易於遺一自來水鋼筆於炮彈之堆，或穀倉之事乎？然而入未之覺也！及散工之既久，而兵工廠，穀倉以失火聞，原因何在，莫可究詰；蓋所以起火之自來水鋼筆，同歸一炬，泯不留迹也。然技術之破壞，亦不必機器也。間諜之處境至危，十目所視；而隨身事物，

豈可釣奇以引人疑；尤莫如隨時隨地，因物而施；或塗牙膏於農業機器，或塗糖於交通工具之摩託，或撒沙於機器之齒輪間，或撒沙於火車之油管中，或毀電線以走電，皆可以爲厲階而釀大災；然爲之者，一舉手之勞耳；不必用機器也；而人亦莫之察也！往者英法間諜及其被俘之士兵，蓋嘗以留聲機唱針潛置德軍牲畜之飼料中，而牲畜之死者無算；於是德人遂歎食無肉！又嘗播莠草之種於麥田，而以生癩之爛薯，與好馬鈴薯相雜，使之并腐；於是德人遂苦食不飽！凡此皆輕而易舉之事，而爲害於民生者實大；亦所以耗我物資，而爲技術之破壞也！夫石炭，至尋常之物也！今取石炭一塊，鑿一小孔，滿貯黃色炸藥，而暗置於待裝運之石炭堆內；若爲某輪船或某工廠所購用，於是此輪船與此工廠，不轉瞬化爲濃烟矣！肇禍者之行動，無從偵伺也！德國巡洋艦卡爾司忽號在航程中之卒遇爆炸，安知非此石炭階之厲？然而不敢斷也！戰時工業，以此而毀者不少；而生命死傷，亦不可以數計！祇以格里斯海門化學工廠及漢老恩彈藥廠之爆炸而言，死者四百〇八人；物資之耗，尤不足道也！『孫子火攻之所欲爲者，亦不外此而已！德國陸軍參謀本部，乃設破壞學校，以訓練破壞之技術；而遣往各國之間諜，必卒業破壞學校焉！然德國參謀人員則以謂：『技術

破壞之損失不貲，然尙不如精神破壞之足以損害國家意志，爲禍烈也！俟下篇詳引之。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訓義〕曹操曰：「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賈林曰：「費留，惜費也。」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者，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舉有功而賞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基博按：「不修其功」非謂有功之將士不賞也；謂徒有戰勝攻取之事，而不修戰勝攻取之功。作戰篇曰：「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此非有戰勝攻取之事，而不修戰勝攻取之功者乎！「鈍兵挫銳」之謂「留」；「屈力殫貨」之謂「費」；故命之曰「費留」云。陳啓天曰：「自『夫戰勝攻取』至『此安國全軍之法也』一節，與火攻篇之旨意全不相屬，疑爲謀攻篇之文錯簡於此者。」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訓義〕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基博按兩「之」字，皆承上文而有所指。「慮」者，

慮『費留』之禍；『修』者，修戰勝之功。諸家註欠分明。

非利不動。

〔訓義〕杜牧曰：『先見起兵之利，然後兵起。』

非得不用。

〔訓義〕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訓義〕張預曰：『兵凶戰危，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得已而後用。』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訓義〕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愠敗。』張預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

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訓義〕杜佑曰：『怒愠復可以悅喜也；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梅堯臣曰：

『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時之慍，可返而悅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訓義）杜牧曰：『警，言戒之也。』張預曰：『君常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軍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基博按：『慎之』、『輕之』兩『之』字，皆承上文而有所指。君當慎於『以怒興師』，則『非利不動，非得不用』，而國可以安；將當戒於『以慍致戰』，則『非危不戰』，而軍可以全。

右第二節論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不如修安國全軍之道。基博按武論戰勝攻取而卒歸之安國全軍，乃至曰『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則是用兵不如不用之安國，不戰勝於致戰之全軍，而知武非倡戰者也。而歐西倡戰者之論則不然！美國哈佛大學哲學教授珊泰雅納氏嘗辭而闢之以著戰論，其論以爲：『倡戰者之言曰：凡民族必於相當時間，有戰爭流血之事，而後能維持其民族之強盛，與勇武之精神；然而徵諸吾人之經驗，國富之耗竭，工業之停滯，文化之摧殘，造成人民褊狹不仁之心理，而以授政府於暴人之手。忠勇之壯士，膏血原野；而羸弱



殘廢以不差爲懦怯者，乃以繁衍其種族；此非戰爭之罪乎！然則倡戰者之言，豈不謬哉！夫戰爭之爲殘殺，不論其爲對內對外，而要之人類文明之阻障，莫此爲甚！觀之古昔希臘及意大利之文明貴族，無不殲滅於戰爭之中；吾人當知今日之民族，非復古昔英雄之遺裔也，蓋其時奴隸之雲仍耳；觀其軀幹而知之矣。天下承平之既久，民生日卽於豐亨，而有民族焉，張脈債興，不能安於無事；乃奮其久蓄不用之力，日以恣肆而圖侵略者矣。不知自然之爭，適者生存；而人類之相殘殺，則優亡劣存而適得其反！世固有耀武揚威挺身於國際之角力場中，一舉而殲其百戰百勝之敵者，其必爲新興之邦，初勝自然，而未受人類戰禍之傷耗者也。及其以兵力稱雄於一世，漸且溺於華靡，習爲戰鬪，而以自趨於衰亡，乃與嚮之所勝者前後一揆。於斯時也，又有新興之邦國，英發之民族，未經戰禍而力足以相制者，崛起而代興矣。故以好戰爲勇者，何異以好色爲愛哉！生斯世也，爲斯人也，世途艱險，何適非是；血氣之勇，雖若不可爲訓，而亦不可或缺。譬如臨懸崖，登峭壁，非鹵莽漢滅裂，有一往無前之銳者，未免膽戰而神搖也！夫如是，豈得僅以粗豪視之！夫臨大危，任大難，而行之堅忍，一旦希望之未絕，雖百折而不回，亦不過養吾勇以推極其致耳；豈非天下之美德哉！特是

不畏艱難之精神，必用諸不可避免之危險，乃爲可貴。若以不必冒之危險，而徒快一時之意氣以爲勇者，斯亦不足道也。世固有夸大自豪，徒以行險僥倖，肆好勝之意氣，而逞一朝之忿者，若而人者，反道敗德，豈可以美德視之！嗚呼！士卒而好戰，美德也！將帥而好戰，危機也！使執政者而好戰，則罪惡矣！何也，以其非『安國全軍之道』也。使執政者而好戰，則國不得安矣！將帥而好戰，則軍失其全矣！夫不畏艱難之精神，必用諸不可避免之危險，乃爲可貴。武所謂『非危不戰』也。若以不必冒之危險，而徒快一時之意氣，此武所爲致警於『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者也。而其辭意之傲揚，殆有甚於武焉。然而執政者之好戰，自古有之；在中國有秦皇與漢武，而在歐西則希特勒與拿破崙，煊赫一時，威殫旁達。拿破崙之好戰者亡，已成歷史矣；然而希特勒則何如？或者以謂『希特勒之好戰，與拿破崙同；而所挾持不同，今昔勢殊，拿破崙以好戰亡，而希特勒則有成功以無虞於敗亡也！』顧哈佛大學歷史教授布靈頓氏以一九四二年一月，揭載拿破崙與希特勒一文於外國雜誌，而以闡明希特勒之不同於拿破崙者挾持；而必同於拿破崙者敗亡；其詞曰：「希特勒，果同於昔日之拿破崙乎？如強以歷史之事實，相提並論，無當也！拿破崙以一八一

二年六月進攻莫斯科，而以九月佔莫斯科；希特勒以一九四一年六月進攻莫斯科，而至九月未抵莫斯科，就事論事，而希特勒之於拿破崙，卽此一端，已不可同日而語！惟世人好引拿破崙之世以闡論今之世，而明其相同，以作預言。我亦何妨援古證今，而就兩大時代以作慎密之勘論：如以人格之相同而勘論，亦無當也！拿破崙嘗立聖海倫那島以望英倫，而大言詆諆；其後自謂故作大言以聳聽聞。希特勒亦有此事，而發神經質之怒狂；傳者言：亦出故意。斯二人者，皆可謂之自尊狂。然二人之社會背景，之教養，之訓練，氣質以及人格，無不大異；而就神經病以論二人之同，可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又或以特殊戰役相衡，謂拿破崙之騎兵，固不如希特勒坦克車兵之神速；然法軍在一八〇六年大戰耶拿以後，征服普魯士之迅速與從容，適與德軍大戰色當以後，征服法國相同。然不能由此闡明斯坦因與哈登堡之革新政策也。吾之所以衡二人之同者，不在戰役，不在人格，亦不以歷史演義，而在社會史之發展。第一吾人之所欲知者：拿破崙用法國以宰制歐洲；希特勒用德國以宰制歐洲；而從拿破崙宰制歐洲之企圖與其經歷，何者爲希特勒之所企圖以曾經歷者也。一七九二——一八一五年之世界戰爭，蓋爆發於法國大革命之後三年。而法國帝

制推翻以後，黨派傾軋，暗殺盛行，強梁攘奪，宗教紛爭，國是不定，莫衷於一；政權推移，以漸入激進分子之手，而組織嚴密，以能束縛馳驟其民者，莫如雅各賓黨，剷斷一切，其中樞曰公安委員會；於時，民權剝奪，以行所謂恐怖統治，執政者爲所欲爲，恣行無忌，以至一七九三年，而恐怖政策，不僅以剷制於國內，抑亦以推行於國外。自一七九二年四月，爆發法國與普奧同盟之戰，不久而演爲第一次聯盟之戰；俄土兩國而外，幾乎全歐各國，皆聯合一致，以對共和法國作戰。而法人之所爲致命遂志，以與全歐各國戰者，有二目的焉；斯其敵人所認爲互相矛盾者也：一從壓迫中解放他國。二盡可能以將他國法蘭西化而併入法國。在法人之拿破崙觀之，蓋兩者並行不悖，而解放歐洲其他各國，以予之倖福自由，莫如使之法蘭西化而變爲法國體制之一部也。旣而師徒撓敗，聯軍幾逼巴黎。於是一七九三年，頒布全國徵兵令，以補卒伍，而軍有增額。退伍之將校，亦見寇深國危，投袂以起，爲國干城，而將不乏材。以及科學家，發明家，實業家，無不僇力以事戰爭，而猛將如雲，應運以生；而拿破崙者，特其中之最偉大者耳！然而法人之所以再接再厲而有成功者，非法人之戰鬥力強也，則其敵人之力薄也！豈惟戰略戰術之太保守哉！抑亦不能聯合一致以戰法，斯法之

所以寡敵衆而無虞心也！歷史家往往將一七九二至一八一五年聯合戰法之國，列舉如數家珍，似乎威震全歐，莫抗顏行！然一八一三年大聯盟以前，未有一役而結合歐洲全部之力以與法戰者也！亦未有一國而不受法國單獨媾和之誘誑者也！獨英國持以不懈，而與法國作戰到底耳！然一八〇二年，英國亦曾一度與拿破崙簽訂友好協定也！拿破崙以一七九九年得政，而用一七八九年以後頒布諸項新律，舉而措之以奠國基；法軍已橫越荷比諸國，而侵入德義矣，拿破崙乃自稱法蘭西皇帝，欲以宰割歐洲。方其威聲赫奕，嘗纏繪歐洲地圖，以明得意，誇成功。蓋以法蘭西帝國，由拿破崙直接統治；所謂法蘭西帝國者，不僅舊法國而已；尚有比利時也，荷蘭也，德國海岸及漢堡也，義大利北境之一部包括土倫，熱那亞，巴爾馬，以及遠隔之士斯坎尼教城與伊里利安省，無不隸法蘭西帝國之版圖焉。此外則爲藩邦，由拿破崙之親屬統治。所謂藩邦者，在一八一二年，有義大利王國，統治未併入法國之義大利北部中部，由拿破崙爲國王，而派其庶子尤金爲總督。那不勒斯王國，由其內弟穆拉治之。西班牙王國，則其弟若瑟夫治之。萊茵河聯邦，掩有德國之中部及西部，以其弟爲西法利亞國王而治之。此外尚有華沙領地，則以親屬無人，而派一非親屬

治之。瑞士號稱獨立，而究其實，亦法國藩邦。此外則其盟國奧大利，與普魯士，以視舊日版圖大縮。至於斯堪狄納維亞諸國，則亦不出拿破崙之高掌遠蹠；其中瑞典，以國王無子而認法國貝那多特大將爲義子，立以爲儲王。當是時，俄羅斯，則以梯爾西特之約，而與拿破崙爲盟也。展圖以視，則歐洲大陸，無不爲法蘭西體系所囊括；祇有兩小島，斯加爾丁尼那及西西里，在英國艦隊保護之下耳！此外尚有葡萄牙，則由威靈吞大將以少數英兵駐守焉。然則英國，獨逍遙於拿破崙體系之外，此固拿破崙之所不能忍也！拿破崙始得政，以欲肆志於英也久矣！一八〇四年，法人出版一書，畧曰：侵入英格蘭，描寫法軍曳大炮，登巨艦，浩浩蕩蕩，以渡英倫海峽，而英軍之守海岸者不多，會不足以當一擊焉！蓋以鼓軍心，作士氣也。拿破崙嘗兩集大軍以臨海峽，而望洋興歎，塔爾法格爾之役卒無成功；於是改絃易轍，以事大陸封鎖，絕英國之貿易，不許交通歐陸，欲以阻塞通商者屈服英國；然而無望於餓死英國；以英國控制海洋，艦隊縱橫，運輸四達；而工業化之程度，亦尙未至糧食不能自給也。然拿破崙之所以宰制歐陸者，亦豈徒恃軍事之戰勝攻取哉！抑亦得當地人民之同情而親附焉；雖親附之各地人民，不必多數；然在北義大利與萊茵區，人民之親附拿破崙而

嚮應，後先景從者，亦豈可以蔑視之少數哉！拿破崙師行所至，革新政治，從民之欲，風聲所播，而億兆歸仁焉！是故拿破崙之用兵也，不徒用法蘭西人，抑亦能用義大利人，波蘭人，德國及其他非法蘭西人，致命遂志以效驅馳。然不能盡人而悅之，則亦有其不服者焉！頑民蠢動，此伏彼起，綏靖之無方，不得不牽率法國大軍以相鎮壓；而西班牙人民，則自始迄終，未嘗就範也！一八〇七年，拿破崙以保護西班牙，防制英國爲口實，而出兵西班牙以爲鎮壓；若瑟夫遂稱帝於瑪德里，拿破崙自詡成功；然西班牙人民之騷動，伏莽遍地，遂以牽制拿破崙之精兵不得動，而伺間出沒，成爲游擊，爲日之既久，士兵亦耗，而法兵之可用者少矣！及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強俄國沙皇絕英交以不與通商，沙皇計未定，拿破崙怒，以爲觀望也，出兵攻俄，而拿破崙之末日至矣！及其兵頓莫斯科，大敗而退，銳卒盡喪，歐洲各國知其無能爲也，於是合而爲一，然而難矣！夫以拿破崙百戰百勝之威，雖敗於莫斯科，而莫之敢睥睨，咸以爲拿破崙可敗而不可勝也，可以潰敗不自收拾，而不可以力征經營也！使非英國政雄，發縱指示，亞歷山大，梅特涅及普魯士建國諸傑，奔走游說，殫心極慮，何望歐洲各國之合而爲一以出兵也！拿破崙情見勢絀，而歐洲各國之聯軍以成，拿破崙節節敗退，聯

軍著著勝利，拿破崙之聲威漸墮，而聯軍之聲勢益壯！一八一四年滑鐵盧之役，拿破崙雖敗猶雄，而蓋世之雄，卒囚荒島！此拿破崙所以百戰百勝，而不振於一蹶也！然而希特勒之視拿破崙，今日之德以視昔日之法，則何如當日法國之雅各賓黨，可比爲納粹黨。法國之革命警察，可視爲蓋斯塔波。義大利與德國境內之侵法份子，可稱爲第五縱隊或吉士林。法軍一八〇六年耶拿之役，可喻爲閃電戰。而拿破崙畢生之所力征經營，可以謂建立歐洲新秩序。此外一八〇二年，英國與拿破崙訂立友好協定，亦如一九三二年之慕尼黑協定，視爲英國綏靖拿破崙之企圖。至於利用國內革命運動所發揮之力以征服歐陸，希特勒之與拿破崙，咸能善用其民以躋於成功。及其戰勝攻取而得國也，尤能組成一種超國家之機構，以綏靖地方，掌握治權，則拿破崙之所同。然拿破崙高掌遠矚，欲以跨海征英，而無成功；既不得志於北海，又欲肆其東封以征俄，而大敗；而究其意念之所經營，畢生之所盡瘁，則欲宰制歐洲大陸以成超國家之體系，而以統治於法國；願功敗於垂成，而以一蹶不振！持此以衡，而希特勒亦必失敗如拿破崙。惟拿破崙之敗以上溯法國大革命，前後二十五年；而希特勒之歲月幾何，則未敢懸斷。然而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則以吾人之今日，成



敗利鈍，所持以決者，有爲拿破崙當日之所不知；則希特勒之必敗，亦未易以拿破崙爲衡也！一年以前，英倫三島，幾爲希特勒部隊所侵入；而去年下半年，莫斯科亦瀕陷落；果爾，則希特勒之聲威，寔駕拿破崙而上之；然而不然！希特勒之封鎖英國，以視拿破崙爲烈；蓋英之糧食，已不能自給也！然大西洋之戰，英雖未勝，而已於英有利，抑希特勒之視拿破崙，尤多一美以爲強敵焉！假使英國不支，希特勒豈卽成功；而隔大西洋之美國，充裕之物資，敵愾之精神，殆希特勒所不敢正視而不敢不視；較之當日拿破崙之於隔海峽之英倫，有過之，無不及也！然則希特勒雖不遽敗，抑亦未必以倖勝！願希特勒雖未能勝，抑亦未徵其遽敗。何者？則以新武器之發明，及其所以控制被征服民衆之法，殆有拿破崙之所未知未用也！第一：飛機，坦克，機關槍，以及其他新武器之猛烈運用，苟爲少數之德人所握有；則凡從前西班牙人，德國人及其他顛覆拿破崙之民族反抗，在今日已不可能！民族反抗，縱有英雄，出以游擊，而不得大量之新武器以爲用，制梃以撻，攘臂而扔，徒自殺耳；寧有倖乎！其次控制輿論之方法及其工具，亦非拿破崙當日之所知，而足以濟新武器威力之所不及！例如無線電，大規模之廉價印刷，強迫教育，羣衆心理之把握，凡此皆足資德人以轉移民衆敵

愾之心，而消其反抗。果若所云，則當日之拿破崙雖敗，而今日之希特勒，可以不敗。飛機坦克，一日爲德人所有；而被征服之人民，徒手豈能以相抗，則不得不以多數而受控制於德人之少數！然飛機、坦克，豈民間之所得祕密製造，私自散發，此爲不可爭之事實。然則西班牙人民之游擊反抗，豈希特勒此日之所患；祇可以困當日之拿破崙耳！不知拿破崙之當日，民衆抗戰，如無正規軍以爲後盾，則亦何能爲役也！特以威靈吞屯軍伊比里安半島，而後西班牙人民叛服不常。特以拿破崙大敗於莫斯科，聲威掃地以墮，而後各地人民之反抗，繼長增高也。今蘇聯傾國之力，再接再厲，以與希特勒作殊死戰，相持於東而不得解；而英軍之制空權日以擴大，常欲掩護海陸軍登陸西大陸，乘瑕抵巇，以拊希特勒之背；樹敵日衆，而希特勒征服之國，民未親附，安能無貳於希特勒以坐受宰割；怠工破壞，一如拿破崙之當日；而以生產及政治機構更爲微妙之故，怠工破壞之效果，則視拿破崙當日爲大！倘以少數握有新武器之德人，便可永鎮一國而以無虞耶？苟非德國人之超人，鐵鑄心肝，則不可能！然而德國人亦人也！既亦爲人，人心肉做，何能一息不懈以永保尊嚴！及當地人民相處之日久，久而相習，交親爲娛，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人情不能有張而無弛，而張之日久，

一弛則不易復；往還旣狎，紀律以廢而按之歷史，縱有紀律嚴明，膂力方剛之青年佔領軍，屯戍既久，無不弛弱！我聞在昔，斯巴達人之大捷於倍羅波內亞一役也，遂有希臘，而鎮以最精銳，有紀律之青年士兵；所以整齊其卒伍，訓練其身心者，自童稚以迄成人，視納粹爲久，而亦視納粹爲嚴；然第班之駐軍，以爲莫敢侮也，不幾年而腐化不堪；遂爲第班人一舉而逐之境外！世論以爲新武器，可資德人以永久佔領人國，而莫之抗行者，豈不持之有故。然新武器，不能不以人用；而人之廢廢，抑新武器亦將莫爲用！機關槍，坦克車，俯衝轟炸機之與短槍，梭標，新舊武器之不同，自不爲量而爲質；顧誰則信一八一〇年之法兵，與一九四二年之德兵，人性之不同，抑如新舊武器之懸殊乎！假有人而信焉，則無異於信魔術爾！德國人所資以奴役被征服國家者：第一新武器之酷烈。其次宣傳之誑惑。希特勒之宣傳，乃所以超於拿破崙，而爲一種魔術；此固讚頌希特勒者之所豔道也！德國人手中之新武器，不過挾以鎮壓被征服民族抗叛之工具；德國人手中之宣傳，則可以進而消滅被征服民族抗叛之意志焉！一兩年前，無人不言納粹黨人，厥爲歐洲各國羣衆反叛之鼓動者；無一國之羣衆，不欲歡迎納粹黨，而覬以得解放者；而吾人，民族主義之所導揚，如習慣，風俗，

利益理想等等，無不失其作用；此希特勒宣傳之成功也。然而希特勒之成功日增大，而各征服國反抗希特勒之意志，亦即民族主義之意志，隨希特勒之成功以漸增大！此何以故？蓋宣傳之爲法，希特勒能用，吾人亦豈不能用；自無線電廣播，以至走私之印刷品，百出其途，以滲入淪陷各國；德國人無法加以制止；亦如拿破崙之無法制止德國人當日之私讀阿爾思特愛國詩歌同。德國人不能發明一種魔術，以禁止其他征服民族，讀其嗜讀之書，聽其喜聽之言；而吾人之宣傳，深入心通，以日起而有功矣！抑德國人所作所爲，遠不如法國人在十九世紀之得人同情！法國人當日之措施，亦或與自由、平等、博愛，所以爲號於天下之三者相反；而自由、平等、博愛三者之爲詞，往往引歐洲其他民族之同情，而得其歡迎。今德國人之所以號於捷克、波蘭、塞爾維亞、法蘭西以至義大利人者，爲何如乎？則以日耳曼人爲天之驕子，而宰制世界民族之武斷論也！及其措之以行事，則爲控制，爲民族之不平等，爲思想、言論之不自由，欲相安於無事而不得；而民族主義之意志，日以滋長；挺而走險，伏莽四起；抑更何待吾人之宣傳也！德國納粹，握有現代之新武器，而以實施有系統、有目的之殘酷政策，宰制歐洲，幾爲歐洲有史以來所未有！可以使被征服之民衆，啼飢號寒，

球死之不遑，奚暇他圖；而以消失其反抗之體力及意志。可以鋤誅豪俊以除人望，而以消滅其反抗之領袖；氓之蚩蚩，以供奴役，莫有豪傑爲之倡，祇有俯首受驅策。此固納粹理論家之所鼓吹也。不知人類有超凡不可思議之反抗本能；而有悠久之歷史，有卓越之文化，以有自驕傳統之民族爲尤甚！設以醫藥爲喻，苟非納粹之毒菌，致人於死，而被征服之人民，則必能自在其身，漸以歲月而培植抗毒素，以致納粹於死。孰爲成功，固難逆睹；而按之歷史，常以證明抗毒素之培植成功者爲多，不暇一一以舉也！凡一政府，無不得人民之同意以相支持。如或有人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吾人不妨擴而充之，而曰政府者，不得不恃人民之同意與習慣以支持者也；人民習慣成自然，則亦不同意而同意矣！然習慣，非一朝一夕之所養成，無不漸以歲月之久，而英美與蘇聯，豈容坐視德國之在歐洲大陸，養成人民服從新秩序之習慣，而予以歲月之從容者；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昔日之英國與俄，嘗予拿破崙以十五年之歲月；然而拿破崙未有餘暇以成功新秩序也！然新秩序之成功未易，而希特勒不能以自制止何者？蓋希特勒之自尊狂，不容希特勒之知難而退，適可而止；方張皇六師，南征北討；非希特勒知窮能竭，非德國人人筋疲力盡，而以僵殍不起；其勢不可

以已！然而希特勒之惡稔，德國人之骨枯矣！髓竭矣！然則民主國家今日之大患，不在希特勒之能成功，而在民主國家人士之譚言無稽，以爲希特勒必無不勝，助之張目；亦如一八一〇年之歐洲人士，以爲拿破崙之必無覆敗，同然拿破崙之覆敗終至，而希特勒之勝利，亦豈有幸！終亦必亡而已矣！然則『好戰者亡』之果爲金科玉律，而無間於東海西海於戲傳不云乎！『忘戰者危，好戰者亡。』『忘戰者危，』『危而不戰』者也。『好戰者亡，』『非危而戰』者也。惟國有『危而不戰』者，偷生視息以苟安於一旦；而後『非危而戰』者，得以狡焉啓疆而逞志焉！然則『好戰者』之罪，抑亦『忘戰者』有以階之厲也！夫『非危不戰』則危而必戰，不好戰，亦不忘戰，國可百年無戰，而不可一日不備戰；故曰：『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爲國者尙知監哉！於戲！『危而不戰，』法之所以潰也！『非危而戰，』德意日之所以耗也！『非危不戰，』『危而必戰，』斯則中英蘇美之所以保大定功而安民和衆者也！



## 用間篇第十三

（解題）曹操曰：『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李筌曰：『孫子論兵，始於計而終於間者，蓋不在以攻爲主。』鄭友賢曰：『或問間何以終於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間爲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謂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者，難之之辭也。武始以十三篇干吳者，亦欲以其書之法，教闔閭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幽，本末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算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以論間道之深矣。噫！教人始者，務令明白易曉，而遽期之以聖智微妙之所難，則求之愈勞，而索之愈迷矣；何異王通謂不可驟而語易者哉。或曰：廟堂多算，非不難也，何不列之於終篇也？曰：計之難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爲難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間。蓋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間而後知，宜乎以間爲深，而以計爲淺也。』

基博按先勝而後求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爲十三篇之綱領；而欲



知彼，莫親於間，莫密於間，故以用間終於篇。先計而後戰，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當？」不知敵之情，烏乎校以計？間者，計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以計始，以間終，而卒言之曰：「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方今列強並峙，縱橫捭闔，戰爭有時而停，五間無時不用。角智爭力，莫密於間，博訪以資衆論，沈思以審敵情，微乎微乎，無所不用間也！孫子十三篇指要，可以「間」「計」「形」「勢」四言賅之。「間」以知敵；「計」以決戰；「形」有定而「勢」無常。「勢」者，因利而制權；惟「虛實」「奇正」足以盡其用。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訓義）曹操曰：「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頃，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頃，鑿井樹廬，八家居之，是爲井田。怠，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轉輸疲於道路也。」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

（訓義）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遺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張預曰：『輟耕作者七十萬家，財力大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爵賞之細，不以啗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也；不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歎惜之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訓義）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訓義）梅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卜筮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惟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右第一部論用兵，必知敵之情；而知敵之情，必取於人以用間。基博按：間之爲用，匪惟以知敵情，亦可以伐敵謀。昔在戰國，六國之卒并於秦，豈誠秦之善伐兵，抑亦秦之能用間也！秦使王齕攻上黨，

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以按據之。齧遂攻趙，廉頗堅壁不出，索戰不得。秦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出兵擊秦，戰不利，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趙人大震，割地以和，則用間之成功也。旣而秦伐趙，圍邯鄲。魏王使晉鄙救趙，次於鄴，畏秦不敢進。魏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大破秦軍邯鄲，然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秦使蒙驁伐魏，魏王患之，使人請無忌趣駕還魏，以爲上將軍。遂帥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追至函谷而還。秦旣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無忌，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爲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有王矣！」秦王又使人賀無忌曰：「得爲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於是無忌謝病不朝，醇酒婦人，以酒色自殺。魏迄不振。以至於亡，則用間之成功也。秦王翦伐趙，趙以李牧爲大將軍，禦之。牧，良將也，嘗敗秦師，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蔥、顏聚代牧，牧不受命，遂捕殺之。而王翦大破趙軍，殺趙蔥、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而趙以亡，則用間之成功也。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攻得滅五國，而滅燕之後，乃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而齊以

亡；則用間之成功也！方六國之未亡也，大梁人尉繚來說秦始皇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潘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始皇從其計，而亦用客卿李斯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厚遺結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將兵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嗚呼！此則傳授心法，近代德國之所用小效；大用大效；而東海西海，不得不謂之心同理同者也！德國戰略，一本克老山維茲；而克老山維茲著論，每謂：『如能操縱敵國之輿論，以煽誘敵國之心，使之厭戰而自爲瓦解，夫如是，其孰能禦我！』嗚呼！此固秦之所以施於齊，而尉繚李斯之所爲教始皇者也！方第一次歐戰勝負未分時，德人以鉅金餌英法俄之政客及新聞家，昌言和平以抗政府之作戰計畫，而德之間諜與中立國之說客，接跡於協約諸國之境，以欲行克老山維茲之論；然而未有成功！及二十年後之今日，希特勒嗜嗚叱咤，縱橫歐陸；人皆震於閃電戰之成功；而莫知其用間以先閃電戰也！其指要具見謀攻篇。一九三四年夏，奧國總理陶爾斐，以希特勒併奧之圖日急，欲赴義大利，訪墨索里尼商談以乞援；未及行而叛從中起，總理官邸爲人所襲以刺死；則希

特勒之所發蹤指示也，而奧遂以坐併矣！法國外長巴爾都亦鑒於希特勒之咄咄逼人，而以是年夏，在日內瓦，向李維諾夫商談，而欲引蘇聯以入國聯；又歷聘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及捷克諸國，欲以訂約互援，而合縱抗德；顧道出於奧，火車被炸，僅乃得免；而是年十月，卒在馬賽與南斯拉夫王亞歷山大同乘而出，以俱被刺死；亦希特勒之所發蹤指示也；而法之主持外交以抗希特勒者無人矣！波蘭之未用兵也，而波蘭軍部所以動員及對德作戰之計畫，有圖有說，朗若列眉；德軍參謀，莫不人手一冊焉！挪威則德軍登陸，戍兵有槍無彈，徒手欲奮，而將校制止以降於德也！荷蘭之軍，方抗德以力戰，而德國間諜之預匿荷境者，從地上以顯信號，接應空中陸戰隊，導之降落，殺人放火，亂從中起，而軍心搖動，遂以大潰！比利時之列日要塞，挨賓挨馬利軍港，匠心經營；其圖早爲德之間諜所得，而獻於陸軍參謀本部，按圖製型，配備兵士，由大將指揮，此攻彼守，反覆演習，以明如何攻取之法；此所以斬關奪隘，如駕輕車，就熟路也！法國，則以萊諾內閣之閣員，其中數人，早與德國間諜有連，而嗾達拉第，以掣萊諾之肘，議論紛紜，國是未定，臨敵易將，陳兵縱橫；而大將如甘末林，貝當，魏剛之徒，不知不覺，爲德國間諜之意識所浸潤，以謂：『戰德而勝，英則聲生勢張，於

法何利焉！法國對德之勝利，無異法國工人對法國資本家之勝利！防蘇甚於懼德，疑德亦以猜英，始而按武不動，繼則舉棋不定；然後希特勒乘其不虞，以推鋒直入耳！南斯拉夫之大將，第一次大戰，皆嘗服務於奧大利帝國軍隊，而傾心於德；希特勒遂因而用之；其中科見耳尼克將軍者，蓋發蹤指示以顛覆南斯拉夫，而成希特勒之勝焉！豈果閃電戰之有以戰必勝，攻必取哉！所謂閃電戰者，不過以侈聲威，資恫喝而已！希特勒之將侵挪威也，德國駐挪威公使布羅埃爾博士以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夜，開電影會以延嘉賓。挪威政府之內閣閣員，海陸軍大將，以及國會議士，新聞記者，名媛貴婦，無不人得一柬，其上書曰：『請觀名貴之影劇！』裙屐畢集，二百許人，而觀所謂名貴之影劇者，蓋波蘭閃電戰之一幕，而德國空軍之轟炸波蘭各都市也；巨彈紛飛，頽垣一片，斷脰折足，通衢橫尸，繪影繪聲，觀者神聳！劇終而宴，賓主酬酢，舉杯相碰，主徵語曰：『諸公今日觀劇，亦有動於中乎？』座客相顧，莫知所對！布羅埃爾博士乃正色相告曰：『諸公！此非戰爭之電影也！蓋詔吾人以不走和平之門，糜爛其民而戰之，其殃禍必至於此！諸公觸目驚心，意者無不反戰也！敢舉觴以爲諸公壽！』一飲而盡，戰勝尊俎，不四日，而德國福爾格羅斯特將軍帥其衆一千五百

人，導以挪威騎巡六人，而安步徐行以入挪京奧斯陸矣！顧三萬人之奧斯陸市民，夾道驟觀，不以一彈相加遺；則懾於閃電戰之聲威也。然而閃電戰果何如？閃電戰者，德國兵家本謂之閃擊戰；蓋開戰之先，不警告，不宣戰，突以閃擊，而乘一國之不虞，未及動員，而其國破，其軍潰。然閃擊一國，非大軍不爲功；而大軍之動員集中，亦必有其時；何得人之不知，而可以乘其不虞！墨索里尼之閃擊阿爾巴尼亞也，十日之前，阿人知之；雖擊而不成閃也！閃擊戰之大演習，厥爲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西班牙之戰！德義聯軍以援佛朗哥，海陸空軍無不出動；而西班牙共和政府之軍備窳陋，不如德義之堅銳，人所知也！然頓兵瑪德里，久而不克！於是德人設炮兵學校於瑪德里附近，兩年以內，更替派遣見習軍官及炮手向瑪德里射擊，以試驗克虜伯炮廠之出品。然瑪德里堅守如故；而不得不用間以促西班牙政府之內潰，而有成功！然後德國兵衆知閃擊戰之不足以摧武器精良，人民慣戰之捷克；而尤無法以突破蘇台山地要塞！於是捷克內政部長，撤退蘇台憲兵，開門揖盜，蘇台黨聲生勢張，裏應外合，而以成捷克之亡！則是閃擊戰之無成功，而成功於用間也！及一九三九年九月波蘭之戰，而閃擊戰之聲威大張；而閃電戰之名以起！然細按其實：希特勒之侵波蘭

也，以步兵四十五師，每師一萬六千人；而波蘭有步兵四十二師，每師一萬零五百人，則是以四十二萬人，而當德軍七十二萬人也！而波蘭重炮，以六百門，當德軍之一千四百門；輕炮，以二千四百門，當德軍之三千一百門；平射炮，以六百門，當德軍之四千七百九十門；坦克車，以九百一十輛，當德軍之三千三百五十輛；飛機，以一千二百架，當德軍之二千五百架；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然而華沙一役，德之侖加耳得坦克車師，不足以當波蘭迎頭之擊，而潰不成軍焉！及一九四〇年五月，希特勒以步兵一百零七師，坦克車十師，分布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之沿邊，以進攻英法比荷四國聯軍；而四國聯軍僅有步兵六十三師，騎兵六師，輕裝機械化部隊四師。德國之一坦克車師，有坦克車四五百輛，而法僅一百八十輛。飛機，則以一千三百架，當德軍之五千架；固已寡不敵衆，而鍾之以四國聯軍，各有統帥，意見橫生，號令不一，此進彼退，未能同仇以禦力；然而德之坦克車師，亦有以輕敵銳進，而爲法軍所殲滅者；非無債軍覆將之事也！及聯軍既潰，而德兵追奔逐北以入法境，有步兵一百三十五師，坦克車十二師；而法則僅有步兵九十五師；機械化部隊，潰敗無幾；而法之領空，尤爲德國空軍所控制；固知無能爲矣；亦以衆寡之兵，既不相如；而坦克車



師，空軍之勢，又甚懸絕也！至於希臘，則希特勒以倍衆之兵，作閃電之勢，而乘希臘與義相持之已敵，步騎炮空，及鋒而試，然美達克薩斯戰線，德以大敗！使希臘并力反攻，德亦何爲；而諸將無心敵愾，則以諸將之次且怯懦，而成閃電戰之勝也！及希特勒之進攻蘇聯也，而蘇聯霍斤少將著驕德之妄想一文，其中謂：『一九三九年以至一九四〇年，德國軍閥之所以耀武揚威，自誇常勝者，豈誠國社主義之有力；而國社間諜，煽其國之貪人敗類，叛變賣國，裏應外合，以成希特勒之無敵耳！其資希特勒之軍，幾見真能突破人國之堅固防線！波蘭之西境，未嘗設防；而法之北疆，防線脆薄，則有若無；至馬奇諾防線之突破，則觀我紅軍之有法以突破芬蘭曼納林防線，而有所鑒觀以策動者也！然而曼納林防線者，德國軍事家之所設計指導者也！然則德軍之無敵，希特勒荒唐之言耳！』希特勒之伐人國也，先以政客游說，間諜操縱，離其人民，潰其腹心；然後隨以大兵，以衆暴寡，以疾乘猝；此其所以無敵，而傳授吾尉繚，李斯之心法者也！抑希特勒之狡焉思逞，勝敗兼權，豈特以離其人民，潰其腹心，制勝而以肆兼併；抑亦以離其人民，潰其腹心，揀敗而以貽後災！方大舉侵蘇以無成功，而其徒戈培爾宣言：『萬一德國潰敗，必澈底破壞一切，被征服之國家！』所謂澈底

破壞者不惟破壞其財產物資；抑亦破壞其精神心理；製造階級之仇恨，潛伏政治之糾紛，以策動其國之內戰，而使之不暇復仇！柏林人士，亦不諱言：『設法於德軍離去時，務使每一國家無不發生無政府之狀態，而爲互相仇殺之戰爭！』處心積慮，其道多端：一曰利用貧民之飢饉。飢饉者，希特勒用以在西歐創造階級仇恨與分裂之主要工具也！國社黨自始卽利用飢饉爲政治技術之一！蓋人民而飢饉；體力不振，精神亦耗，何來抵抗之毅力，自然爲奴以低首！至一九四二年以後，法國、比利時、挪威、奧大利以及波希米亞等地，糧食缺乏，飢饉以甚！於是國社黨又利用糧食之缺乏以破壞被征服民族之民族精神與團結；分配不使平均，應得不予以得，而鼓勵黑市以鼓勵仇恨，膨脹通貨以膨脹混亂；皆預爲德軍撤退時，而以爲其國內亂之種因也！何以言之？德軍佔領當局，未嘗不禁止糧食之黑市，而誅戮黑市交易之人；然究其實，則國社黨製造黑市以有陰謀！凡佔領國之食品，無不予取予求以輸供德國；而民間之肉類、雞蛋、牛乳、牛油以及蔬菜，久已搜索無餘；然使有錢，未嘗不可以得之於私販；而私販，則得之於德國祕密警察；價格之昂，有時超過最高法定價格五十倍，而大多數人民之所無力購買；然此正國社黨之所欲也！蓋欲獲巨額之金錢以購

黑市之物品，惟有作賣國賊，而效忠於德，以出賣其靈魂，乃能有此獲耳！國社黨由於上次大戰之經驗，而知惟有糧食發生黑市，有錢得食，無錢挨餓，最足以造成民間之仇恨，而自相殘殺；今乃倒行逆施，而播其毒於佔領國，以使比鄰相憎，同國互仇，貧民怨憎富人，工人憎恨農民；一旦德軍撤退，而靡所制裁，其民自起仇殺之不暇，而暇組織，以必報德乎！此鼓勵黑市，以鼓勵仇恨也，抑通貨膨脹，亦欲以膨脹混亂！德軍以佔領費用，悉索敵賦；而其佔領國之政府，則以供應軍需，支出不貲；農工生產，祇以輸貢於德國，而無自給！貨幣之紊亂，通貨之膨脹，不得不相隨而至；而德軍佔領當局，則加速其膨脹，而促進於崩潰！軍用票之在佔領國，固視以爲合法之貨幣，而發行之數量，漫無限制！當其佔領國政府大聲疾呼，以激發其人民之愛國心，而力求節用，以制止通貨膨脹之狂瀾；而佔領當局，則源源發行無代價之貨幣，以購買一切！每當法國及荷蘭政府之在幣制漸能穩定時；則佔領當局必以鼓動購買之狂潮，而增加流通之幣額；於是幣制之穩定者，復返於不穩定！蓋國社黨深知一國民意之沮喪，莫過於不可控制之通貨膨脹！希特勒之所以能得政，亦以當日德國之通貨膨脹，以造成經濟之崩潰，心理之混亂；而民衆對民主政體之信心全失！惟通貨膨脹，而

以發生各階層人民之互相嫉視，莫不以自身之疾苦，歸咎於他人之優裕！惟通貨膨脹，而中產階級以毀滅，而以喪失其對自由制度之信心！惟通貨膨脹，而以造成人民僥倖之心理，子投機者以非法營利之機會，而政治日以腐化，風俗日以放僻！於是國社黨知佔領國之勢在不得不放棄；然代之而起之新政府，苟非有力以阻止通貨膨脹，則必在短時期內崩潰，而無法以獲得人民之支持！惟通貨膨脹，可以阻其佔領國之經濟復興，而社會崩潰，人民喪亂愈益混亂！此以膨脹通貨而膨脹混亂也！二曰污蠱正人之信用。一國之亡也，必有一國之賢豪長者，矢志忠貞以爲其民衆之所仰賴，而不爲德軍佔領當局所用！願衆望所歸，德人知戮辱及之，身價益高；則轉而示有句結，加以親禮；或佔領當局，數數造訪；或延以汽車，招搖過市。捷克之亡也，有一律師，積年不屈，閉戶著書，德人無如之何！既而國社黨報，忽播新聞，謂律師之法學名著，已爲佔領當局所選定以譯德文；輿論大譁，衆望立墮！然而衆望既無所歸，民志以何搏！一縱一旦德軍撤退，其人亦無法自白以起而搏一民志，領導復興！人懷自疑，此固德人之所欲也！三曰強征佔領國壯丁以伏內釁。希特勒征遣西歐及中歐諸征服國青年數千百萬以輸運入德；論者以爲由於德國人力之缺乏，而征以爲勞。

働之服役！願究其實，希特勒征遣之人數，遠超過德國之所需要；而所征遣者，多血氣方剛，能反抗之人；而阿附以呈身國社黨者，則不征遣！柏林人士不諱言以爲人質；而國社黨之在法國，波希米亞及荷蘭宣言：『如德國勝，必有歸來之日！』易言之，卽德國敗，將無歸來之望！此其用心，不惟英蘇解放軍來臨之時，而血氣方剛，能反抗之人，旣以征遣，而揭竿以應者之無幾也！方今法國，荷蘭及挪威，無一家，不有一兒子，一父親或兄弟以征遣入德；德人以爲人質，如其家人有揭竿以起，則槍斃之無貸！及德人不支而大敗，則其佔領之國，必有人痛心疾首於德，而高唱無條件投降；亦有人爲其父子兄弟懷憂而欲姑息；意見橫生，而同仇敵愾之志以殺矣！四曰挑撥巴爾幹民族仇恨以自殘殺。國社黨之佔領波蘭及塞爾維亞，所毀者，人民之肉體；在法國及波蘭，則毀人民之靈魂；而在東歐，所持以爲毀滅社會政治之武器，厥爲巴爾幹之民族主義！德人千方百計以煽動民族仇恨，鼓勵民族野心；一旦爲盟軍解放，而巴爾幹各國人民，必不暇以援應盟軍，而互相混戰以不反兵於德；而德人之狡計售矣！南斯拉夫之國，有塞爾維亞人，有克羅地人；而德人則使之各自爲政；塞爾維亞之自治傀儡，屠僂境內之克羅地人；而克羅地人之傀儡政府，亦屠其境內之塞爾維亞

人以爲報。德人之告塞爾維亞人曰：『吾軍之來，克羅地人實召之。』而告克羅地人則曰：『塞爾維亞人而勝，則克羅地人無遺種矣！』一旦德軍撤退，而克羅地人之懼塞爾維亞人以甚，塞爾維亞人之恨克羅地人則深，亦何望言歸於好以攜手建國哉！報載南斯拉夫游擊隊之內部衝突，亦由於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地人之仇怨。然兩族之游擊隊，莫不矢志以反日爾曼及國社黨。而國社黨則利用兩族之相互仇怨，以使之相互攻擊，而忘大敵之當前。此德人之狡也。德人之於捷克斯拉夫也，則扶植斯洛伐克人以鼓勵斯洛伐克民族運動。斯洛伐克之農民區，嚮爲捷克文化政治落後之區；德人則予以自治，建之爲國，而以示異於捷克立國時之所以待斯洛伐克人。斯洛伐克人雖不悅其傀儡政府，而一經自治獨立，則無望其再爲捷克之附庸。一旦捷克復興而自治政府取消，則政府之官吏失業而無望其插足於捷克政府。亦有工人商人，資國社黨之工廠以爲生，如與捷克并國而治，則斯洛伐克人之工廠，何足以與捷克工廠之效率度長挈短，而競爭以必歸於失敗！斯洛伐克之農民，則欲以保護其市場之農產品高價，而亦不悅於捷克；不悅於捷克，則睚於德人以求其支持！縱德軍有撤退之日，亦何望捷克之有斯洛伐克以爲國也哉！不但德軍之佔領

國如此；而在巴爾幹之與國，亦無不播散民族仇恨以自樹援！一旦德軍撤退，而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必相火併！蓋希特勒分割外斯拉窩尼亞以予兩國，而兩國無一日自嫌；然不敢以致怨於希特勒，而相怨；匈牙利人虐待其境內之羅馬尼亞人，而羅馬尼亞亦虐待其境內之匈牙利人；兩國之深仇不可解矣！希特勒亦分南斯拉夫與捷克斯拉夫之地以予匈牙利；匈牙利償所大欲，而南斯拉夫與捷克斯拉夫之深仇不解矣！保加利亞亦得南斯拉夫之多地以償大欲；然保加利亞之一部分地，則以許羅馬尼亞！所以巴爾幹諸國，無一國不從鄰國之毀滅以償大欲；而無一國不分擔國社黨之罪惡以取深仇疾怨於人！無一國不痛心疾首於其鄰國之阻兵安忍，狡焉啓疆，而思得一當以必報爲快！國社黨不諱言：『縱希特勒政權有崩潰之日，而東南民族之相爲敵讎，必不能僂力同仇以攻德，而兄弟鬩牆以自攻也！假令德國而敗，亦必有不少數民族之追懷德國，而欲以結爲同仇！』假令塞爾維亞而勝，則克羅地人，必以追懷於德，而爲不滿現狀之少數民族矣！其他可以類推。然則希特勒之所以伐謀伐交，勝敗兼權，如環無端，流毒無窮；寧奮伐兵以擅勝利於一時乎！嗚呼！有國者可以監矣！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訓義）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張預曰：『因間，當爲鄉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爲神紀，人君之寶也。

（訓義）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俱莫知我以何道，如通神理也。』張預曰：『五間循環而用，人莫能測其理。』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訓義）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訓義）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才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賜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相和也。』

（按）『因』



間，『內間』皆因敵之人，以爲我之間。特『因間』者，因其鄉人；蓋其人之無政權者，而爲人民。『內間』者，因其官人；蓋其人之預政權者，而爲官吏。而『因間』『內間』之爲用，尤在破敵人之搏結，毀敵人之國家。而德國陸軍參謀人員，則謂之『精神之破壞』；蓋於所著世界大戰間諜史例，嘗有慨乎言之，以謂：『技術之破壞，祇以毀我國家之物資；精神之破壞，且以毀我國家之意志；願進而論精神之破壞：精神之破壞，何道以出之？曰『宣傳』是也。夫兵凶器，戰危事也！若以小抗大，以弱敵強，爲民族生存而戰，爲子孫萬世而戰，爲主義理想而戰，則其艱苦尤十百焉；然敵人則以我之艱苦，而逞其宣傳矣！蓋宣傳必有所藉口；而所藉口者，必爲我當前不堪受，不能忍之事。然此日之所謂不堪受，不能忍者，開戰之初，非不知其必臨也；非不知其不當受也；然人情好逸而惡勞，怯死而貪生，往往偷一時之安，而不顧百年之後患；及征戰之日久，吾人神經，刺激過甚，易於亢奮；而敵人宣傳，乘間以入；於是感情衝動，死不擇音，暴動罷工，無所不爲，妨害生產，摧毀國力；愛我太息，敵人大悅！一九一八年，我之雄師，方壓敵境，而邦分崩離析，一蹶不振者，則以我德人之抗戰精神，慘遭敵人破壞之故！蓋英法協約諸國，既以飢餓之封鎖政策，阻絕我海外之糧食及牲畜

飼料以不得；而又損我穀物收穫以成凶歲；於是我德人食無半飽，不自聊生；然後鼓如簧之舌，以事宣傳於我德人民之啼飢號寒，若不勝其憫恤之意；而昌言指摘德國貴族及大地主之氣象豪華，優游柏林，臨陣則畏縮不前，後方佚樂，生活則豪華依舊，任情揮霍，代爲不平，不啻若自口出一九一四年開戰方始，德國前線兵士已得一圖相傳觀，上繪一財閥，一貴族，執鞭而驅德之士兵，以入死神巨口；死神之上，署曰：『資源戰爭』；筆意幽默，神情栩栩！又有一紙，大書曰：『打倒普魯士軍閥』；若無意與德國人民爲仇，而弔民伐罪者！又以德國城市人民生活之與鄉村不同，享受有差別；而故爲挑撥，以激動人民之嫉妬，嗾相詰難；而以分崩也！猶以爲未足；則益利用德國國內黨派之分歧，因勢利導，以鼓動國內之政治鬭爭，而破壞德人之統一；所用以攻擊農村之標題，及其搖惑觀聽之辭，則故意與大戰前之德國左派黨團所用以攻擊農村經濟要求者相同。德國左派之社會民主黨人，喜掀風波以亂秩序；此固協約國間諜之所視以爲良好之助手者也！若輩初不知爲敵人之所欲利用，卒以政黨利害之衝突，而不恤爲虎作倀！一九一六年五六月之間，德國有數城市人民，有飢餓示威之大遊行；而主之者，莫非社會民主黨之左派人物；其所寫之標語，利用

之論證，一如敵人發蹤指示之所宣傳者，尤巧者，其後德國革命黨之傳單，與敵人之所散者，如出一吻；所區別者，僅來源不同而已。吾人誠不能武斷，遽謂二者有直接之聯繫，然此德國革命勢力領導之騷動，實予敵人間諜以宣傳之根據。至一九一七年，而二者之行動，果趨一致，發動戰時工業中心區之罷工，以反對食糧分配額之減少。國內之民情，既已渙散，而作戰之軍隊，亦因之而無鬪志！蓋前線士兵所得之家書，讀之，莫非啼飢號寒之辭，危涕墜心，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於是軍心搖動，海軍叛變，同舟敵國，而德之潰敗不可收拾矣！然則德國社會民主黨之左派人物，英法聯軍之『因間』，而德國人之所痛心疾首者也！蓋因德之『鄉人而用之』也。然一九一七年，德皇威廉二世，方與英法聯軍，相持西線，苦戰不解。俄國革命，帝室以傾，而克倫斯基不渝舊約，以與英法僂力，出兵攻奧，東西犄角。於是俄國亡命之馬克斯主義者列寧，以德將軍之鐵篷車護送回俄，受德人之金錢，而糾率其徒，自前線戰壕以及後方之工廠、農場，無處不大聲疾呼：『和平！』『土地！』『麵包！』以是爲號，而人心搖動，倒克倫斯基而代之，飭前線總司令杜康寧將軍停戰。杜康寧將軍不受命，而列寧則以無線電，逕告將軍所部兵士，逮捕將軍，而停戰，以自動與德軍攜手，遂

簽訂對德和約；而威廉乃得調東方禦俄之大軍，以增援西線。則是列寧者，威廉之因間也。因俄之「鄉人而用之」也。列寧既擅國，而寄心膂於托洛斯基，對德和約者，托洛斯基之所簽訂也。及列寧卒，而托洛斯基不得志於史丹林以亡命，願以得政蘇聯久，其徒黨播全國，咸預機要；而托洛斯基必欲逞志於史丹林。希特勒知其然也，則欲以向日威廉之所以用列寧者，用托洛斯基以肆毒於蘇聯；因托洛斯基以通蘇聯重工業副人民委員批亞太珂夫，外交副人民委員索柯爾尼珂夫，鐵道副人民委員李夫雪茨以及拉狄克，莫拉洛夫，綏萊勃里亞柯夫等著名共產黨員十七人，餌以重金，出售軍事情報以資德國日本，而與德國日本約。托洛斯基，如得政蘇聯，必割烏克蘭於德，割沿海州於日以爲酬焉。批亞太珂夫以重工業副人民委員而向德廠訂購機器時，價必抬高，而以抬高所得之額外貨款，資托洛斯基之子塞度夫以爲陰謀之用。而內外勾結以鼓勵怠工，破壞交通，暗殺紅軍，一九三六年，一年之間，層見疊出，莫識所由！其間工人克尼亞柴夫，以毀火車，而供認得日本間諜之賄一萬五千盧布。亦有工程師故若不經意，而毀化學製造廠之鍋爐者；皆托洛斯基之所發蹤指示也！則是托洛斯基者，希特勒之「內間」也！因俄之「官人而用之」也。德國

以陸軍馳譽於世；而蘇聯軍官之被派以赴德國參觀實習者，往往有之；德人遂因之以爲俄間。蘇聯紅軍杜嘉契夫斯基元帥，前任蘇聯駐德及駐英使館陸軍武官普特拿將軍。列寧格勒軍區司令雅基爾將軍，前任白俄羅斯共和國總司令烏鮑羅維支將軍，奧索亞維亞基之首領歐特曼將軍，及參謀本部人事課主任費爾特曼將軍等八人，以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駢誅；其罪狀，則與德國日本勾結，而欲於戰爭時以出賣紅軍也！其中考克與費爾特曼兩將軍，皆爲生於波羅的海諸省之德國人，其姓氏仍襲德人之舊。烏鮑羅維支將軍，嘗赴德國參觀國社黨大會後之德軍大演習。而考克與普拿特兩人，皆嘗爲駐德使館陸軍武官者也。此亦『因其官人而用之』所謂『內間』也；而實以托洛斯基筦其樞，希特勒因其大將塞克特與托洛斯基有十二年之雅故，而組織德日兩國之軍事間諜，以與托洛斯基在蘇之羽黨，搏而爲一；而以德日兩國大使館及領事館爲集合，爲掩護，策動怠工，主持暗殺；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暗殺史丹林之心腹基洛夫，亦所發蹤指示也。杜嘉契夫斯基諸大將，亦以托洛斯基派之挑撥游說，而與德日兩國參謀本部，息息相通；將以一九三七年五月上旬，舉兵襲史丹林之徒而聚殲之，以與德日聯合，爲軍事同盟，使其謀得

遂，一攘臂而國社黨之勢力，橫被六合，縱貫歐亞！不意史丹林先發制人，然不爲奧國總理陶爾夫斯之續者，亦僅爾！願希特勒不能因托洛斯基以殺史丹林，而能因阿斯脫夫人以盡張伯倫！阿斯脫夫人者，英國之名媛也，有克萊武登之別墅，好客，喜延攬。自首相以及其閣僚，一日二日萬幾，自公退食，必過克萊武登。夫人盼睐承迎，人人得其驩心，而倦勤以紓，無不樂親，薌澤此固希特勒之所欲因以爲間！而貴要輻輳，權勢自生，浸潤膚受，譚言微中，亦以蕩心惑志，默移大計！而所晉接，尤傾保守，而恫心疾首於共產，世稱之曰克萊武登系；其人以爲「惟扶德，可以傾蘇；亦惟不助法，以滅德人西顧之憂，而後德人有餘力以東進攻蘇。」百喙一辭，寔成國是！又夸大希特勒之空軍，以嚇張伯倫；而張伯倫亦以嚇其與國法蘭西閣僚達拉第，萊諾之徒；於是捷克犧牲，而慕尼黑協定以成，而法蘇協定以解；而法國之援以孤，英之譽望亦墮；而希特勒之願遂矣！此亦「因其官人而用之」，所謂「內間」也。於戲！中國有史，必做女禍！而誦歐史，大邦名媛，蕩軼飛揚，所謂社交之花者，驚鴻游龍，王侯心醉；而外國因之以用爲間，有意無意，或挑其嫉妬以爲鬪，或散其金珠以爲賂。色授魂與，幾事以洩；國際之陰謀，得肆志於跳舞會者，吾見亦多矣！婦人用其媚笑，丈夫以爲喜怒！

希特勒通夏蓮夫人以殺萊諾抗戰之志，得阿斯脫夫人以歆張伯倫和平之利，而法有淪胥之禍，英亦貽噬臍之悔！又不僅是！印度獨立黨人沙伯爾滑爾者，亡命日本已數十年，而爲美國某通訊社員，出入各國公使館，以一九三六年夏，在美國俱樂部，與美大使會談；而爲東京憲兵特高課檢舉，以謂供給情報也！搜其住屋，所得記錄，無不涉軍事政治機密者；而研詰所自，凡名流貴家之夫人，有閒而好事，以廣交遊，而接外國人爲榮者，無不晉謁以爲媚悅，與會所至，巧言如簧，孰甘守口如瓶，輕嘵淺笑之中，而情報悉以供給矣！嗚呼！此亦新女禍之所當做，而有國者之監也！希特勒得政之初，既擴其國社黨之組織，以及奧大利人，捷克人，而以併奧吞捷，有成功；益散其帑金以資丹麥，挪威及法之人民，依倣國社黨之組織，丹麥團，挪威團，法蘭西團，而倡言親德；此則『因其鄉人而用之』，所謂『因間』也。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午前五時，挪威政府得德國駐使布魯埃爾博士之通牒，謂德軍將佔領挪威全國之海港也。議會開緊急會議，咸主抗戰，而先於是日午前一時半，挪威之奧斯洛海峽，駐有挪威軍艦三艘，其司令官得外長谷脫之令，謂：『德國艦隊至矣！毋得抗戰，任解除武裝，可也！』司令官坦然受之，莫逆於心，惟水雷敷設艦奧拉甫號，以收港修理，而遣

未致令，迨午前四時半，德國巡洋艦亞姆頓號，率潛水艇二，悠然而向霍登要塞以進。碇泊之三挪威軍艦，任所欲爲，則以外長谷脫之令也！不意其掠奧拉甫號以過，而奧拉甫號之炮火驟震也。要塞司令官亟加制止；而亞姆頓號及潛水艇一已沈沒矣！其未沈沒之一潛水艇陸戰隊，登陸者百人爾！而以要塞司令官之制止，守兵武裝，自動解除；於是霍登要塞，拱手以讓矣！奧士卡爾司堡者，挪威之海軍根據地也，左近海峽，滿播機雷，苟一發機，全峽震騰，插足不得，何從登陸；然而機雷之電流，早爲要塞司令官所切斷矣！德國軍艦布留赫爾號，以是日午前三時，疾駛進峽，掉首揚尾，以爲莫余毒也！不意在大炮射程八百碼以內，而炮台之一小軍官，莫知誰何，突命開炮，中布留赫爾號以毀其裝甲，不五分鐘，而此德國最新銳之一萬噸巨艦告沈矣！艦員之不死者，纔四十人也！在德人以爲司令官既相默契，其他亦何能爲！而不虞偏裨之中，儘有肝膽百密一疏，遂鑄大錯！然德軍之登陸者三百人，而挪威守兵三千，以司令官之低首下心，而亦束手矣！要塞盡失，門戶洞開；而德國福爾格霍司特將軍，帥所部一千五百人，導以挪威騎巡六人，而安步以入挪京奧斯陸。將軍隨幕僚二人，且行且以國社黨敬禮，而致答於羣衆中之第五縱隊隊員焉；則爲其日午後之三時。



也！及五時，而奧斯陸播音局，以柏林土音向挪威廣播矣；謂奇士林國民政府宣告成立也。奇士林者，嘗以一九三二——三年，掌挪威國防部；諸大將多所拔擢；希特勒得而用之，與之爲構；擒賊擒王，而桓桓赳赳，皆降將軍矣！此則「因其官人而用之」所謂「內間」也。至於希特勒所以潰法而取之者，人皆謂閃電戰之功，而不知亦握其樞於「內間」！奧托阿畢斯者，希特勒國社黨之特務人員也；談吐風生，擅才辯；先娶一法女爲妻，而於大戰之前，嘗攜鉅金以至巴黎，收買報紙及政客，廣交游，嘗指其手提皮包以揚言：「法國國會議員，有十餘人入吾彀中矣！」傳者曰：「法國六百一十五名之國會議員，有三百餘人受人津貼也！」法國前後兩內閣總理達拉第之情婦古洛素侯爵夫人，萊諾之情婦夏蓮，每有茶話宴會，奧托阿畢斯無不與！及法人對德宣戰，而被逐以行；然黨徒實繁，蟠踞津要，上自政府，下遍閭巷，播散謠言，捭闔操縱，嗾達拉第以撓萊諾之政策，通夏蓮以搖萊諾之心志，軍事情情，纖悉必知！甘末林之爲法軍總司令也，將往前線視察，未及首途，而柏林播音局，已以消息廣播矣！甘末林惶駭莫措，萊諾組閣，頗不慊於甘末林，而欲用魏剛。達拉第則袒甘末林焉。及德軍之侵入比境，而兩人紛爭未已！甘末林亦有所聞知，曰：「余豈怯哉！」欲立

殊功以自見，乃放棄可守之陣地，而引大軍趨荷蘭，讓道以予德軍，欲俟其猛撲馬奇諾防線不下，然後反兵而截其後路，包圍德軍，一鼓而聚纖諸。詎意希特勒推鋒直入，法軍撤退不及，爲德人所包圍以解甲焉！德人之將進攻也，無日不向法軍廣播，申明：『德人之不欲與法戰，而所仇者英也！英人之利用法，已二十年矣！法人何苦爲他人作嫁衣裳，而不獨立自主！』浸潤之譖，夜以繼日；於是法人之信念搖動，法軍之士氣消沈，而達拉第之徒，如賴伐爾及龐萊，如響斯應，振振有辭，欲以介義媾和。然法之政客，如賴伐爾及龐萊，大戰既開，猶倡言親德，肆口無忌，而能得大將之擁戴，以當國柄政，欲闕此中消息，不可不知一九三七——三八年之卡古拉黨獄！法政府於此諱莫如深，而就其可知：卡古拉黨者，蓋由極右派之發動，由諸大將之援助，有縝密之計畫，而欲以武力建立獨裁制度，然後加入極權國之集團也。不意人民漸有知者，輿論譁騰，而警察不得不執行偵查，願以治安部長白許翁之同情於卡古拉黨，警察翼翼小心，不敢深求，逮捕黨徒，而領袖人物，則佯若不知誰何！然而衆目昭彰，衆口難掩，莫不知魏剛將軍爲卡古拉黨之軍事領袖也！貝當將軍雖非卡古拉黨，而亦不以魏剛諸大將爲非。卡古拉黨之軍火儲藏廠，設在巴黎及克拉蒙佛朗一帶，而

搜查其中之來福槍及機關槍，莫非德製！政府恐株連大獄，下令停止搜查。捕繫者百餘人，無一人公開受審；及大戰起，咸予赦免；而其中軍官，又列籍正規軍，後備軍以爲國干城矣！米西林將軍者，則卡古拉黨之尤有功於希特勒者也！將軍爲米西林廠之主人，而廠則法國最大之汽車製造廠也！公司之主要廠，設在克拉蒙佛朗，而卡古拉運動之中心也！米西林將軍，爲卡古拉黨之軍事教官；而同時兼爲法國第五戰區司令。第五戰區以奧里昂爲大本營，而鐵路縱橫，四方道里適中，軍火之製造及運輸，咸萃於是！願米西林將軍處孔道，當大任，而怠所事以墮軍實，長寇讎！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東侵波蘭；法人欲出兵攻摩爾塞河以拊其背，而卒左次不進者，則以重炮之未能運出；而第五戰區之奧里昂，布日及維爾松鐵路諸站，重炮堆積，車輛停留，延至十月而未運。問其所以，則未奉米西林將軍之命也！第五戰區之中，有坦克車製造之廠三焉，設在布日及蒙他日附近，而所製造七十噸之坦克車極精，速度高，轉動靈，而裝甲則視德國之八十噸者爲尤厚；利器也！願留置於第五戰區之待運場，而迄未一用，等於虛擲；及一九四〇年六月，德軍之進佔奧里昂也，見之，歎賞不置！而觀法軍獸駭鼠竄，遂改乘此法人造而不用之坦克以追奔逐北焉！則米西林

將軍之以也！此亦『因其官人而用之』所謂『內間』也。然希特勒用『內間』於蘇聯而無成功，用之於法而有奇效者，蓋史丹林制由己，以快刀斬亂麻，當機立斷，而法政府率於朋黨，姑息養奸；此希特勒所以成敗異也！然希特勒所以併奧大利，吞捷克，入荷蘭，脅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而侵南斯拉夫，無不操縱其人民，賄通其官吏，『因間』『內間』處心積慮，以摧毀政權，搖動人心；然後隨以大兵，莫之或禦，如摧枯拉朽，蔑不克矣！日人者，希特勒之所引為同志者也！然希特勒之所以呼朋嘯侶，結同志者，果何以乎？亦不能外『因間』『內間』而別有以也！德國駐日大使奧篤將軍，於一九三九年之春，以不得成日德軍事同盟為憾，造訪首相平沼，卒然曰：『日本之榮譽，被作踐矣！』平沼曰：『日本之榮譽，日本人自知之！君外國人，如何能知！』奧篤懷然，徐曰：『日本遲日自知！』一九四〇年夏，奧篤又造訪近衛公爵別墅，言曰：『公赤心為國，夾輔無人，不可不組織一政團；匪是者，國策何能推行盡利！』近衛曰：『日本國事，尚得日本人自決，不敢以勞！』然奧篤先為東京使館武官之日久，出身行伍，豪爽健談，而揮金如土，英風俠氣，足以得日本軍人之懽心，而欣得奧篤為同志者，蓋大有人在！奧篤壇坫周旋，口角生風，不在天皇之皇宮，不在

東京之外務省，而在東京之妓院；日夕過從，非歷任之首相，亦非外相，而爲日本之青年士官；三三兩兩，出入妓院，而奧篤左右追隨，不恤爲東道主，纏頭百萬，筵開不夜，尊俎折衝，暢論歐亞大陸之如何重新分配，聚米畫沙，抵掌而談，主賓極歡，而青年士官，入耳心通，不覺傾倒以爲之「內間」矣！政客中野正剛者，日本著名之右派，而奧篤款筵之以爲「因間」者也！一九三五年夏，自德而來之國社黨黨員，以中野正剛之介，而與日本右派構結，以組同志會；會所在東京之新橋，富麗堂皇，而日本樞密院大臣木戶侯爵，外務省顧問白鳥，莫不爲同志會之會員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德防共協定成立；而協定之條文，則起草於其年之夏，多方擬議，不在外務省，而在新橋之同志會；外務省無人知者；而發蹤指示，則爲奧篤！奧篤以一九三八年四月，授駐日大使；然一九三九年之春，尙無法以成日德軍事同盟！至一九四〇年八月，希特勒以空軍大舉襲英倫，不克懼美國之參戰以援英，而亟欲得日本爲援，以牽制美於遠東；乃派休它默爲特使，奉希特勒致近衛之手書，以造於東京，訪外相松岡，請日本參加德義軍事協定。松岡卽以屬白鳥，曰：「君與休它默好議之！」白鳥以九月十日，邀休它默長談，不覺促膝！午後，白鳥進見近衛，告以休它默之議，自抒所見，指陳

得失。近衛亦爲動容！即以十一日午後，召外相松岡、海相及川、陸相東條會議，而近衛以首相爲主席，所謂四相會議，是也；亦既衆謀僉同，乃以十四日，召集緊急臨時閣議。亦有閣員以期以爲不可，紛爭延會至七小時之久，而卒不得通過！中野正剛在新聞紙慷慨著論，陳德人之必勝，斥英美之援華，奠定東亞，祇有聯德，劫制輿論，噤不得發！然閣議，非樞密院核准，不得上奏；而樞密院大臣木戶侯爵，早有默契，翁無異議！乃以十九日，奏請天皇開御前會議，欣然參加。會散之後，近衛松岡，見休它默，舉杯互祝，立以電告希特勒。請君入甕，莫逆於心；是則希特勒「因間」，「內間」之有成功於日人也！抑希特勒之懼美國參戰以援英也，不惟引日本爲與，以對美戰爭分散美人援英之力量；抑亦因孤立派爲間，以對蘇恐懼轉移美人對德之敵愾！孤立派者，以羅斯福爲政敵，以共和黨爲壁壘，而以資本家摩根集團爲主人者也。摩根集團之美國總電氣公司，資本二十二萬三千二百萬美元；而以投資於德國之總電氣公司者，有一萬八千五百萬馬克。德國克虜伯炮廠，與美國總電氣公司訂有合同；而西門子公司亦有關係。德國奧貝爾汽車廠之全部資本，皆爲摩根集團之通用汽車公司所有。德國五金公司，爲德國伐本企業公司之一部，而有杜邦摩根之投資。

一百萬美金；此皆盡人所知，其不知者，蓋闕如也！及羅斯福援英以絕德，而摩根集團與德國資本之關係中斷；然美國資本家之假途中立國，轉運物資以濟德國，亦盡人之所知！假使羅斯福之政策成功，而希特勒之德國以敗，則美國與德國資本結合之公司工廠，無不隨倒；而投資及利潤不可問矣！此非摩根集團之所許也！摩根集團，則以參議員韋勒及塔虎脫，前總統胡佛，林白上校之流爲喉舌，而胡佛爲之魁！胡佛者，孤立派之總指揮，而摩根集團之參謀也！早歲服務於英國各礦業公司以歷非洲、澳洲、亞洲；而在中國，則嘗任職於開灤煤礦公司也。自一九〇九年，以拉門德之引進，而效忠摩根集團；一九二〇年，以湯姆生之介紹，而加入共和黨。柯立芝之爲總統也，以胡佛任商務部長，則拉門德之所推薦也！遂以摩根集團之支持，而當選一九二八年之總統，則以拉門德爲首席政治顧問，而內閣名單，非摩根集團之公司銀行董事，卽股東也；幾以白宮爲摩根集團之支部矣！雖以一九三二年去職，而摩根集團之意見，必以胡佛爲反映；共和黨之機構，亦以胡佛爲領導；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則德國第五縱隊視爲可以成爲在美活動之中心者也。胡佛之發言不多，而有言，則必代表孤立派以代表摩根集團！胡佛爲孤立派及共和黨機構之幕後指揮人物；

而蘭敦塔虎脫，林白上校之流，無不受其指揮以行事；一九四四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之杜威，五任紐約州長，又其徒子法孫也；知胡佛，乃知杜威！杜威之發言亦不多，而所以不發言之用心，則不同於胡佛！胡佛之發言不多，而發言，則必以和平爲懷；蓋不和平，則希特勒之德國，久必不支；而摩根集團之德國投贊，亦化烏有也！及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大舉以襲蘇聯；而胡佛昌言以謂：『希特勒之弱點，在怕和平！惟有和平，可以去希特勒！惟有和平，可以結束戰爭！幾見戰爭而能打出結果耶！』則以和平瞰希特勒之弱點，而不思希特勒無一役勝利之後，無一戰發動之先，不呼籲和平以爲煙幕；乃曰希特勒之弱點在是，吾誰欺，欺天乎！及一九四二年，而胡佛與前任美國駐波蘭大使吉卜生，合著一書曰持久和平問題，則以謂：『資本主義之美國，與社會主義之蘇聯，不能共存；當以在全世界恢復資本主義爲戰爭之目標；』此固希特勒之所大聲呼籲者也；願胡佛之用心，則欲以對蘇恐懼，而轉移美人對德之敵愾耳！至一九四三年十月，而莫斯科會議之中美英蘇四強宣言發表；未幾而羅斯福以其年十二月，會邱吉爾，史丹林於德黑蘭，有成議；於是胡佛嗾其徒蘭敦大聲疾呼，以謂：『今而後，史丹林可以任意解決邊疆問題矣！』胡佛則冷冷曰：『自



以靜觀其後，』然而揚言靜觀，陰有行動！對外，則在瑞士設有機構，以與德國金融家取得聯繫，而接濟德國。而對內，則在莫斯科會議之後，以其年十月，有十四團體之代表七十五人，在紐約集會，以爲必得和平，尤必得馬上和平，而衆議僉同以決定展開馬上和平之運動！其中有名雷蒙威爾基者，則詆莫斯科會議爲慕尼黑第二；而一人曰弗萊德里克李培者，則曰：『咄嗟！何爲而犧牲千百萬人性命以爲史丹林死乎！』塔虎脫之夫人，亦出席會議，而以主講焉！所謂十四團體之代表七十五人者，其人爲德國第五縱隊與美國孤立派之大聯合；而究其用心，陽以呼籲和平，惜美國人之死，陰以反對戰爭，抹希特勒之敗；皆胡佛之所以發蹤指示也！杜威與胡佛及蘭敦，一陰一陽，或默或語，以相爲用。一切慷慨激昂之言論，由杜威及胡佛兩人說盡；而一切莊嚴負責之態度，不可不由杜威一身做盡！杜威一言不發，一心做事，以衆望而長紐約，整理稅制，平衡預算，既切實，又尊嚴，而造成人民之偶像，騙取總統之當選；及一朝權在手，惟胡佛之命是聽，而言和平，言妥協；豈惟摩根集團之投贊無恙；而希特勒亦得資以『因間』、『內間』，而有成功矣！希特勒之欲用胡佛，以爲間於美，猶之日人之圖用汪精衛以爲間於我！日人之逞志於我也，狡焉啓疆，喋血萬里，而

『因間』『內間』抑亦極盡操縱之能！上自行政大僚，下迄市井俠少，以至播紳先生，旁羅儒碩，不捐細大，兼資文武；英雄入彀，其尤著者：徐樹錚，王揖唐，日人所欲因之以爲間於段祺瑞者也！郭松林，楊宇霆，日人所欲因之以爲間於張作霖，張學良父子者也！至於汪精衛，則尤日人所欲因之以爲間於國民政府者也！汪精衛善演說，動人娓娓，縱橫捭闔，爲國民黨之健者，而久據高位，實繁有徒；顧與 蔣委員長貌合神離，日人知之稔矣，久已暗送秋波！既而汪精衛以不得志於 蔣委員長，出國養病。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蔣委員長以張學良之叛，被留西安。於是希特勒則以嚮日德之所以用列寧於俄者，嗾日人以用汪精衛於我；亟促返國以赴 蔣委員長之難；如 蔣委員長不幸殉國，衆望所屬，必汪精衛代之而興；則舉兵討共，以與日人提攜；日人可以不勞而定中國；於是因中國之人力物力，以與蘇聯戰；外國報紙，頗露其祕。然則日人所欲藉手以爲因間於中國者，孰有如汪精衛之偉大者乎！蓋汪精衛以國民黨元老，而爲行政院院長；中國『官人』之最崇高者也！使其計得售，其說而信，則中國不抗日而討共反蘇，不得不隨德義日軸心爲進退；而蘇聯東西受攻，世界之歷史全變，寧獨中國蒙其不幸！天相中國，而張學良知衆怒之難犯，悔禍於厥

衷，奉 蔣委員長以再起；汪精衛雖得政而未擅國。及大戰之起，日人老師深入，連兵久不解，而欲因汪精衛以亟媾禍於我。蔣委員長不許也；計不得逞，而出奔以委質於日人焉！此亦『因其官

人而用之』所謂『內間』也。至黃秋岳父子以奉職於行政院及外交部，而售情報以通日人，遂以駢誅！然猶『內間』之卑無甚高論者也！初土肥原以日本特務人員，而奔走華北，游說大將，網羅策士；『內間』『內間』所在多有；而冀東自治委員會，冀察政務委員會，相繼成立；華北之勢，幾以瓦解！戰端既開，而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不發一彈，擁兵而退，委山東以予日人，而以誅戮！則韓復榘者，亦土肥原藉之以爲間於抗戰者也！大抵軍人政客之急功貪權，不甘居人後，而鞅鞅失職者；文武官吏之好殖貨以自肥，及侈自奉而不給於財用者；市井少年之游手好閒不事事者；皆敵國『內間』『內間』之所欲資也！方甲午之戰之未起也，日本參謀本部海外諜報武官荒尾精，嘗奉密令以來中國，得上海日商英租界河南路樂善堂主人岩田吟香之助，以在漢口開設樂善堂支店，自任堂長，而招集上海、天津等處浪人以事組織，其中分外員、內員；而內員又分三部：（一）理事。（二）外股員，執掌整理調查報告任務；審察在外幹部情況；摘錄國內外大勢之新聞，以供

外員參考，輔助各外員之活動。(三)編纂股，就各外員彙送之報告以及東西洋新聞紙登載之消息，凡可供他日參考之事件，擇要編纂，並搜集各種書籍，以供堂員研究。外員，則負責在外調查調查項目，爲土地，被服，陣營，運輸，糧食，薪炭，兵制，兵工廠；此外對於山川土地之形狀，人口之疏密，住民之貧富以及風俗之善惡，皆用軍事及經濟之見地，實地調查；而尤不可不注意各地人物，詳細報告其姓名，年齡及住所。所謂人物者有六種：(一)君子，其間又分六等；(1)有志於救全地球者爲第一等。(2)有志於振興東亞者爲第二等。(3)有志於改良國政以救本國者爲第三等。(4)有志於鼓勵子弟而欲明道於後世者爲第四等。(5)有志於親立朝端治國者爲第五等。(6)潔身以待時機者爲第六等。(二)豪傑，其間又分八等。(1)企圖顛覆政府者。(2)企圖起兵割據一方者。(3)對歐美在國內跋扈，深抱不滿，而欲逐之國外者。(4)企圖倣效西洋以制器利用者。(5)有志於振興工業者。(6)有志於振興軍備者。(7)商業鉅子。(8)提倡振興農業者。(三)豪族，謂名家巨閥之後，而在一鄉一鎮之間，爲衆望之所歸者；苟得一人焉，則如得一鄉一鎮之人民。(四)長者，謂家富而好濟貧，在鄉間排難解紛。一鄉

皆稱善人焉；苟得一人，亦如得一鄉一鎮之人民。（五）俠客，謂其人奮不顧身，而好打不平，以拯人之急，往往爲血氣方剛之青年子弟所崇拜；有事之際，如得其振臂一呼，響應四起。（六）富者，外員調查之際，如發見地方有相當之人物，不惟探查其行動而已；尤必與之結納，得其歡心，而以爲後日有事之用焉！綜其所以欲羅致，幾乎細大不涓；君子小人，一網打盡；凡戊戌政變之立憲黨，辛亥起義之革命黨，莫不殊途而同歸，爲日人之所欲資以用爲『因間』『內間』者也！凡我邦人，可不戒儆惕厲，而審所以自處乎！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訓義）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爲我用；或佯爲不覺，示以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基博按：上次歐洲大戰以前，德國之情報機關，曰第三處。凡服務爲間諜者，無不受嚴厲之監督；倘有奉職不謹，處事失當，或偵探失實，或報告錯誤，無不受應得之懲；而懲誠之法，則設爲一種似機密非機密之通訊，寄所欲懲誠之人，落於敵手而使之疑爲間諜，偵伺逮捕，以練智練膽，增長經驗；觀其如何自脫而策以自新；如無法自脫而受刑，斯則應得之懲。

罰也！有卡魯格雷夫博士者，德之名間諜也！日俄之戰，嘗出沒旅順，偵伺日人行軍之祕，而告於柏林；及第一次巴爾幹半島戰爭之日，奉命以往，亦有聲績！願以事與第三處有忤；遣往英國，與之通訊，而故示英人以可疑，遂被捕也！英人知其然，處以徒刑而不執行；於是告以德人之相賣，勸其矢忠以自贖。博士遂以所知於德者，傾露其祕。而英人厚待之，以反間於德，乃大有功！此「因其敵間而用之」也。願有刑其爲間之人，因其通訊之法，而以假作真，誑誤於敵者。密勒者，亦德人之爲間於英者也；往往登小廣告於日報，影射軍情，以眎柏林；而巧爲設詞，載出賣欄，以報告英國軍艦行動。爲英警廳所捕，下獄；而得其密碼底本及第三處訓令，將計就計，假作消息，以登廣告；或旬日一登，或間月一登；胡盧依樣，而德人不察其僞也，薪依舊寄；且以其報告之勤也，加厚犒焉！英警廳得其金而買一汽車，題曰密勒以志喜；此亦「因其敵間而用之」也。及此大戰，法之所以猝爲希特勒所乘，而措手不及者，亦以中希特勒之反間也！一九三九年開戰之初，陸軍部之情報廳所謂第二廳者，其中密探受阿畢斯之金而爲所賄買者，早已不少而爲所用！達拉第於一九四〇年所得報告，謂「希特勒志在攻英，無意於先法也！」旣信以爲實然，而總司令甘末林所得之情報，則又異

是且曰：『希特勒之在一九四〇年，無意西征，而欲有事於巴爾幹』也！不知法國派駐比利時，荷蘭，瑞士等國之情報人員，早爲希特勒賄買；而所得之情報，皆來自希特勒之情報機關！甘末林爲所給，於是撤北疆之成軍，以付魏剛，率赴近東，而連土耳其以戰於巴爾幹；不虞希特勒之推鋒北疆以搗其虛，則『反間』之以也！一九四三年，美國聯邦調查局破獲德間多人於第特律城；其妙用亦在因敵之間，而以破敵之間！先是加拿大婦人第寧，貌都麗而擅口辯，爲德人所僱以赴柏林受訓練，資以巨金，轉里斯本以赴紐約，而定居第特律城，自稱伯爵夫人；當地名流，無不傾身延接，縱談天下事，巧言如簧，人以得見顏色爲幸！願聯邦調查局，自一九四一年，第寧未至第特律城之時，已追蹤而加偵伺矣！既而知其爲德間也，則逮以密訊，脅以自新，而因之以搜捕馮黎昂哈特寄宿舍，則德人之第特律城特務機關也！捕醫生湯姆期，則由其病人口中得情報，而偵察美國硫酸甘油之生產，及魏斯丁豪斯之俄亥俄辦事處以資德人者也！美國商務隊海員霍夫門，則以第特律城福特工廠及格羅西伊爾海軍訓練站之情報資德人者也！第特律城女青年會國際組祕書皮蘭斯夫人，則以芝加哥普爾門公司之情報資德人者也！威尼大學德文教授之妻摩爾基夫人，則

第寧之助手也！發蹤指示，莫非第寧之以；則亦『反間』之以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

（訓義）杜牧曰：『誑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未知事情；吾則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吾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故曰死間也。』基博按『死間』者，誑間也；疑誤敵而以不實之情報爲誑；誑間未必死，而有可死之道；亦有不死，不足以取信，而不得死；故曰『死間』。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之前四年，日本駐俄使館陸軍武官寺間大尉，用財如泥沙，廣交游以偵俄軍謀，俄情報局固已疑之矣！寺間心知其然，則佯若爲俄情報局所餌，而狎一妓，則情報局之女情報員也！寺間恣情聲色，以爲所脅持而返其國，私寄日本參謀部攻俄地圖於俄情報局，酬所願欲；既而事洩，判死刑；其父寺間親王忿子之賣國以隕家聲，亦自殺！俄人以爲信也，及戰之起，而俄人按圖布防；不意日人避堅攻暇，以乘所不備；遂以大敗，乃知中日人之間也！於是取日俘而訊之曰：『寺間大尉寄俄之地圖，將以爲誑乎？』曰：『誑！』曰：『然則寺間大尉之被誑，亦誑乎？』曰：『否！不誑，不足以成大尉之誑，而取信於汝俄！吾日人名譽重於生命，大尉名譽之



大恤，何有於生命！殺身爲國，此莫上之榮譽也！』曰：『其父親王自殺信乎？』曰：『信！不如是，不足以堅汝俄之信而成大日本之勝利也！』然則寺間父子，不恤辱身賤行，隕身破家，以成其間之誑，豈非『誑間』之適例乎？及一九四一年五月，希特勒將攻蘇聯也，其祕書兼國社黨副首領及政治部主任赫斯，突乘飛機以奔英，而機上之彈孔壘壘，聲言以餌戰防共，建議和平，窺見希特勒之用心，而挾其和平覺書以相赴，惟未得希特勒之同意，非誠未得希特勒之同意也。希特勒憚於言和，而假赫斯爲誑，以嘗英人，舊調重彈，以防共餌英之資產階級，緩其仇德，懈其敵愾，而得媾和於英，以并力蘇聯也！此希特勒之『誑間』也！而英人不爲所愚，待以俘虜，願英人以此知希特勒之亟圖媾於英而不憚發難於蘇，告蘇以離其交而自樹援。及希特勒進兵攻蘇，而英外相艾登聲言：『英人之圖與蘇聯也屢矣！而蘇聯不欲以傷德人之心也！及邁斯大使以德人欲攻蘇聯告，而謀於蘇，蘇人猶有難色！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爾！而德人侵蘇之報，尤予邱吉爾以振奮，而廣播其演習二月之演辭，背誦如瀉水焉！蓋四月以來，邱吉爾已知希特勒之必攻蘇也，則預習廣播之辭，邀其朋從，聽其演說，在朋從，則靜默恭聽；而邱吉爾，則詞氣溢涌，間以談嘲，喻希特勒如吸血

之毒蛇，妙語解人頤！及詞之畢，而其朋從各陳所見。如何聲罪致討以斥德，如何仗義執言以援蘇，潤色討論；如是者屢次不一次！至六月二十二日，而德人侵蘇之報至，遂以其日下午三時廣播。聽者無不歎樹義之正大，措辭之圓到；而不知其演習之有日，素所蓄積然也！則是希特勒「誑聞」之大失敗也！

生間者，反報也！

（訓義）杜佑曰：『擇己之有賢材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爲，已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生間。』賈林曰：『身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常無所害，故曰生間。』基博接近代各國互派駐使，陽敦睦誼，陰則覘國，號爲親善之使，實兼間諜之用；如賈林所謂『身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常無所害；』而有治外法權以庇其徒，苟非宣戰，無不尊重；此最『生間』之適例，而公開之祕密也！日本之於各國駐東京使館，監視尤嚴，而分有等級；第一嚴防蘇聯政府駐日之外交官，便衣偵探，無時無刻不梭巡使館前後，偵伺出入過訪之賓客，而密記其車輛牌照號數以爲追蹤；亦或投身以受雇爲使館低級館員或偵伺；然傳者言：一九四一年以前，德國駐日大使

奧篤，亦爲駐日第五縱隊之領袖，而擁有一萬名之德籍隊員，中有士官二千一百人，其他國籍之隊員，如捷克人，匈牙利人，瑞士人，瑞典人，美國人以及日本人，總數有二十萬零一百五十人，以操縱政團，以劫持報紙，發號施令，無不出德國使館，是故蘇聯之於外國使館，必駐赤軍，非惟守衛，抑亦監視！仰光者，緬甸之都府也。日僑五百人，其業，則照相館也，鑲金牙也，藥房也，彈子房也，形形色色，執業多賤，而尤窳者，乃開小客店，然無一人不有特務之崗位，而非受指揮於日本之仰光總領事館者！及日人以兵取仰光，而起僑寄十年之日本牙醫鈴木以爲緬甸總督，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乃知牙醫其名，『生間』其實也！一九四一年三月，英國海軍部聲言譴責日本駐使重光葵爲德間，以英國海軍祕密資德，渙然大號，而日本使館不置一詞以對，幾乎默認！是年十一月，日本以空軍突襲夏威夷羣島之珍珠港，而美政府搜查夏威夷之日本領事館，乃知館中全體人員二百人，非受僱於日本陸軍，卽海軍之所僱用，而夏威夷軍事國防，無不隨時縷告也！荷蘭東印度政府以一九四二年一月發播白皮書，聲稱：『日本政府派芳澤謙吉以使節議貿易，而芳澤來駐一年，陰資日本陸海軍人員以相偵伺，而擬定軍事計劃之準備工作。』至於中國，則以日人之狡焉思逞，日

本駐華大使館，爲調查中國政治，軍事，經濟，社會之實況，特以一九三二年十月，成立情報部；而南京，濟南，青島，成都，漢口，九江，宜昌各地，咸設支部；各支部咸設電台，以互遞消息；每年在中國所用之機密費，至一千萬元。而一九三七年，日本外務省亞洲司中國局，更提出機密費擴張之預算，謂：『本外務省與中國密切聯絡，而使駐華之外交代表，廣蒐各種情報，以改善外務省之工作也。』義大利派駐埃及之外交代表，慎簡其人，代表之才能必卓越，容儀必偉岸，固不待言；抑亦相其夫，人之是否嫵麗，美貌足以動人，政府不恤資以多金，勵其盛飾，濃妝豔抹，雙雙而至；其在開羅，招搖過市，幾乎有會必到，無到不雙！上自宮廷，下逮搢紳，無不延爲上客，醉其豔色，從容譚讌，微言諷刺，而埃及之反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矣！此皆彰彰在人耳目；而不僅德國之駐外使署及領事館，被人指摘爲間諜之機關也！此『生間』之大者也！此外又有所謂特務人員，彌縫其闕，以補使署領事館之所不及，而爲生間之正身！德國之遣阿畢斯於法，日本之遣土肥原於我，晉接顯要，上下游說，而以操縱焉；則杜佑所謂『擇己之有賢材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爲』者也！英國外交部之情報處，爲英國特務機關之尤有聲績者；其中之特務人員，遍播世界各

國；當英國之正式外交人員，無法交涉時，則特務員起而代行其職，以運用機智而促使所在國政府之改革，或破壞所在國政府與其他外國締結密約；因時因地，相機應變，而暗爲斡旋，若出自動，毋使其致疑於英國政府而以牽涉在內！其有助於外交者功不細也！德國特務人員，則以輔軍謀爲主；而有計劃，有組織，成一機關以執行所事，始於普魯士政治警察隊長史蒂白，蓋鐵血宰相俾斯麥之所特拔也！史蒂白嘗事腓律特烈克威廉爲密探，以一八五〇年任警察局長，及威廉一世攝政，而鄙其爲人；又以府衆怨，訟章盈廷，雖以得白，而官亦罷！及俾斯麥之相威廉一世，以造德意志帝國也，而奧國起而爭長；苟非戰勝奧國，不能建立德國；然不知奧之軍備若何？遂以委之史蒂白！史蒂白則化裝爲小販，駕一馬車，載宗教彫刻及春畫之類，沿門叫賣，而以周歷奧國之城鎮鄉村，察勘當地之地形，路徑，軍備及經濟情形，繪圖立說而歸以報。老毛奇遂據以部署進攻，長驅直入，僅四十五日，而奧國大敗以迫爲城下之盟；雖曰老毛奇指揮若定，抑亦史蒂白供給情報以先爲之地也！於是史蒂白根據戰時情報之工作經驗，建議於俾斯麥以設中央情報局，而自任局長。俾斯麥旣以無虞於奧，又欲有事於法，於是史蒂白以一八六六年，偕其助手瑞尼克與喀丹巴

赫兩人赴法，而遣所部三萬六千人，分布全法境，隨地勘視，前後凡十八月，凡從德邊至巴黎之路徑，繪爲細圖，銖黍不失；及一八七〇年之侵入法也，德軍按圖索驥，如入無人之境；而所部三萬六千人者，潛匿全法要塞，以伺德軍之至而爲內應，則史蒂白之以也！史蒂白之於法也，不惟各地之道路、橋梁、炮台及駐軍兵力，調查不遺纖悉；而所有各地之人口、農工商業、旅館、銀行、居民之財產以及當地之出品，無不歷歷如數家珍，繕成數巨箱之報告，而以先運回德！及德軍之入法境也，每至一地，則按照史蒂白之報告，而搜索一切軍需品以爲供應；比如一村，養母雞若干，應征發若干雞蛋，若干雞；隱匿不得！一富戶語於人曰：『德軍知我之財產，勝於我之自知！』則以史蒂白之情報有效也！於是歐陸各國，無不懲於法之敗，而以注意情報；此情報機關之所自始也！德國之情報機關，有一總部發蹤指示以筦其樞；而英國之情報機關不一，外交部、陸軍部、海軍部、空軍部、商業部、殖民部、內政部，各隸一情報處，以各自爲政而不相爲謀！上次歐洲大戰，英國海軍部情報處主任何魯，知其一友人之爲德間也，談話中有意無意，漏言：『英海軍之集中，將以掩護陸軍在延姆斯與威塞耳兩河之間某地登陸！』本以誑誤德人也！不意爲荷蘭皇軍總部所聞，大驚，以爲英人

之將侵我中立也，調兵以防！英陸軍之特務人員，以飛報陸軍部。陸軍部則以爲荷蘭之爲此，必係德人欲假道於荷以出兵進犯英南海岸也；告海軍部調艦爲備，然後知何魯之故弄狡獪以誑德人也！一九二五年，英國陸軍部與外交部之特務人員，各擁一阿拉伯酋長，資以金錢，供其武器，而爲之謀主以進攻對方，而不自知其操戈同室；咸以爲對方之煽惑鼓動者，厥爲外國之特務人員也！論者頗以無組織爲嫌！然德之組織，亦有不利！德國特務人員之組織，防於史蒂白，而有縱之聯繫，有橫之聯繫；與軍隊之編制相同。在國外活動之特務人員，無不相互有橫之聯繫；而各組織特務間，又有相互之聯繫，彼此呼應，如左右手；然而有其不利！使有一人僨事以爲駐在國，破獲，往往因一人以及其他，轉輾推訊而牽動全部組織；有時因一無關緊要之交通員被追蹤，而破獲特務機關之全部；上次歐洲大戰，德國駐英特務機關之全軍覆沒而一蹶不振！以此！於是柏林情報局，痛定思痛，而解散橫之聯繫，訓練人員以推陳出新，出入敵後，單獨活動；則一人僨事，而大局無害；此特務組織之一大革命也！如欲得『因間』『內間』於外國，亦以特務組織爲之介，而筦其樞於柏林情報局；不能以利誘，亦可以計脅！上次歐洲大戰之未起也，柏林情報局通令各國之特務

人員，就駐在國政治、工商及社會各方面之重要人物，而詳細調查其出身歷史、家庭情形以及一切隱私，隨時報告；於是各國要人之穢史，列爲柏林情報局之檔案，其中有一檔案，稱：「某夫人於某星期告其夫，赴某地別墅休養；而據實際調查，則過宿於某先生家也！」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而如此之不憚煩耶？蓋德人之圖逞志於各國，必資「因間」「內間」以爲用；固有用金錢以可收買者；然有地位、有財產之人，則非金錢可收買！既得其隱私而列爲檔案，則於必要之時，可以要挾而資爲「因間」「內間」之用！其人不少，鉅公列卿，名門貴媛，一旦隱私揭發，則名裂而身亦敗；以此不得已而脅制爲用者，往往有之！相傳柏林情報局檔案庫中，有一名冊，列英國人四萬七千；而此四萬七千英國人所不願人知，尤怕人知之隱私，無不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有時有地，詳記各人姓名之下；所以柏林情報局，可以隨時脅制此四萬七千英國人，資以爲「因間」「內間」，而供給情報以爲交換；其人多據樞要，而以視德國之特務人員，所得爲事半而功倍矣！德國之特務人員，有專門學校以嚴格訓練，而教學一切特務應備之技能；而英國之特務人員，則無特務工作之正式訓練，不過爲各項專門之人才，隨情勢之自然，而更事既多，由淺入深，以爲政



府所選擇而任用之。德國之特務人材，從海陸軍後備隊中挑選以入特務學校，年不得過三十歲，而錄選之人，不僅普通之所謂才而已；尤必精密而圓滑，理智而直覺，勇敢而忍耐，敏捷而鎮靜，勤奮而從容，活潑而忠實，無美不備，不名一美者，相反而相成，然後錄取而授以必需之特務學識；如語言學，國際心理學，各國警政，工業制度，化裝學，以及如何使用爆炸物，密碼，暗號及祕密攝影機等，無不在研習之列；而尤要者，爲建築術與測量學；測量尤必有特殊之訓練，不但精通測量之術而已；須能用目力或直覺以測得一建築物之高度，角度及距離；何者？特務人員之在外國，不能明目張膽，用器測量，而以引起之猜嫌也！相傳一九一四年之夏，德國有一特務人員，不用器械而以實測英國北部某地之一大橋，用脚步測量距離，用視線測算角度，進而探究橋址下之地質構造，以及用多少炸藥，可以炸毀，繪圖列說；一旦有事，舉而措之已耳！可知其造詣之精，訓練之素也！英國之特務人才，則選拔自僑居國外之人民，而爲職業之專家，或工或商，平時執業以自活，而有委任，則効奔走；其人多富貴產，不仰薪給，而社會之聲望亦甚高，所以紆尊降貴而從事特務工作者，苟非出於愛國之誠，則必爲好奇之本能所驅役耳！然而特務工作，非易爲也！以不可告於妻子，不

得謀於朋友，而惟『天知』『地知』『我知』而不予『人知』之孤獨工作；然生活不能自處，孤獨，酒食徵逐，與人爲亡町畦，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而不能有真正之友朋；機警敏捷，而不動聲色，意思安閒，斯則理想之特務人材也已！英國之特務人員，非有需要，不用女子，獨一九三八年，蘇聯有一特務機關，設於英倫，爲英政府所知而無法偵查，有某女士者，一風貌嫻雅之金髮女郎也，年三十許，以友人之介而爲陸軍部之情報處所延聘，則志願加入蘇聯之友協會，而與其中之蘇聯特務領袖相結識，盡以治容，得其親任，而知其祕要，以告陸軍部，而蘇聯機關之特務人員，悉數就逮，無一漏網者！然英國之不用女子爲特務人員，幾爲一成不變之例，而德國則好用女子爲特務人員，以其治容誨淫，爲達官貴人所喜，易爲惑溺而得其寵信，知其事計所爲，上次歐洲大戰，韓麗春夫人及荷蘭籍之美姐罕麗，其尤著者也！美姐罕麗者，巴黎之紅色舞女也，以裸體舞而有盛譽，歷柏林，羅馬，維也納，倫敦，所至傾動，王公貴人，爭以得親顏色爲幸，而德國第三處羅致之以入間諜訓練所，授以間諜之學術。韓麗春夫人，則美姐罕麗之隊長，而女間諜訓練之主任也。先是韓麗春夫人年十七歲，嘗隨父遊俄之聖彼得堡，櫻唇黛目，金髮柔美，而爲一德國

使館武官所嬖，藏嬌有屋。時俄國步兵奉頒新式炮，德國參謀部欲窺其祕而不得也！武官者，乃犧牲韓麗春色相以投俄國軍官之好；俄國軍官忘其所以，而枕頭席上，傾誠以告焉！及是而所以詔其女弟子者曰：「間諜者，競技之一也！成功無人賞，失敗無人憐，無法紀，無道德，祇有冒萬險以求遂所欲爲而已！如汝性愛冒險，間諜生涯，儘有意趣，職務之本車，卽酬報也；務於不惜犧牲，甚至於死！」大戰之起，而美姐罕麗爲間於巴黎，上自外交部，陸軍部之機要大僚，下逮前線歸休之中下級軍官以至傷兵，無不巧笑承迎，乘其狂歡極醉之餘，而以言相餌，無不傾誠，知其事計所爲，而以告德人；法軍屢以大敗而莫知失機所由！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霞飛將軍指揮法軍三路進攻，而德軍則以前十日得大本營令，設備以防法軍之進攻；法軍死者八萬，傷者十萬，而未有成功；則美姐罕麗之以也！英國之特務人員，以本國人爲主，而德國則本國人之外，尤多募中立國人以美姐罕麗爲間於法而籍荷蘭，亦中立國人也！蓋兩國交戰，而以我國人留敵國境內，無不以間諜相監視；中立國人，則蕭然事外，無所於嫌；一也。又兩國交戰，無不欲爭取中立國而不敢重開罪；縱有嫌，而懼中立國使館之抗議，投鼠忌器而不敢逮捕；二也。希臘人台元尼斯者，亦德間之有名

者；初爲小販，以歷遊法，比，德等國，而達於柏林；性好治遊，而以小販之收入，作有限之風流；一日，方在林登大道散步，忽爲警察所捕！其人莫知所由，自念近雖小弄狡獪，而無傷大雅，何勞警局過問耶！願不逮解警察局，而送禁衛森嚴之第三處，則大驚不知所措！問官指數其在各國之諸不法行爲，歷歷如數家珍；更無置喙之地！問官大聲叱喝，且曰：「法比兩國政府以文書請求引渡，欲綜所犯而併科刑，有罰無貸，從此投獄底長不見天日矣！」其人俯首戰慄不敢仰也！忽聞問官柔聲曰：「雖然，以汝之能通幾國語言；我愛汝人物倜儻；如肯矢忠爲大德國馳驅，當加恩貸而不予引渡；此大皇帝之恩施格外也！」其人感激涕零，誓願效死！於是階下之囚，引作入幕之賓，三薰三沐，改稱施慕諾斯伯爵，衣冠優孟，盛服而出，資以鉅金，而遨遊上都，與列國貴人相周旋；在若人固得其所哉；而在第三處亦得其人而用之，爲知人善任使；然後知第三處之久注其人，派探追蹤以歷半歐洲，而察其出沒，考其性行，然後控之於罪以恩威兼施，而脅之爲用也！此外如西班牙人黎卡道之與其婿多拉克受德雇以爲間於法，而探其後方軍隊調動；阿根廷人戴巴士之受德雇以爲間於英，而欲探其巡洋艦重炮改良之圖案；皆以中立國人，而爲德所用以成間者；英以其國外僑民

爲特務人員，多取其材而有聲望者；而德國之用其僑民，則不必材也，而取其不爲人注意；不必卽以爲特務人員，而以爲特務人員之通訊機關！上次歐洲大戰之將發也，德皇威廉先一年聘英館於伯京罕宮；而其侍從長官，忽出宮以訪一理髮匠，紆尊降貴；英國警吏知之，則大惑不解而加偵伺；其人名恩士德，出生英國，而父母則德國籍也！及偵伺之日久，而知其人筭德國外交部通信之樞而不自知！每月得酬金一磅；每星期得自德寄來之信件一大束；其信已貼英國郵花，而其人則按信開地址以分投倫敦之各地郵政局。警吏則按址而偵其得信之人，皆德國之特務人員；而其信則政府之訓令也！於是警吏佯爲不知，而暗中監視，時時檢閱其信，而偵所爲；及大戰起，而按址就逮，無一漏網；僅得脫者，一人耳！日本之特務人員，其組織與訓練，略倣於德。日本情報之組織系統，直隸屬參謀本部，而接受陸軍省之指揮，外務省之指導；所得軍事情報，如外國軍力，軍備，軍事計劃等，報告於參謀本部；而其他事項，則分別向有關係之機關報告。日本陸軍省預算表中之祕密費，蓋資以爲供給及組織情報之用者也！日本陸軍省之預算支出，佔日本全國行政之預算支出之二分之一，而祕密費之支出，則佔陸軍省總支出三分之一！情報人員之在中國，所執行之任

務而爲參謀本部明文規定者有五：（一）軍事間諜，無論何時，於其偵察區內中國軍隊之軍力、軍械、分布及活動，加以最審確之注視！凡中國國內無論發生何種變化，軍事間諜應卽刻報告東京參謀本部及同在中國從事間諜之其他人員。（二）軍事間諜當深切認識中國各地方之特徵條件，並隨時注意鐵路交通上最微細之變化；而對於軍械儲藏所在及彈藥庫所在，尤當特別注意！（三）所有當地軍營要塞，及其他可能改爲製造軍械場所之工廠，軍事間諜應力求認識與熟悉；並應計劃如何臨時其地電話電報之交通。（四）軍事間諜當設法鼓動中國人對於日本之信仰心；而在可能情形之下，尤當與中國之地方文武官憲締結私人間之交往，以觀察其人之品性，及其對於軍事政治上之同國敵人之意見，而偵察其有無祕密活動。（五）軍事間諜於其偵察區之經濟情形及變化，亦有認識及瞭解之必要；而鑛業、銀行、商務企業之有關於軍事方面者，尤宜注意！而日本駐滬之軍事間諜團，則爲優秀之青年軍官所組織，而所以履行其任務者，有四途焉：（一）化裝潛入日人在滬所開設之紗廠中充當工人，以便從中交接所雇用之中國工人，而利用爲漢奸以刺探中國情形。（二）借工人名義以進入中國軍事機關，而拜訪有關係之

工役，從中探聽軍事消息。(三)利用各種參觀團及考察團名義以旅行國內各地，而乘機偵察我國防建設及軍事之行動。(四)利用跳舞以入舞場，擇擅色藝，工嘖笑之名舞女，賄以重金，餌以珠飾，而藉舞女以誘惑我軍政長官，於可笑倩盼之中，以刺探軍事政治之重要消息而供給情報。日本情報人員之用女子，以色盪，亦同德國日人在其本國，挑選美麗動人之少女，而授以間諜之訓練，擅中國南北各地之方言，服中國裝，而以分派中國各大政治軍事中心地點爲娼妓；或散布各舞場充舞女，勾結我政府要人以及熟悉黨政軍情形之在野要人，而探取重要之情報；而舞場尤所利用！日本駐滬之國際偵察局，舊由化名李雲霞之女間諜川島芳子主持，上海各舞場，無不有其芳蹤！及一二八上海之戰，川島嘗以舞女爲十九路軍某軍官所歡，得以直接抄取軍事計劃而偵知閘北之地形及我軍布置；十九路軍遂以敗績失守！而川島爲我志士所狙擊，傷而未死，遂北返，而繼之以舍英島，擬具計劃以呈請東京參謀本部者核示者三事：(一)盡量利用女性間諜。(二)在滬創設跳舞學校兩所及宏偉之舞場一所，而利用曾受間諜訓練之舞女以接近中國軍政紳商各界。(三)設法收買各機關及各團體學校有聲望之交際花，使之參與間諜工作。

以誘惑我方軍政要人，出入過從，既以於不知不覺之間，刺探消息；亦可乘機以金錢收買爲高等漢奸也！方我二十六年抗戰之未起也，廣東、福建兩省，有不少化裝茶房女侍之日籍女子，散布廣州沙面及長堤一帶，以招待青年軍官及政府機關職員，買弄色相，而成好合，遂爲挾制以供情報；既而爲廣州市警察局勘破，斥有間諜嫌疑，以取締驅逐。云日本亦如德國，凡特務人員，非幾經挑選，而授以特殊之間諜訓練，不以任也！日本同文書院者，日本第一任參謀總長川上賣其住宅以爲基金，而創設於上海之徐家匯，招其子弟以來中國，治中國之學及語言文字，展覽成績，余往觀焉，見所謂支那分省調查，繪圖極細，窮鄉小鎮，朗若列眉；問所以則春秋佳日，分遣諸生，以遊覽爲實地圖繪，彙裝成冊；聞之咋舌嗚呼！此日本之中國「生間」養成所也！苟非我泱泱大風之中國，走遍地球，幾見有一國焉，肯容異國在封域設書院，培間諜以圖逞志，而熟視無覩，大度不校者乎！吾聞日本佐賀官立學校，延一美人爲英文教師；一日作文，以「何爲學英文」命題。一生交卷曰：「英文爲世界第一強國之文！我欲征服英國，不可不知英國；而不知英文，則何以知英國！我知英文，知英國；然後可以跨海出兵，征英國而無所虞！此所以學英文也。」其師爲瞠目！今日本之設同



文書院以招其子弟來中國也，豈真敦同文同種之誼，以有愛於中國文化，毋亦欲知中國以征服中國也！及大戰之起，江南淪陷，而諸縣之宣撫班長及縣政顧問，幾無不爲同文學生焉！嗚呼！此日本之中國『生間』養成所，不可不特筆也！德國國社黨，以各國旅行爲『生間』；德國志願軍之軍用波蘭地圖，是則一九三七年，德國旅行家之所繪獻也。而日本則有漁船以游弋異國領海；有髮師，有洗衣工，有御料理店，以深入內地；形形色色，或海陸軍人假裝，或其人素業，而要之發蹤指示，自軍部！英國帝國會議以一九二一年議決建築新加坡軍港；而日人漁船以其時出沒新加坡沿海，英人之所惡也！空軍根據地附近之彭貢，日人則開十餘家啤酒酒店及養漁場以營業焉！柔佛有日本餐館曰玉川酒家者，價廉味旨，遊客馳譽；一登玉川，而柔佛海峽之形勝，一覽無餘焉！一九三八年，軍港落成；英人舉行海軍演習以爲祝典。而有日本貨船曰婆羅洲丸者，乃碇泊在白拉江之馬地，則設防島嶼也，離新加坡船塢，纔六百碼耳！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英人以爲大嫌，而於是海軍預定之演習程序乃大變也！巴拿馬運河，爲美國大西太平洋兩洋艦隊作戰時調動增援之生命線；而已故日相大隈伯爵嘗作豪語曰：『美國艦隊如欲利用巴拿馬運河以入太平洋而危及

日本安全時，兩岸日僑三十萬，咸願受命奮身以全體沉入河中而塞其途也！一九三四年，美國艦隊通過巴拿馬運河之試航，事先嚴禁洩露消息；然試航所經，某時某處，東京報紙，逐日披露；則日本間諜之密布運河可知！而運河兩岸之日僑，百分之七十五，皆無固定之收入；設理髮所者，終日不剪一髮；設襯衫廠，終日不售一衣；設料理館，終日不烹一菜；而漁夫所用釣竿，以鋼爲絲，以鉛爲餌，其端無鈎，而直沉水底以測運河深淺而已！荷蘭東印度政府亦聲言：『日本漁船以作海軍眼線。日本後備軍官以喬裝洗衣工人。』有一日本撈網船，沿海邊巡，嘗爲荷蘭哨兵所擊沉也！荷蘭人不許東印度土人窺探軍艦；而有一日本巡洋艦駛達爪哇井里汶時，禮延土人，登艦參觀。於是荷蘭人大譁！而一九三三年以後，日本宣傳人員，與東印度土人以耳語運動，鼓之反荷，則尤荷蘭人之所疾首痛心者也！一九四一年，五六月之間，自稱日本出口公司代表之人物，紛紛藉藉以抵泰京曼谷，腰纏纍纍，而商業之經營，又非所措意！街談巷議，咸謂其中多日本化裝之海陸軍人；而賃屋必在街角，以便一旦有事，用機關槍扼守，以控制泰京，威脅泰人。及十二月，太平洋之戰起，而泰人行動不得自由，惟日人之所欲爲矣！此亦日本之『生間』也！然海軍國之所憚者，尤莫如

日本漁夫！一九四二年一月，英屬加拿大政府聲言：「哥倫比亞有日本居民七萬人，以漁爲業；常出沒加拿大太平洋沿岸以至阿拉斯加，海道熟諳；及戰之起，而徵役於日海軍之潛艇及航空母艦矣！」此日本之「生間」以活動於太平洋者也。義大利國民之僑居尼羅河流域者六萬餘人，大都出生埃及，而其久者，祖父相傳，歷一百五十餘年；然始終未脫離義大利國籍，而與埃及人雜居以相習，操阿拉伯語，熟諳其風土人情，而知其好惡；於是墨索里尼因之以組義大利第五縱隊矣！無一義僑不加入法西斯團體，其團體，則有所謂行動隊者，所謂休閒協會者，所謂青年團者，所謂義大利參戰軍人協會者，形形色色，而無一團體不有嚴密之部勒，不有半軍事性之檢閱。埃及政府，下令取締，而羽翼已成，伏莽堪虞！此義大利之「生間」以活動於埃及者也。然則今之所謂「生間」者有三：一曰外交官員。二曰特務人員。三曰僑民。以僑民爲鷹犬，而以外交官、特務人員爲發蹤指示者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美政府之艾森豪威爾將軍襲取法屬北非也，亦先之以間，而資僑民莫菲氏以爲用。莫菲氏者，嘗任駐維琪大使館參贊，而僑北非之日久，與法國駐軍統帥魏剛將軍有舊，往來過從，一日，以言餽曰：「設我以美軍假道，將軍許之乎？」魏剛笑曰：「君以一

師兵來，我將開槍；設君有兵二十師，則我擁抱而吻汝矣！』莫菲氏喻其意，及一九四二年一月受命，而經營一百貨商店。美政府則選精通法語之外交官二十人，佐莫菲氏以爲店夥。不論土人法人，有來顧者，其夥則和顏婉語，其貨則價廉物美，趨之如鶩！而法國駐軍將校之眷屬，尤笑言承迎，以得其歡心！久之，莫菲氏得介美政府代表克拉克少將，以與法國駐軍將校相見，得其默契，而艾森豪威爾進兵之有成功，亦『生間』之一例也。

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

（訓義）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爲敵用，洩我情實。』王皙曰：『以腹心親結之。』賞莫厚於間；

（訓義）梅堯臣曰：『爵祿金帛，我無愛焉。』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君臣。』

事莫密於間。

（訓義）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爲己害。』張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歟？』

非聖智，不能用間。

（訓義）杜牧曰：『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王  
哲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

非仁義，不能使間。

（訓義）鄭友賢曰：『使間者，使人爲間也。非仁恩，不足以結間之心；非義斷，不足以決己之惑。』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訓義）杜牧曰：『間亦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其  
情，僞虛實也。』梅堯臣曰：『防間反爲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臻妙。』石聲淮曰：「諸家解『非聖  
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以爲聖智以知間之性，仁義以結間之性；非是！此兩句反剔上文，  
謂能用間之謂聖智，能使間之謂仁義也。上文謂『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  
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則能使間爲仁至義盡，故曰『非仁義  
不能使間』也。『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

也。』『先知』之謂『聖智』故『非聖智不能用間』也。既用間而爲聖智，使間而爲仁義矣，又貴知幾察微以得間之實，故曰『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如此，則上下文脈絡貫通，似勝舊解也？』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訓義）梅堯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基博按『微』者，知之於無形，察之於未兆。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訓義）杜牧曰：『告者非誘間者，則不得知間者之情，殺之可也。』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其間必素知之。

（訓義）杜牧曰：『凡欲攻戰，必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客之將也。門者，闈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訓義〕張預曰：「索，求也；求敵間之來窺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爲我間也。言舍之者，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石聲淮曰：「張預解『導而舍之』以『導』爲誘導，『舍』爲館舍，非是！『導』者，示也；『舍』讀爲捨，釋也，縱也。所貴用反間者，不但利其洩敵情於我，尤利其反國而爲我作間也。『導而舍之』，謂授之以方略，然後縱使歸國而爲我之間。下文四間可得而使，不僅因敵間輸情於我，我知其瑕隙而蹈之；抑且謂資反間而使四間與我通聲氣也。」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訓義〕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訓義〕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疏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訓義）杜牧曰：『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後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是反間者，何可不厚待之耶！』右第二節論五間之事。基博按五間之用，不外二端：曰『因間』，曰『內間』，曰『反間』，曰『因敵之人以爲間於內也』，曰『死間』，曰『生間』，曰『用我之人以爲間於敵也』。特是孫子五間，『反間』筭其樞；近代用間，『因間』妙其用。而間之爲『因』，有今之所有，而古之所無者：一曰新聞間，二曰政治間，三曰留學間，四曰宗教間，五曰民族間，六曰主義間。其中政治間，留學間，往往得志爲官人，則爲『內間』，而要不外因其國人而用之；蓋『因間』可以包『內間』，而『內間』不出於『因間』也。新聞間者，因其國之新聞家而用之也。一九一四年七月，歐洲第一次大戰發生，義大利社會黨人，咸持義國中立之議；獨墨索里尼以社會黨機關報前進之主筆，而昌言參加協約作戰；遂爲社會黨開除，而奪其前進主筆之職。於是墨索里尼受法人之津貼，以創義大利人民報；大聲疾呼而倡參戰；蓋法人亟欲引義人參戰以分德之兵勢，而亦免南顧之憂。墨索里尼嚮主筆前進報者兩



年，而以言論鋒銳，傾動其國人，遂以成名；固法人之所欲用也！法國記者，尤不憚造新聞以貨鉅金，變亂是非，搖惑觀聽！一九三一年，日本之進兵滿洲也，巴黎各報，議論無不袒日；以日金飽其囊橐也！一九三三年，義大利之侵阿比西尼亞也，一年之間，津貼法國各報以六千五百萬法郎；無冕之皇，亦墨索里尼之所欲用也！希特勒亦揮金如土以獻於巴黎無冕之皇！一九三九年夏，法國極右派代表蓋鸞理，在國會檢舉外交部長龐萊之柏林代表白理農，爲其數月之間，受德金至三萬萬佛郎，以爲收買法國報館，鼓吹和平，提倡國社主義也！巴黎小報，有名曰嘴與爪者，德之國社黨法之政府，各致津貼；而主者兩受焉！東海西海，萬國朝貢，此巴黎無冕之皇，亦人豪矣哉！東京之報紙，亦有陽以牖導日本人之愛國，陰以響應德人之輿論，而爲之間者！報知新聞，東京著名之報紙也；董事長及社長，雖爲日本人而股權，則已全落德國第五縱隊之手！董事長則爲一敗落之伯爵；第五縱隊餌以厚賄而爲傀儡；然日人之讀者，無不信報知新聞爲本國極端愛國主義之發言人；詎意不知不覺以浸潤國社黨之理論，而爲之喉舌也耶！政治間者，因其國之政治家而用之也。威廉二世之用列寧於帝俄，希特勒之用托洛斯基於蘇聯，日本之用汪精衛於我，皆所謂政治間也。

凡一國失意之政治家，尤外國所欲禮羅，以燒冷竈，備後用！苟其當國之政治家，發強剛毅，所求不遂，則扶植其失意之政敵，以與爲市，而削其勢；日之於我，蓋屢屢焉！其人有曰：頭山滿者，日本間諜之長老也，年八十餘矣！日俄戰後，頭山滿處心積慮，以注視中國及其他亞洲各地革命，而欲有以利用之！凡中國，菲列賓，馬來亞以及緬甸，印度之革命家，不爲當地政府所容者，無不延攬，鬚白如銀，意度溫克，見者以爲鉅人長德也。握手出肺肝相眎，受其金錢，聽其議論；而頭山滿如簧瀾翻，以教導革命。我國之革命長老，亦必有爲座上客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東伊拉克之巴克西特基將軍舉兵以殺其國防大臣查法；而紐里將軍者，查法之妹夫，而伊拉克政治家之典型也！英人亟用飛機以載出國，而保護之。義報譏之曰：「此奇貨可居也！英人工心計，惟利是圖；飛機汽油，豈漫費！嫉忌之辭，如見肺肝！蓋政治亡命者，固外國人之所欲，因以爲間者也！留學間者，因其國之留學生而用之也。人之於所學，不能無囿；而留學外國者，往往爲其國文化之文化所炫，思想既有所囿，感情亦以漸合；始而愛好其文化，探討其學術；繼而服習其土風，結交其國人，此亦人情之自然；而野心之外國，往往因之以用爲間！如在弱小後進之國，而留學先進強大之國，其留學生回國，尤

爲社會人士所欣慕，而得國家之柄用；此尤野心之外國，所不能漠視！日人嘗以太平洋佛教協會之介，邀上等緬甸人，免費遊日；而獎勵緬甸青年，留學東瀛，交換日緬文化，鼓勵日緬合作；司馬昭之心，固屬路人皆知；而日人利用我留日學生之當官而得政者，以爲間買國；三十年以來，其人其事，悉數難書，而爲國人之所周知，無待縷述者也！蘇聯於一九三二年前，紅軍將校多派赴德國參觀陸軍留學，而以與德之國防軍有密契；於是史丹林有一九三七年之肅軍，誅其大將。義大利人在開羅所設之中小學不少，埃及子弟，可以免費入學；暑假時，可免費以赴義旅行。而埃及前皇弗阿德曾之肄業羅馬軍官學校也，嘗備受義皇室之優待，而以表現露骨之親義色彩矣！此亦留學間之適例也！吾國留學諸君，衡政論學，往往談吐之間，留英美，則袒英美，留德日，則袒德日；甚有自輕家丘，不妨冷嘲熱諷；聞詆所留，便欲發聲徵色；芸人舍己，彼哉彼哉！倘非厚培愛國自重之觀念，導揚民族文化之信心；一旦敵國外患，而爲所留，皆人所欲，因以爲間，而所可因以爲間者；可不爲之大哀乎！宗教間者，因其國之與吾同宗教者而用之也。歐美傳教，航海東來，雖有文化侵掠之嫌，尙無軍事間諜之據！日人之佞佛，人所知也！佛法慈悲爲懷，願日之軍人，則以佞佛爲用間，以

僧侶爲間諜！太平洋佛教協會之組織，所以網羅中國、印度、暹羅、緬甸等國之僧侶，而因之以用爲間也。印度者，佛教之祖國也。日人則設東亞佛教協會，佛教興亞會以遍於印度名城，而餌印度之佛教徒焉！願印度四萬萬人，中有九千萬之回教徒；而日人無奉回教者，願設有伊斯蘭文化協會，大日本回教協會，以一九三八年五月，於東京建築宏麗之回教禮拜堂；落成之日，以盛禮邀請印度之回教徒赴會，而請其向世界廣播，以頌日本之崇禮回教；誰與主持之者？則陸軍大將前內閣總理林銑十郎也！於是印度人之反英者，足跡不絕於三島；而歐戰之起，印度人反戰運動之澎湃，日人遂以推波助瀾焉！則以宗教間之爲用也！緬甸者亦佛教之祖國；而仰光者，抗戰以來，我國國際輸入僅能假道之一地也！於是日人交驩緬人，因佛教以投所好，組織日緬佛教協會；政府資以經費，餽遺緬人之現任官吏、國會議員、報館主筆；而僧侶之在緬人，信仰既深，勢力尤雄！一九三七年五月之浴佛節日，大光寺前，廬集數萬之羣衆，而要求修改憲法，擴大自治，反抗中緬之交通。政黨黨員，以欲得驩於選民，而高唱排華；不問而知日緬佛教協會之所發蹤指示也！宗教間之成功也！日本回教聯合會，又嘗派東京神學教授谷正氏至爪哇，設計於荷蘭東印度各地，各置回教區。

長一人，助理四人至五人，上說下教，以聯絡其地之回教徒；每區由日本領事館撥發開辦費一百盾；干卿底事，而不憚煩，則以宗教間之資以爲用也！然而狡焉啓疆，何國蔑有西藏者，亦佛教之宗邦，而我之藩服也。前清之末，達賴喇嘛有師保曰德爾智者，俄之布利亞特人也；幼而入藏，朝山以抵拉薩，住赭特寺十五年，博習經典，而爲達賴喇嘛之所寵幸，遂因以通於俄國。一八九六年，俄人組織赴藏考察團，假裝朝山香客，經中國之蒙古，新疆以聘拉薩，而因德爾智以爲間，迎藏人之所信，其中多喇嘛，多德爾智同族之布利亞特人；自達賴喇嘛以下各大寺院，無不有獻幣重而言甘，而欲得西藏以爲俄用！藏人大悅！然印度者，英人之外府也；實逼處此，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於是以前一九〇四年，派榮赫鵬大佐率兵入藏。達賴喇嘛望俄援，不得；遂出奔，而派葛丹寺梯林布奇代表與英人言和，放逐德爾智以離西藏。而德爾智則絕交不出惡聲，將行，徧謁有權勢，有交誼之各大寺院，獻金餽物，以示眷戀之意，而繫先後之思；所費不貲，而一出於俄廷；此亦宗教間之適例焉！民族間者，因其國之與吾同人種者而用之也。民族間，始於巴爾幹半島，巴爾幹半島，爲十餘種之民族錯糅而居；而斯拉夫族實居半數；則斯拉夫夫人之力，常能爲巴爾幹半島之中堅，明也！然全

世界之斯拉夫人一萬六千萬；而在俄羅斯者，一萬一千萬焉；故斯拉夫族，以俄爲宗盟；而其他散播於奧匈帝國以延及巴爾幹半島，如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等支族，憔悴呻吟於奧匈及土耳其壓迫之下者，其視俄也，若弱弟之怙恃其長兄；此事理之最順而易馴致者也。方帝俄之秉大彼得遺訓，注全力以經略東南歐，其始亦恃軍威以力征已耳！十七十八兩世紀，與土與奧，凡大小十餘戰。迨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披靡一世；俄人遂利用之以爲侵掠之資，於是所謂大斯拉夫主義者興焉！大斯拉夫主義者，舉凡住居於東南歐之斯拉夫民族，搏爲一體，脫離他族之統治，或成爲單一國，而戴一斯拉夫之元首；或成爲聯邦國，而戴一最大之斯拉夫國爲之主盟也。俄人旣揭斯義以渙然大號於斯拉夫族，而復以快語歆動之，以憤語刺激之，其言曰：『歐洲三大民族迭興；拉丁族之歷史在過去，條頓之歷史在現在，而我斯拉夫族之歷史在將來！』又曰：『以擁有一萬六千萬之斯拉夫族，而讓區區五千萬人之條頓族，宰制世界以握霸權，誠竊爲吾族恥之！』其論起於一千八百三十年之頃，始倡之者，不過數人；而斯拉夫族心同理同，如響應；至十九世紀之下半期，而大斯拉夫主義之團體及言論機關，已遍於東南歐矣！有大斯拉夫主義所屬之團體，曰國民共勵協

會者，總會設於塞爾維亞之首都，分會遍巴爾幹各地以延及奧匈境內，而俄之將校實陰主之！一八三〇年，以終十九世紀，巴爾幹半島諸國，先後舉兵以脫離土耳其獨立，什九皆國民共勵協會爲之發蹤指示也！然奧匈帝國之人民，五千一百餘萬；而二千五百萬人，爲斯拉夫族；如大斯拉夫主義，乘間抵讖以得逞於匈奧，則帝國不國矣！是大斯拉夫主義者，與匈帝國之所不許，而必出死力以相持者也！及一九一四年六月，奧皇太子菲的南以閱兵邊境披士尼亞州，而被刺死；刺客二人，卽日就縛，皆塞爾維亞人也；而訊鞫所以，則塞京有所謂國民共勵協會者實主其謀；而披士尼亞州之巨室名士，莫不隸籍爲會員焉！披士尼亞州州議會議長亦就逮，且抗言曰：「太子之來，吾黨環而圖之者，不知凡幾輩也！不此則彼，必無幸！謂余不信，盍一檢寢室食案！」迨檢，則時表之側，監器之旁，纍纍然三炸彈焉！有一雛婢侍寢食者，且持炸彈七！而於是滔天之大戰以起！此則民族間之始作俑也！鐵血宰相俾斯麥，旣相普魯士王威廉一世，以日耳曼主義，搏一其民人，建德意志帝國，而雄飛歐洲。及威廉二世卽位，更欲推而大之，揭大日耳曼主義，高掌遠蹠，欲以搏一世界各國之日耳曼族，而爲之元首以建一大帝國；不幸戰敗！希特勒紹其雄圖，旗鼓重振，以奉天承運

自命，而以天誕聰明之日耳曼族，宰制世界，天職攸存，義不容辭；振厲其民人，而以送秋波於其他世界各國之日耳曼族，響應氣求，相爲句結，組國社黨，資以武器。北自斯堪迭納維亞半島之丹麥，瑞典，挪威，以延中歐之奧大利，匈牙利，捷克，近東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諸國，無不有當地出生之日耳曼人所組成之國社黨或準國社黨焉。及其聲生勢長，而併奧大利，吞捷克，脅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兵不血刃，實以國社黨之爲內應，抑亦民族間之大成功乎！主義間者，因其國之與吾同主義者而用之也。蘇聯列寧言：『國際資產階級，如欲攻我，祇一舉手之間，而所傭工人，已牢捉其手，不得動矣！』列寧，史丹林既以共產主義，煽誘世界各國之農工無產者，而爲國際組織，惟所指麾，以因之爲間。德希特勒卽以國社主義，煽誘世界各國之軍政反共者，而爲國際組織，惟所組織，以因之爲間。相摩相盪，此之謂主義間也。民族間，始作俑於俄人，而德人效尤焉！主義間，亦作俑於蘇聯，而德人效尤焉！民族間，以民族感情，而組織異國之同民族以因爲間。主義間，以主義宣傳，而組織異國之異民族以因爲間。民族間，可以破國界，而利用世界各國之同民族。主義間，蓋以擴國際，而利用世界各國之不同民族；範圍愈大，運用愈活；此第一次歐洲大戰之所未見。



而推陳出新，後來居上者也！然蘇聯之主義間，與民族間，各行其是；而德人則主義間，與民族間，打成一片。史丹林以希特勒相煎太急，而咄咄逼人也，於是以一九三五年，示意各國共產黨徒，暫時放棄世界革命。其年春，法國外長賴伐爾造訪，談次，史丹林謂：『法國同志，不可不放下革命，而扶持法國之政府及其軍隊，以抗納粹之勢力！』法國共產黨人聞之，大譁，以謂：『如此，則失其所以組織；主義放棄，信仰墮，而黨亦瓦解矣！』史丹林則曰：『無傷！此所以保護蘇聯之代價也！無論何國之共產黨人，其責任之最大者，莫大於抵抗納粹主義！希特勒者，共產主義之大威脅也！共產主義之中堅堡壘，爲蘇聯；蘇聯不保，何有於共產！所以法國共產黨人，應犧牲其黨之立場，拋棄法國革命之初衷，而得法國及法國陸軍之力，以反抗希特勒，而保衛蘇聯！』乃以其夏召集共產國際大會於莫斯科，申明此旨。質言之，可犧牲法國共產黨，而不可犧牲蘇聯；有利於蘇聯，則信仰必遵；無利於蘇聯，則主義可拋！世界各國可以無際，而蘇聯不可侵犯！欲以蘇聯爲中心，而播共產於國際，左右曰以，惟命是聽；司馬之心，路人皆知！此主義間之妙用，而兼併之新法也！嗚呼！秦之所以併六國者，征戰之功三，而間諜之用七，蘇秦張儀之徒，縱橫捭闔，實當日之國際間諜也！散六國之縱

約以伐其交；離六國之君臣以散其勢；遣辯士陰齎金玉，厚遺結其名士，有不受吾金，則誅以一劍；莫非間之爲用！此李斯之所以教秦，而六國之卒見併也！觀於今日，希特勒之叱咤生風雲，縱橫歐陸；閃電戰之突飛而猛進，固舉世之所震也！間諜之廣播而深入，尤有識之所戒也！閃電之戰，祇以敗敵之軍隊，墮敵之國防；而間之爲用，則以墮敵之士氣，散敵之民心！民心既散，國勢自潰！國之破於閃電戰者，什二三；而國之破於用間者，什七八焉！歲費四千萬鎊以組織國際之國社黨。希特勒曰：『雖裁數師之陸軍以事此，亦所不恤！』國社黨之德國，非開明之政府也；蓋陰謀之黨團也！國社黨之範圍爲世界，其目的在征服世界，而其原動力，則在數千萬流僑外國之德國人，整齊訓練以隸籍於國社黨，而惟所驅策！先是德意志帝國，嘗制定雙重國籍法而頒布之：『凡德國人之在外國者，可以轉籍爲法人，美人，或葡萄牙人，而仍不失其固有之德國國籍。』一九三七年六月，蘇聯赤軍肅軍之獄，駢誅大將八人，其中考克與費爾特曼兩將軍，則蘇聯籍之德國人也！及希特勒之柄政也，留美德僑，有非希特勒政策之所欲壓迫，而流亡以來者，皆轉籍爲美國人。問其所以？則應曰：『樂美國政治之自由，不如德國之拘束！』其辭則然也；而其實，則爲希特勒陰謀之所驅使。

而欲使自由民主之美國，成爲希特勒之美國，而活動以爲內間也！有一德國之高級技術家，而投美國廣播公司，願得一職以自効；此其用心果何在乎？藉廣播以傳播希特勒主義及其政策，一也。得各方情報以告希特勒，二也。猝有內變，得廣播以散謠言，三也。五十年以前，轉籍之德國人，而生子；柏林當局必登記，以使之毋忘爲德國人，而隸國社黨之組織，施以武裝之訓練。美國有國社黨訓練最精粹之第五縱隊，而配備以德國精良之武器；一旦與美宣戰，則操戈以內應，舟中之人皆敵國矣！此其轉籍者也。至於不轉籍之外國德僑，希特勒政府必告以『恪守居留國法律』；不可不尊重居留國之法律，而亦申傲之曰：『不可不尊重德國之勝利！』德國人民，非警察許可，不得出國；而出國之後，必以見聞隨時報告；及抵達居留之國，必投所在之國社黨人員，報告住址，而與之有繫。一九三六年，日本中學大學之德籍教師一百人，其中八十七人，國社黨籍，列其大名；而受指揮於德國駐日東京使館奧篤將軍。無一日本中學，不派國社黨宣傳員；而宣傳員之所自，則德國地理政治學院院長霍斯浩佛博士所主辦之第五縱隊人員養成所畢業者也。無一德僑商店，不有國社黨黨員一人。日德文化協會之指導者，厥爲精明強幹之德國瓦特爾端納博士，而柏

林外交部長祕書波爾主持之國社黨國外組織會之會員也。苟有一事，而爲日本習俗之所尙者，國社黨之德人，無不依樣葫蘆，投其所好；春秋佳日，必見國社黨之德人，叩謁神社，遇軍部顯要，則致國社黨之敬禮。凡所以羅致日本人入國社黨者，無所不用其極；以東亞新秩序之一講題，而爲國社黨之公開演講，意若卽國社黨之政綱也者！口舌游說，酒食徵逐，金錢收買，而收買之費用，一九三八年德國駐日使館，支付日金七十八萬元；而費之所出，不患無着，半匯自柏林之外交部，半稅自僑日之德商也。荷蘭有一顯官，雇一女傭，爲德國籍而啞也；一日，聞其在廚房，與一誰何不知姓名之人語，所操者，乃流利之牛津英語也；大驚而逐焉；然機要文書，則偕女傭以杳如黃鶴矣！雖然，此猶德國人也；乃至非德國人之斯堪的納維亞人，荷蘭人，操法蘭斯德語之比利時人，操德語之瑞士人，以及盎格魯撒克遜人，印度，則以同一亞利安人種相標榜，相號召，而句結之隸國社黨。其發蹤指示之中心機構，爲柏林之國社黨；而其指臂之相使，則爲黨之國外組織，有六百以上之地方團體，而統之於四十五以上之支部；每一國有一支部，而總其成於柏林之一人曰波爾者，其人有八百以上之助手，而其名義，則外交部之祕書也。如有一國焉，不能或不取以國社黨標榜，則

別爲題署；如在羅馬尼亞，則曰鐵衛團；在瑞士曰真正同盟；在美國曰美德協會；在日本曰日德文化協會；曰同志會；其名儘異，其旨則一，而務以貫澈希特勒之陰謀。在太平無事之日，游行懸旗，率勵徒衆，或紀念國社黨英雄以集會，或慶祝希特勒生日以集會；而偵伺其國之不悅希特勒以圖相抗者，開成黑名單，乘間抵巇以暗殺之；或綁架之以至德國，而予以處刑。一旦開戰，則異軍突起於其國，而爲希特勒之內應焉！所以施之於奧大利，捷克及挪威，荷蘭，莫不皆然！如居留外國之德人，而有不忠於國社黨者，則有政治警察五千人，散播各國，隱形監視，腹誹者誅，偶語有刑；如得其人，有罰無貸者也！政治警察之訓練，厥在德國陸軍情報部之心理實驗室；主其事者，曰伏斯上校白薛蒙尼脫；而其中有一學程，曰國際心理學者，蓋軍事間諜，政治警察，以及國社黨之國外組織人員之所必修也。慕尼黑之德意志地理政治學院，則尤德間之所發蹤指示也；霍斯浩佛博士，實爲院長，其下有科學，歷史，地理，經濟及工商業專家數百人，受其指揮，夜以繼日，分門研究；而間諜四出，以遍播世界各國，刺探政治機要，以至工業，商業及技術，如有變革，隨時報告，以供專家之研究記錄，分類編號，而儲之宏偉之政治地理圖書館，以貢獻於希特勒，而備諮詢考論；又爲設計

策動罷工，鼓煽政潮，以觀各國之應付，而試其權能焉。然希特勒之所以驅策黨徒，而爲間於國外者有二：一曰國社黨之國外組織，波爾之所指揮也。一曰德國駐外之公使，大使及領事，外交部之所委派，而亦在政治警察隱形監視之下者也。政治警察之於駐外大使及領事，嚴密注意，曾有其人談吐之間，一言半語，藐視元首，而流露於不自覺者乎？抑或一言半語，欣羨自由，而以不適於現代德國之政況者乎？如有其人，則政治警察之所必檢舉，而不容一日尸位者也。倘其人有造於希特勒之陰謀，斯稱職之外交官矣！美國舊金山之德領事魏德瑪，希特勒嘗明令嘉獎，謂其一九三九年七月，煽動美國國會，而以不通過羅斯福所修改之中立法也。此希特勒之所以用間之組織也。雖然，豈特希特勒之德國爲然哉？觀於日本之所以組織其居外之日僑，而受指揮於特務人員者，亦如德之於其僑矣，觀於蘇聯之用共產黨於國際，而因以爲間者，亦如德之於國社黨矣！傳不云乎！『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而間者，則『攻心』『心戰』之所爲用也！往者歐洲第一次大戰，連兵四年有餘，而帝俄之先屈於德，革命也！德之繼折於英法，亦革命也！邦分崩離析，豈戰之敗哉！而原革命之所由起，半由於人民之厭戰，而半由於間之爲用也！嗚呼！

呼！非驚悍敢死之士，不能爲間！惟愚懦無知之民，能動於間！開戰之初，士夫雍容而談和平；久戰之後，人民慌怯而苦征戰，張皇敵勢，以相震驚；原其初衷，亦豈有他；而不知不覺，乃爲間所用，以傳播謠言，而擾動人心也！一九一八年六月，德國興登堡大將，嘗有慨乎其言之曰：「嗚呼！吾德人民，殆以自私自利，而不憚犧牲祖國矣！飢寒交迫，死喪之威，神經錯亂，道德墮落，乃以敵人之勝利，而視爲祖國之幸福與和平所由致；用心刺謬，爲何如乎！然後知向者托洛斯基在不勒斯特之所宣講，非無效於德人也！迄於今日，而德軍之勝利，人民不以爲喜；英法之宣傳，人民乃以爲信；於是我軍民抗戰之力，日以委靡；而敵人攻心之狡謀得逞，國其殆哉！」嗚呼！此德人之所以百戰百勝而無成，亦以英法之用間也！吾中國和平爲懷，豈有陰謀以肆志於侵略，間亦於我何用；然而不可不知間之爲用；知間之爲用，乃不爲間所用！荀子議兵：「兼并非難，堅凝爲難。」此爲當日秦之侵略言之也！吾則曰：「堅凝爲難，勝利非難。」此爲今日我之抗戰言之也。倘知間之爲用，而謠言不聽，天君自泰，則堅凝矣！前車不遠，德可爲監也！此則耿耿之懷，所欲掬誠以告我邦父老，而不憚探頤索隱，以爲縷說之如此。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訓義）何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爲人間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間之用，須上智之人，如伊呂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之辭耳。』

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訓義）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

右第三節，論間以上智，乃成大功，爲一篇結穴。基博按孫武論用間有五，而未明所以用五間之法，則間可以爲勝，亦可以爲敗。宋儒蘇洵論兵著權書之明間也，以爲：『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且將詐我；故能以間勝，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荀子議兵不云乎：『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楊倞註：『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



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明人無名氏草廬經略之論間諜曰：『五間俱起，固當總而角其同。卽一間之中，不可不多其人，以覘言果同否，則始爲真。五間各不令相知。生間之人，亦當擇其彼此素不相識者而遣之；則其所謂敵情，各述所聞，吾始得較量其同否，而察其真僞。何者？爲間之人，一相知識，則必符同其說，以巧用其奸，而吾反爲間所誑矣。故爲間之人不一，而知間之人惟我，詳詢而觀其誠，參訂以訣其微，幻如烏有，祕若鬼神，敵雖善扁，能遁其情乎？不然，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自傾，間可常恃耶？』此則荀卿『欲伍以參』之說也。特是用間之言，欲『伍』以『參』，而用間之人，在『知』以『試』。寧都魏世倣昭士文集，有書蘇文公用間後曰：『蘇子之三敗不易矣；三軍之事，不用間，不能成功；用間，則三敗不可試。然則間終不可用乎？吾謂間之之道有三：三者何？吾習其人矣，吾知其心，又知其才之足以濟，夫然後其人可用也。道一；吾有大恩於其人，人願爲我死，我用之。道二；吾知其人之才，吾不可以知其心，吾可以制其父母妻子之死命，是其勢可用也。道三。故曰用之之道有三，非三者，則不可用也。雖然，誠欲用此三者，其道一而已矣。曰試之。試之之道有二：二者何？吾知其人之才矣，吾不深知其心，吾試之，置之於色貨，觀其動

否也；置之於刀鋸，觀其變否也。吾知其人之心，吾不深知其才，吾試之，乘之以不可設以觀其能應；窘之以不可測以觀其能中。故曰試之道有二，非二者，則不可試也。雖然，其所以試之者，一而已矣，一者何隱是也。吾隱而試之，彼其人不知吾之將欲用之也，夫然後間可得也。『蓋』『伍』以『參』，所以明之於用間之時；而『知』以『試』，則以預之於用間之先。先之以『知』與『試』，用之於『伍』以『參』，而后三敗之害可杜，五間之利以盡也。不知此者，不足以用間；吾故特表而出之，以匡孫武之漏義，而彌縫其闕云。



# 附錄

## 孫子今說：

無人不知孫子爲兵家之祖；然而無人能知其意以時措之宜！吾今援孫子以說明當前大戰之中蘇英法美德日義八國戰略類型；倘亦所謂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歟！

### (一) 戰略與戰術之異

古之人所謂兵法，不過作戰之法爾。惟戰有一時一地之交戰；有不一時，不一地，數次以至數十次，數百次之交戰，而成一大戰。然戰必爲數十百次交戰之所積壘；而未有以一時一地之交戰決勝負者！是故欲明戰之所以爲法，不可不知法之攸別：殺敵致果，用兵以爲一時一地之交戰者，謂之『戰術』。而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調節空間時間以運用各地之交戰，而斬以達最後之勝利者，謂之『戰略』。德人克老山維茲戰爭論第二篇論戰之原理，曾剖析言之。而返之吾國，漢書藝文志論次兵書者四種，曰『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其稱『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

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是則克氏之所謂「戰略」而謂「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嚮，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則克氏之所謂「戰術」也。漢書藝文志著錄兵書三十五家，而以孫子八十二篇居首，世傳孫子十三篇，爲其上卷，而以計篇冠首，其大指以爲：「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曰「計」，曰「勢」，蓋挈十三篇之要焉。「勢」者，兵家之詭道；「計」者，廟算之先勝，必先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乃爲之「勢」以佐其外。蓋「勢」者，因利制權，施之臨戰；而「計」者，量敵審己，慮於未戰。自計篇以下作戰，謀攻及形三篇，反覆丁寧於「先勝而後求戰」。「知彼知己」「地生度，度量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皆闡發計篇未盡之蘊。孫子之所謂「計」，漢書藝文志謂之「權謀」，而克氏之所謂「戰略」者也。勢篇以下虛實，軍爭，九變，行軍，地形，九地，火攻，用間九篇，皆論因利而制權之「勢」，其大指不外言「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後人發，先人至」。「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則漢書藝文志之所謂「形勢」而克氏謂之「戰術」者矣。惟孫子之意，重「計」而不重「勢」，則是「戰略」重於「戰術」。願吾人之在

今日，往往以一時一地戰術之失敗，而遽掉心失圖於抗戰戰略之無成功，固爲無知；然亦有沾沾自喜於戰術之勝利，而無當於戰略之成功者，雖歐洲名將，亦所不免！

近代歐洲之言兵者，無不推本於克老山維茲，而遠承法皇拿破崙。然欲究明拿破崙之用兵，不可不先立乎其大；而吾人之欲殺敵致果以制全勝，不可不知戰略之先乎戰術，則固揆之孫子而無二旨！願以自動武器之威力日張，戰術之隨武器以推陳出新，而戰略往往在所忽視！一九三七年，法參謀次長羅亞楚著戰略之成功與戰術之成功一書，曾以此爲申儆，而斷斷於戰略之應居領導地位，戰術應隨之行動。猶以爲未足，而著一九一八年之德人戰略一書以爲德人一再攻勢之所以失敗，祇以偏重戰術而忽視戰略，所以一勝之爲烈，而無裨於全局！及今日之大戰，德人自一九四一年挾百戰百勝之威以反兵於蘇聯，而傾國殫銳，亦曲盡閃電戰之能事，再接再厲；願鈍兵挫銳，以迄一九四三年，情見勢絀！有美國記者問紅軍第六十二軍軍長朱可夫將軍曰：『得無德軍之戰術有失乎？』朱可夫將軍曰：『德軍之失敗，在戰略，不在戰術；所以戰術之勝利，無補戰略之成功！』於是美人古柏因之而著敵人之戰略類型一文，載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民族雜誌，中謂：『德人侵蘇聯之所

以無成功，則由於低估蘇聯！蓋閃電戰者，機動戰術之極度也；德國兵力，以極度機動而節約！大戰之初，置少兵西線以牽制英法，而集中七十師人以閃擊波蘭，才十六日而波蘭以潰；則留少兵以掩護東線，而轉鋒西向以厚集其力。荷蘭，比利時之猝不足以當一擊；實以其幅員褊狹，無地迴旋；閃電戰戰術之奇襲，一變而為戰略之奇襲，此所以有成功也！至蘇聯，則幅員數萬里，泱泱大國，而利用邊區之深廣以緩和閃電戰之震動力；戰術之奇襲，祇成戰術之奇襲而已！德國為機動之怪物，亦以恪守機動之原則而戰無不勝！然蘇聯之地形與氣候，非機動之戰術所能推行盡利；北部之沼澤森林，既以妨礙機械化戰鬥之不易進行；而一九四一年秋季，大雨連綿，尤以延緩德軍之前進！德軍機動之成功，祇限於烏克蘭及南俄；而蘇聯則避不交綏，一任德軍之縱橫馳突；願再衰三竭，至史丹林格勒而勢以蓄縮，頓兵挫銳，不能增援，祇有退却，而以掩護退却之後衛，無不被紅軍包圍而殲滅矣！戰鬥力之集中，抑亦以輔兵力之節約；然德軍侵法一役，能以戰鬥力之集中，而成兵力之節約；而侵蘇，則以兵力之節約，而妨戰鬥力之集中！德國有軍三百師，而侵法一役，祇用七十六師，不過其兵力全部四分之一；及其大舉以侵蘇聯也，最高估計用三百師；而希特勒宣言「此一戰線，延兩千哩」則是

平均六十六哩有一師；而其閃擊荷蘭，比利時以侵法也，戰線之長，未嘗過四百哩，而用七十六師，則是平均五·三六哩有一師；而知德國在蘇聯前線每一哩之兵力，比之侵法一役，少百分之二十七！倘德軍能閃擊紅軍以迂迴，亦或以寡勝衆；願紅軍則善用空間以避免德軍之閃擊與迂迴！方德軍一鼓作氣，推鋒而前以抵伏爾加河與高加索，列城風靡；然史丹林格勒與巴庫之不下，師老力竭，則其最初之勝利，何當最後之成功！嗚呼！吾人如知德軍侵蘇之勝利，在戰術，不在戰略，所以無成功，則知日人侵我之勝利，亦戰術，而非戰略，何能有成功！吾人當把握戰略以制全勝，而研討戰術以輔戰略！無人不知德人之戰略與戰術，推本克老山維茲，而遠承拿破崙；而無人知蘇聯之戰略與戰術，近襲吾人以推本孫子古柏之論，盛夸日人之戰略，而有不足於我！其實日人之戰術，不過拾德人之餘；而蘇聯則襲我之戰略以有成功！在人可以成敗論英雄，而在我則何可以妄自菲薄以輕家丘。請得而申論之！

## (二) 孫子與克老山維茲之異

譚兵者往往以孫子與克老山維茲相提並論；其實東海西海，未必心同理同！何以言其然？克氏貴先；



孫子貴後。

克氏之論兵也！爭主動，尙攻勢，斬於先發制人，而集中兵力以摧之一擊，其體系一本拿破崙法人卓萊上校者，歐洲上次大戰霞飛將軍之裨將也，以凡爾登之役受傷而廢其足，及大戰之終，而獨居深念，思德之必以報法，法之未可倖勝，於是請益宿將，博學審問，而著一書曰新軍論，中引名將紀爾伯之言以論拿破崙曰：『拿破崙之戰略戰術，爲攻而不爲守，其攻也，必集中所有之兵力，以攻敵人之主力，而出其不意，如迅雷不及掩耳，敵人不知措手足，獨立獨往，所以戰無不勝！』質言之曰：『攻人而不攻於人以爭主動而已！』是則克氏之學所自出也，知拿破崙，然後可以知克氏！

孫子則戰術爭主動，而戰略不爭主動，觀於勢篇，虛實，軍爭諸篇所論，用間出奇，因利制權，戰術雖爲其可勝，而反於計篇，作戰，謀攻，形篇之說，則校計索情，量敵審己，戰略常慮其不可勝，克氏作戰謀攻，而孫子則作戰篇非戰以明勝，久之不能善後，謀攻篇非攻以明攻爲下政之不得已，克氏言：『戰之爲道，暴行也！而所以爲戰，必先摧毀敵國之戰鬪力，而尤不可不盡摧毀之，使之不能復戰，所謂勝利者，不僅戰場之佔領而已，抑必以敵人之戰鬪力與精神，摧毀無餘，而後竟其全功，是故一地之得，一

城之下，必以力戰而得爲功；倘未經力戰，而由一戰地，一方向以延他戰線，他方向而猛進者，常虞敵人反攻，而視爲不得已之下策。』顧孫子則曰：『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則與克氏之以摧毀爲先務者異趣矣！

克氏以勝必可爲，敵必可勝。而孫子則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克氏主動以爭人之先；孫子後起以承人之弊。克氏先爲攻；兵志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孫子先爲守；形篇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攻守異勢，先後異同，能明辨乎此，而當前大戰之各國戰略類型，朗若列眉矣！

### (三) 中蘇英法美戰略與德日義之異

德，日，義，爭先而主攻；中，蘇，英，法，美，貴後而先守；此固盡人所知，而按之孫子，讀作戰篇，卽以知德日義戰略之勝久而不能善後，而讀形篇，可以明中蘇英法美戰略之能自保而全勝也。惟中蘇之戰略，又與英法美有別。試剖析以陳。

孫子作戰篇曰：『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故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故兵貴勝不貴久！』觀於甲午之役，日以先發勝我；日俄之役，日以先發勝俄；無不一戰即勝，一勝即和，勝而不『久』，所以長保其勝而無後害也！及其今日而又肆毒於我，攻我不戒，以發難於蘆溝橋，我則兵敗地蹙而自知無倖，予以勝而并予以『久』；相持不解，連兵五六年，而『鈍兵挫銳』、『屈力殫貨』之兆形矣！願日人以英美之不無右我也，而乘其不虞，以得逞志於太平洋。英美忿於前敗，而益與我僂力，兩大國之兵交至，則孫子所謂『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始也不奪不廢，今且欲罷不能，情見勢絀，豈不以勝之『久』耶！而義則何如？義有杜黑將軍之制空論，即欲以先發制勝！然而義之得逞志於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也，一舉而覆其國，則以強弱之懸殊，小大之不敵；兼弱攻昧，所以勝而不『久』也！然義人得逞志於阿比西尼亞，阿爾巴尼亞；而不得逞志於希臘！希臘人以寡擊衆，再接再厲，欲爲『久』而并不予以勝；苟非希特勒以倍衆之兵，作閃電之勢，而乘希臘與義相持之已罷，義且大敗

不止也！

義日之用兵，師承德人而德人則一推本克氏，以謂：『作戰之道，尤貴迅速決勝，而以消潰敵國之軍隊及其戰鬥力！其後老毛奇、史梯芬，一脈相承；史梯芬蒐集古今之迅速殲滅戰史例，而以手訂德軍速戰速決之計劃，所謂史梯芬計劃也。及小毛奇用之上次大戰，而以執行失當，爲法人所敗；然而德人傳誦弗替！前陸軍總司令白魯希茲稱：『史氏之所以遺吾人者，蓋詔吾人以戰略要點，而迅速決勝之途也。』所謂戰略要點者，柏林大學教授愛爾茲爲之詮釋，以謂：一、戰必速決。二、西方之敵，必用奇襲以制勝，而包圍以殲滅之。而苦爾將軍者，上次歐戰馬蘭之役之軍長也，更重言以申之，謂：『如速決之戰略失其用，而連兵不解，則德必亡！蓋以吾德之敵衆而與寡，苟曠日持久，必罷於奔命以不支！』及今日之大戰，而希特勒以一九四〇年一月閃擊法人以一蹶不振，亦旣奇襲西方之敵以制勝矣！然征英不能，而轉兵東向以頓兵蘇聯，則苦爾之所謂『速決之戰略失其用』而孫子之所謂『諸侯將乘其弊而起』，『勝久』無幸，勢所必至！然克氏著書論兵，尙攻勢而未嘗不申徹於攻勢之有極限，征俄之未易勝，以謂：『幅員廣延之泱泱大國，未易以攻勢而制勝！縱以力征經營，佔其首

都，掠其州郡，而最後之勝利，未必在我！及我之兵力疲弊，攻勢頓挫，而被侵國之勢力轉強，往往反守爲攻，而最後之勝利，不在我矣！觀於拿破崙一八一二年侵俄之役，可爲監也！凡攻擊乃隨其前進而力弱！夫攻擊之爲勝利，必以佔領土地；而波蘭總理兼陸軍總司令西考爾斯其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出席英國利物浦大學波蘭建築學院開學典禮演說，謂：『希特勒之佔領土地愈廣，則被膠著之德軍愈多！德軍向以集中兵力，而以衆擊寡，顯其決勝之用；今則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集中兵力，難之又難矣！』此攻擊之所以隨前進而力弱也！然而攻之未可前進，固垂戒於克氏；豈特勝之不貴於『久』，曾著論於孫子夫『貴勝不貴久』，固理之自然；能『久』乃能勝，亦勢有相因！大抵小國而暴強，可以乘人於猝而憑藉不厚者，貴勝不貴久；久則力屈而貨殫，如德、義、日，是也。大國而積弛，未虞受人之攻而倉猝以應者，能『久』乃能勝；久則力厚而氣完，如中、蘇、英、美，是也。試更進而論中蘇英法美之戰略。

孫子形篇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然德之兵家，不知勝之『可知而不可爲』，而早夜以

思務爲『可勝』以欲攻人之國，而不能自爲『不可勝』；及其曠日持久，再衰三竭，勢絀而情見，非惟無以保其勝，抑且無以守其國。威廉二世，旣以覆其皇室矣，希特勒會不之悛，覆轍相尋，而日人且效尤焉。然後知孫子之鄭重丁寧於『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有旨哉！夫知兵之『貴勝不貴久』，而以爲敵之『必可勝』者，此德日義之戰略也。抑知勝之『不可爲』，而『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中蘇英法美之戰略也。而其所以爲別，蓋『貴勝不貴久』者，爭取時間之最先；而『待敵之可勝』者，爭取時間之最後。惟中蘇先爲『可敗』以待敵之可勝，而英法美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自有別。

法自一八七〇年之敗於德，兵敗地割，已不能爲拿破崙之攻勢，而戰略趨於守勢。迄於上次歐戰之起，總司令福煦將軍在巴黎軍官大會演說，謂：『自來名將，無不先取守勢，俟敵軍疲怠，然後反攻；以我之奮，乘彼之衰，未有不勝』。此則孫子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及以勝德，而先守後攻之論，幾爲典型！貝當元帥之序杜黑制空論也，謂：『戰之任務，不出二途：曰攻，曰守。蓋守者以破壞敵人之勝利，而攻者以求得自我之勝利，必先守禦有備，而集中全力，用其有餘以爲攻擊之決勝。』

如不顧保障，而尋求勝利，孤注一擲，此危道也！」北丹將軍曰：「守則立於不敗之地，攻則以克敵制勝；必先防敵之能勝我，乃可攻敵以制勝。吾人不可不自審四境之國防，果能堅而無虞敵之我攻歟；然後乃能轉而攻敵以制勝。」達拉第，甘末林，咸同此論！一九二一年，參謀部頒發大單位作戰教令，中稱：「就歐洲戰備所可預測者：開戰之初，以少數之軍團，掩護我大軍之集中，而以妨害敵軍之集中，可乘敵軍之未完配備，利用甚大之自由空間，以發揚機動威力；及其終也，則伺敵人之已疲弊，而蹈瑕抵巇以決勝！」則是以攻爲守於開戰之初，而待敵之可勝以爲決勝。獨魏剛議以機械化部隊爲運動戰，施行攻擊以殲滅敵人；然亦言：「法國無侵略之圖，而軍事配備，祇以防禦爲目的。」雖尼山爾極力抨擊，謂：「若欲保護法國，吾人異日之戰，必在敵國境內。」而衆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蓋拉香白言：「戰之初起，如以陸戰而論，祇有堅決採取守勢，無可疑者！」百口一辭，此馬奇諾防線之所以苦心經營也！不意一九四〇年，希特勒閃電戰之推鋒而前，遽以摧破，遂貽口實！然希特勒蹈瑕抵隙以襲法之北疆而乘虛以入，則是法之敗，仍是敗於國防之不能無虞，而予希特勒以可乘！蘇聯史丹林防線與魏剛防線，同一基本於縱深戰術，而勝敗異勢！蘇聯大將相語，謂：「德人之突破馬奇

諾防線，特以迂迴戰略，避堅攻瑕而成功，而非正面之突破！其實法人致敗之端不一，而要由於戰略不在戰略也！

方大戰之未起，希特勒咆哮於歐洲，而英人亦有虞心，泰晤士報軍事分析家哈德上尉著有第二次大戰之英國戰略與戰術一書，謂：『觀於第一次大戰，而西戰場之所謂會戰，在攻者徒以損兵折將而自貽毀滅耳！將來之戰爭，必以人力物力，孰能持久而制勝。人力物力，孰先耗以盡者，孰先毀滅！現代防禦戰術之遠勝攻擊，固已徵而可信！而軍隊之攻堅，既以軍火之消耗無度，而生產因以不繼，原料亦以日乏；至士卒亦以犧牲太多，目擊心傷而有厭戰之心，士卒沮喪；是故守禦之堅，足以挫猛攻者之士氣，而奪其心，以不敢攻，不欲攻！自古及今，吾英無不用海上塹壕與海軍以限制消耗，而控其餘力以持久取勝！蓋戰之所以敗，由於人力物力之已盡；而攻者不得不傾全力以先消耗，苟守者能限制消耗，而留其有餘，用之於最後；彼竭我盈，無不克也！』則亦先守而後攻，『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與法同一戰略類型。然希特勒之閃電戰，得逞於法，而不得逞於英者，亦以海上塹壕爲之障，而英得蒐卒補乘，徐圖繕完以爲不可勝也！於時，羅斯福覩英人之不支，而希特勒肆其亡等之欲，其



禍必中於美！美國財力之富，製造之盛，爲世界各國之冠；而持盈保泰，不知憂患，陸軍之少，國防之脆，亦爲世界各國之冠！軍火之製造，祇以爲商品，而不以供國防！設希特勒乘勝遠鬪，以兼弱攻昧，美亦不支，斯羅斯福之所大患也！然則如何而可？曰：英能支以不敗，斯美能爲其不可勝！於是，以一九四一年三月，咨請國會通過軍火租借法案，明文規定：『世界任何之一國，而總統認爲於美國國防有裨者，得予以軍火租借。』而以一九四二年三月，發表新爐邊閒話，以闡明其意，謂：『援助民主國，所以抵禦獨裁者，不得接近西半球也！獨裁者遲一天接近西半球，吾美人即多一天之時間，以製造更多之大炮，坦克，飛機與軍艦，供給軍用品，日增月益，爲英國，爲中國，卽以爲美國之安全！』揣其意，蓋以英國爲歐洲對德之第一道防線，中國爲亞洲對日之第一道防線，中英兩國之抗戰能持久，則美國得爭取時間，以厲戎講武，完成軍備；而軍火租借法案者，卽以援助中英兩國之抗戰，而以爲美國之不可勝也！及美國之軍備完成，而德與日，亦以中英兩國抗戰之久，師老於外，財匱於內，然後美國待德日之可勝，而徐起以承其弊，豈非孫子形篇所謂『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耶！

英美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既有然矣；而我中國則何如？我 蔣委員長長知彼知己，操

心慮危；以日之張脈債輿，乘我之積弱久弛，知『不可勝』之未易爲，而爲『可敗』；知日之『貴勝不貴久』，而爲可『久』；以空間換時間，予以勝而不予以決勝；苟我能保其主力以不爲日殲滅，則以日之懸師深入，必有一日以承其弊而爲我所制！此我國之所以抗日，抑蘇聯之所以勝德也！往者德人克老山維茲著書，力主攻勢之『可勝』；獨列寧有會於其書之第六篇論防禦，而不恤言退却！方其與左翼共產主義者爭論之際，而涉及國土之防禦，以謂：『欲防禦國土，則必嚴密測定澈底之準備，與力量之相互關係。若力量不足而善圖防禦，莫如深向國內之退却；讀克氏書所援之史例，而知其事不偶然也！然左翼共產主義者之間，尙未能理解力量之相互關係！』顧史丹林，則傳授心法而理解之也！希特勒以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進兵蘇聯；而史丹林以七月三日廣播演說，大戒於國，謂：『德軍久經集中，而蘇聯方始動員！德軍身歷百戰，而紅軍未更戰陣！德人背約棄信，以乘我之不虞！我不利而德有利！』亦既承『不可勝』之未易爲，而欲爲其『可敗』！然蘇聯敗而必反攻；德人勝而以曠久；連兵不解以迄一九四三年八月，而德人之攻勢已竭！美人威爾納著蘇聯計劃之特點一文，以謂：『有三特點：第一戰略之審慎，而能節約使用紅軍以維持其存在；寧可保全實力以

放棄土地，決不死守一土地以犧牲紅軍！其次德國之戰略在速決，而蘇聯迫之以入長期戰爭；及其曠日之已久，蘇聯之國力，完全發展；而德則精疲力竭矣！其三且戰且退，而以不息之抗鬪，消耗德兵力以至於盡；然後厚集吾兵力以乘之於再衰三竭！嗚呼！此固承我 蔣委員長以空間換時間之睿算也！我之抗戰，以西歷一九三七年七月始；而德之侵蘇聯，則後我四年；於是蘇聯以我之經驗為經驗；即以我之戰略而接受列寧之啓示。特蘇聯以英美軍火供應之積極，第二戰場第三戰場之相繼開闢，而德人不得不反兵自救；蘇聯遂以坐大我則以英美戰略之先西後東，軍火援助之微薄而我遂遷延以頓挫；日人尙爾鴟張！一彼一此，豈戰之罪！然蘇聯之戰略，師承自我；而我之戰略，遠本孫子；則固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而不惑者！

嗚呼！先發未必制人，後起亦常多勝！凡我同仇，不震不懃，知兵之「貴勝不貴久」！卽知「敵之可勝」之必可「待」！希特勒以一九四二年地窖啤酒間政變紀念日，發表演說，謂：「英人自夸從未戰敗，其言絕不可信！然英人不戰則已，戰必到底，則非虛語！」嗚呼！「戰必到底」！此英人之所以因禍而得福，轉敗而爲功也！欲知最後之勝利誰屬，亦視「戰必到底」之誰屬而已矣！我 蔣委員長

之必主持作戰以到底；此最後勝利之所以必屬我也！然我能作戰到底，而日人不能作戰到底，何者？我爲守而日爲攻；凡攻擊隨其前進而力弱；一也。日人之勝已『久』，而鈍兵挫銳，屈力殫貨之勢成；二也。日人師承德國之攻勢戰略，而不知克氏之攻勢戰略，不惟時間爭其速，抑亦空間限於小；克氏書固引拿破崙之征俄以爲炯監！所以希特勒之閃電戰，用之於波蘭，於荷蘭，於比利時，乃至法國以及巴爾幹半島之希臘，南斯拉夫，無不所當者破；而用之於蘇聯，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之形立見；則以知時間之爭其速，而昧於空間之限於小也！然則日人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以承訛襲謬於德，寧有幸乎！

吾讀古柏所著敵人之戰略類型，首引英國軍事權威韓得森上校名著之緒言曰：『觀於南北美之戰，而知參戰之人，如治戰略以能實踐，雖武器之不及人，而可以得更多之成功！凡有用之公民，何可不治戰略；而在英美之民主國，明慧之輿論，往往有左右時局之力；豈僅指揮戰鬥軍隊之能奏功乎！』然則最後之勝利，作戰之到底，豈惟有賴軍隊之忠勇，抑亦繫乎輿論之明慧；凡我父老兄弟，何可不知戰略！

德日義之戰略，在爭取時間之最先；中蘇英法美之戰略，則爭取時間之最後；而施之戰術，亦後先異尚！同一爲包圍也，而所以爲包圍不同！德人之爲包圍也，以中堅與敵軍相持，而張左右翼迂迴敵後，前後合圍；而尤重側翼突擊；此攻勢之包圍；而日人亦倣之者也。法人之爲包圍也，中路退却以消殺敵勢；而左右兩翼則力固防地，扼敵軍左右兩翼使不得展；而我中路乃突反攻，與左右翼相應以圍深入之敵軍，而聚殲之；此守勢之包圍；而蘇聯亦以之者也。同一用坦克也，而所以用坦克不同！坦克之利，在縱橫馳突之疾捷；而其不利，即在縱橫馳突之疾捷以與後續部隊之不得聯繫！方歐洲大戰之初，德人集中坦克以縱橫馳突，攻無不克；然而成功於波蘭，於英法荷比聯軍，而不能不敗績於蘇聯之提摩盛科將軍，於北非之英國與欽勒克將軍！蓋以兩將軍者，有以知其然；每當德人以大隊坦克掠陣之際，任其推鋒直入而不加制止；及其深入而疾馳，然後以所部坦克配合其他兵種，疾抄德軍坦克隊之兩側以出其後，而隔斷其後續部隊以不得聯繫；於是德軍之坦克以失援孤立而被圍殲；或因油竭而自燬也！同一坦克也，而德人制人於先發；蘇英乘人於後竭；王慶貴先，兒良貴後，不惟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抑亦戰略之因襲，相承一貫；蓋先人有奪人之心，德之戰略則然；而後人以承人

之弊，蘇聯與英人之戰略則然也！然則勝負亦何常之有！所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

#### (四) 餘論

或有問於子曰：『吾子據孫子以說明當前大戰之中蘇英法美德日義八國戰略類型，亦判以析矣！然則當前之戰術，亦可以孫子爲說歟？』

曰：『何爲而不可也！孫子之論戰略，注意時間，爲持久戰。孫子之言戰術，著眼空間，爲運動戰。運動戰之解釋不一，獨前法國陸軍總司令加曼林將軍，曾著一文，有明確之詮說，謂：『假定軍隊不足以控制戰略正面，則地域之運動自由必大而一語自由之空間，斯可以明運動戰之定義！』今按孫子虛實篇曰：『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溝深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

之也！』所以明戰術之運用空間自由以不局於一隅，而爭主動曰『能爲敵之司命』者，欲戰不欲戰之主動在我也！其前勢篇言：『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禦之！』虛實篇，所以明運動戰之不拘方所，而勢篇，則以明運動戰之不囿法執，然運動戰，亦不能不受兵情地勢之限制，則虛實篇以下軍爭，九變，行軍，地形，九地，五篇所論，是也。故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所以明戰術之空間，亦有時而拘束，嗚呼！吾人今日之抗戰，何啻三戰三北，則以中樞固已把握戰略之時間，而行軍未能認識戰術之空間，徒以眩於戰術之閃電，武器之機動，而張皇敵勢，不知所措！其實吾軍雖無機動戰術之武器，而吾國儘有運動戰術之空間，亟肆以疲，多方以誤，我之空間自由，我不能自運用而以資敵！敵攻我所不守，而我何爲不守所不攻也！敵進而不可禦，我何爲不乖其所之也！然而譚何容易！歐洲兵家之能明乎戰術之空間者，惟普魯士菲烈德立大王及法拿破崙大帝，拿破崙運用攻勢之空間，而菲烈德立則主宰守勢之空間。然吾國無侵略之雄圖，而不能不事防禦，今日如此，他年亦復如此，所以運用攻勢之空間，匪我思存，而主宰守勢之空間，何可不圖！

或問：『主宰守勢之空間則如何？』

曰：『孫子虛實篇謂：『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所以主宰守勢之空間也。非烈德立之創內線作戰，則以運動戰而主宰守勢之空間。於時，非烈德立四面受敵，乃結合兵力於一地以爲中心，而分兵四出，進退自如；敵則兼顧不易，不知所以爲攻矣。蓋內線作戰之居中馭外，其指揮易；外圍債盈之四面合攻，其呼應難。尙不僅勞逸之攸分，而非烈德立遂以收七年戰爭之功也。』

『然則內線作戰之說，中國古兵家亦有之乎？』

曰：『無其說而有其法！子不見諸葛武侯八陣圖乎！蓋內線作戰之陣圖，所有方向，皆爲正面；而以無虞敵軍之側擊包抄者也！其圖畫井字，四正四奇，開方爲九；而大將居中握機，成井田形。然八陣井田，同形異制。井田之制，務在均平；使公家之田，多於私家，則不均不平而怨聲作矣；所以公田居中而不逾百畝，與四正四隅同。八陣則主於用兵，須有居重馭輕之勢；若大將居中握機，而兵勢與外八陣等，則尾大不掉矣！故雖同爲井字形，而中軍則必倍四正，四正則必倍四隅，而後可以如身使臂，如臂使



指。及其用之於戰也，唐李靖對太宗之間，以謂：『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攻其中，兩頭俱救。』當敵者爲首，則旁援者爲尾。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爲首』者，蓋四正爲首，則四隅爲尾；四隅爲首，則四正爲尾；首尾相生，如環無端。所謂『敵攻其中，兩頭俱救』者，蓋敵攻其中之一陣，則旁近之左右兩陣齊應爲援。武侯嘗漢賊不兩立之時，值曹丕全盛之勢，計一旦出蜀而復關陝，必將以數十萬衆轉戰中原，與曹不旗鼓相營；於是斟酌古法而制法八陣，夫亦爲十萬之師交綏中原，而平地置陣設也。凡兵家置陣，皆據險阻，祇一兩面向敵，則力省而功倍；猶秦地關中四塞，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制東諸侯也。不得已而平地置陣，四面八方，應敵爲難！八陣圖面面若一，四頭八尾，觸處爲首，側擊包抄，皆無所施；泛應曲當，豈非內線作戰之神而明之者耶！然非烈德立以內線作戰收七年戰爭之功，而武侯不能以八陣收六出祁山之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非戰之罪也，天也！

或又問：『善子謂蘇聯史丹林防線與法之馬奇諾防線，魏剛防線，同一基本於縱深戰術；倘亦孫子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欲以主宰守勢之空間者耶！』

曰：『縱深戰術，亦中國自古有之！宋許洞著虎鈴經二十卷，其中第九卷有重覆八卦二陣，而著所以

爲用言：「敵爲直陣，我以重覆陣當之。」卽縱深戰術也。又曰：「敵用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卽內線作戰也。皆欲以主宰守勢之空間也。至徽欽之世，金人起於東北，而善用騎，以集團馳突之威猛，遠勝於單騎也。又以騎兵之利衝擊而不利防禦也。於是被馬以甲，而兵皆重鎧，號鐵浮圖，戴鐵兜鍪，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以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而寓堅重於輕銳；分左右翼，號拐子馬，專以推鋒，用兵以來，所向無前！於是吳璘創爲疊陣，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輕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敵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而欲以靜制動，以堅制銳；其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後退。諸將疑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曉之曰：「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吾當也！」遂大破金人於秦州。蓋以鐵騎之集團馳突，推鋒直入；而璘禦之以疊陣，許洞所謂「敵爲直陣，我以重覆陣當之」者也。豈非縱深戰術之於古有徵者耶！更推而上之，則春秋時之楚，已行縱深戰術！

「然則亦有徵乎？」

曰：「有觀於邲之戰，隨武子論楚荆尸之陣，曰：『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兩言者，足以盡縱深戰術之指要矣！余讀蔣百里先生著巡視歐洲西戰場記，嘗引左傳長勺之戰，用曹劌盈竭之論，而闡一九一六年凡爾登之役，法之所以制勝，以謂：『德軍之傾全力以掠取陣地也，法軍決不分其主力以求原線之維持，而故控其力，取攻勢於敵人既得陣地以後，以我之力有餘裕，乘德之攻堅力屈，一鼓作氣，此則曹劌三鼓之原理，而用之於最新武器者也！』其論卓矣，然而未盡！余謂曹劌言『戰勇氣，一鼓作氣，再衰三竭，彼竭我盈。』以我之盈，乘彼之竭，法之所以勝，勝之理也。隨武子論楚荆尸，『前茅慮無，中權後勁。』以後之勁，承前之無，法之所為勝，勝之法也。昔左文襄公每詔所部曰：『兵事利鈍，未可預知，而銳進須防其退速，後勁尤重於前茅。蓋戰陣之事，最忌前突後竭，行軍布陣，壯士利器厚集於後，則前隊得勢，鋒銳有加，戰勝而兵力愈增，必勝之著也！吾全力悉注前行，一洩無餘，設有蹉跌，無復後繼，是乃危道！』嗚呼！此德人之所以百戰百勝，而法卒以承其弊於昔日者也！法人蒲哈德氏嘗著德大將興登堡歐戰成敗鑑一書，其大指以謂：『善治兵者，不主前線之密集，而主後線之堅厚；果後線之軍脆薄，則前線一覘，軍潰不支！夫德人殫銳竭力，而不圖後繼，一擊不中，亦以一蹶不振！何如

我福煦元帥老謀壯事，力故控其有餘，以輕兵置前線，而後線則厚集兵力以承前線。蓋兵數密集，易爲敵人之炮火聚殲；前線兵稀而散，則敵人之炮火雖密而無大傷害；而兵力厚集於第二線第三線，以承德軍炮火之衰，以全力捲陣而進，蔑不勝矣！夫前線兵少之謂「前茅慮無」，後線陣厚之謂「中權後勁」。觀今日之世界大戰，德人以機動之武器爲閃電戰，而不得逞志於蘇聯，蘇聯則以堅制銳，厚集其陣以爲縱深之配備，亦不外推衍此義；而陣地愈深入，兵力愈增強，不殫銳竭力以堅持前線，而「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故控其力於後以伺德軍深入，而薄之於再衰三竭之餘；此又德人之所以百戰百勝，而蘇聯卒以承其弊於今日也！嗚呼！德人不得逞志於蘇聯，豈日人承其餘智而得逞志於我！惟我不能主宰守勢之空間以制敵，而敵遂得運用攻勢之空間以乘我，諺不云乎？「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拿破崙之侵普魯士也，克老山維茲實以裨將爲俘，而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以極深研幾，蔚爲德國兵學之祖！況吾國神明之胄，胚胎前烈，黃帝肇開人紀，以師兵爲營衛；而孔子亦云「好謀而成」，「我戰必克」，寧啻孫子談兵之雄！此一役也，凡我同仇，身經百戰，情僞儘知，必有酌古斟今，神明其意，而刷新兵學以有光於前人者，姑以余言爲左券！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錢基博講於湘中前線大庸軍次，凡兩日，每日兩小時。聽者五百餘人。韓軍長仲景，徐參謀長亞雄，咸不以余言爲刺謬；而徐參謀長於余急言竭論之餘，必起而提示指要，鄭重申明。嗚呼！書生談兵，何當大計；野人獻曝，亦有微誠；耿耿此心，讀者監之！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31104)

增訂新史例  
孫子章句訓義二冊

每部定價國幣拾伍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錢基博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地商務印書館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